

義主會社與人婦

著爾倍倍
譯先端沈

3

倍倍爾著
沈端先譯

婦人與社會主義
下冊

開明書店印行

第二十章 社會革命

一 社會的變革

潮水起來，沖壞了現代國家及社會的基礎，一切人們，都感知了柱子已壞，非有強有力的支柱來代替不可。但是要改換柱子，現在的支配階級，非有很大的犧牲不可。這種改造實行的時候，支配階級在物質上要受非常的損失，所以關於懷疑特權地位的一切提案，都遭了劇烈的反對，顛覆現存國家社會的運動，都受嚴厲的禁止。但是，已經病入膏肓的世界，不懷疑和排斥支配階級，是永遠也醫不好的。

「解放勞働階級的鬭爭，不是爲爭奪特權，乃是爲平等的權利與平等的義務而戰，

爲排斥一切特權而戰。」這是社會民主黨黨綱中的文章。所以不澈底的政策和少量的讓步，是毫無意義的。

在支配階級，將他們的特權地位，當作當然。他們以爲這是應該永遠繼續，而且是毫無懷疑的餘地。他們對於與現存制度毫無影響的法律提案，及要求他們出錢的議案，也極力反對。議會上的演說稿的印刷品堆積如山，但所得結果，却是一場滑稽。保護工人的正當要求，他們也當作可以危害社會一般的努力反對。爭鬪的結果，支配階級讓步了一二分，便好像是犧牲了他們的財產一般的大吹大擂。對被壓迫階級，非承認形式上的平等不可的時候，（譬如對工人締結平等契約的時候），他們也頑強地起來反對。

對於單純的事件及正當的要求也拚命地反對的資本階級，是不能用道德來說服他們的。但是因爲現在狀態的發展，被壓迫階級都有了對社會的認識，因之環境的力量，驟然增大。階級對立愈見顯明，形勢更見緊急。被虐待被榨取的階級，認識了現在狀態，已經不能維持。他們的憤激增加，變革社會狀態的要求，也愈加深刻。這種認識的範圍擴大，

和變革有直接利害關係的大衆，立刻表示同感。一方，這種覺悟增進，他方支配階級的抵抗能力，便見減少。這是因爲支配階級的力量，是建築在被壓迫被榨取的民衆的無智與渾沌之上的緣故。這種相互作用，非常明白，所以促進這種作用的，非受歡迎不可。一方面，和大資本的發展同時，一般人對於社會制度與民衆幸福的矛盾，愈加容易認識。要解決和消滅貧富的隔絕，要有多大的犧牲和努力，但祇要這種隔絕的發展到了極點，——現在是正在向着這種極點狂奔——解決便會實現。

在種種發達的階段，應該用何種方策，這是非由周圍的環境決定不可。對於一定的事態，應該用如何的策略，這是不能預言的。不論如何的政府，如何的總理大臣，要他預言對於明年的政情如何處置，這是不可能的。所以我們對於尙未明瞭的事情，不能預先決定方策。方策的問題，就是在鬭爭中非遵守不可的戰略問題。戰略是因反對黨及自黨所用的手段而不同。今天認爲可以使用的手段，到明天或者因爲環境變化而不能執行。所以要緊的是我們不論在什麼時候，不要忘記我們的目的。爲達到目的的手段，是因時機

事起而決定的。但是，在決定手段時，非採用時機及事態容許的圍範以內的最有效方法不可！我們在敘述將來的發展時，非用假定的方法不可！非推測某種狀態不可。

從這種見地出發，我們到了某種時機，以上所述一切惡害，發達到了極度，大衆澈底覺悟而已經不能再忍，對於一般的澈底的改革的要求，非常熱烈，盼望這種救濟，也愈形急迫。我們現在應該推定這種時期的將來。

一切社會的弊害，沒有例外的，都是從建築在資本主義及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之上的現社會制度而來。這種生產方法，使資產階級——一切生產機關土地礦山工具機械運輸機關的所有者——壓服大衆榨取大衆。這就是招致被壓迫階級的生活不安及墮落的原因。

二 徵收物的徵收

在本書第一編中，已經研究了國家發生的原因，說明了國家是建築在共產制度之

上的原始社會的發達產物，這種共產制度，於私有財產發達之後解體。因為私有財產勃興，社會內部起了利害衝突。階級和地位差別，相繼產生，因之必然的引起了一集團與他集團的鬭爭，使新制度發生危險。於是，為着保護財產及鎮壓反抗，非有一種說明財產是「正當」而「神聖」的組織不可。這種保護財產，維持制度的機關及權力，便是國家。她用法律來保證所有者的財產，對於法定秩序的攻擊者，用法官來審判處罰。所以支配階級及國家權力的利害，在本質上是保守的。國家的組織，於財產利害發生要求時，纔生變化。所以國家是階級社會所必要的組織。

為資本家心理所支配的讀者，在此或者要責問社會以「何種法律上的根據」來承認這種傾覆制度的變革。這種「法律上的根據」和從前一切變革中所常有的一樣，是社會全般的幸福。法律的源泉，不是國家而是社會，國權不過是維持及酌量法律的社會公僕。支配階級社會，從來不過是少數的人們所把持，而他們却冒用全社會（國民）的名義，處置一切。好像路易十四世說：「朕即國家」(L'état c'est moi) 一樣地他們便

自命爲「社會」的代表。我們的新聞紙上記載：「社交期開始，社會到都市去，」或者「社交期告終，社會回到鄉間」的時候，所謂「社會」並不是指國民全體，而是數千高等人的別名。他們構成國家，也就構成社會。大眾就是平民，就是「下賤的羣衆」(Vile multitude)，就是賤民，也就是民衆。在這種狀態之下，國家用社會的名義所做的一切「爲全般幸福」的事業，都是支配階級的利益。爲着他們的利益，纔制定了法律。「以共和國福祉爲最高法律」(Salus reipublica suprema Lex esto.) 這是古代羅馬法的一個原則，但是構成羅馬共和國的是多少人呢？是被壓服了的民衆嗎？是幾百萬的奴隸嗎？不這是由被壓迫者所供養着的少數羅馬市民，第一便是羅馬的貴族！

在中世紀，王侯貴族們奪取共有財產時，他們都是「根據法律」爲着「社會全般幸福」而實行的。這時候他們如何的不客氣地處分共有財產及窮民的土地，可以在中世紀到近代的歷史中去尋找出來。過去千年間的農業史，是歐洲諸文明國的貴族僧侶們掠奪共有財產及農民土地的記錄。法國大革命中，奪回貴族及教會的財產，也是用了

「爲一般幸福」的名義而實行，結果使支持資本主義的法國的八百萬財產所有者，有了生活的源泉。在「全般的幸福」的名義之下，西班牙屢次押收教會財產，意大利則全然沒收，而博得熱心擁護「神聖財產」的人們的喝采。英國貴族，在數世紀之間，不斷地掠奪愛爾蘭及英格蘭人民的財產，一八〇四年至一八三二年之間，「爲着全般的幸福」他們「合法地」橫領了共有地三、五一一、七一一〇愛卡（英畝）之多。又在北美奴隸解放戰爭中，主人們正當地取得的數百萬——財產——奴隸，無代價的解放，也是爲着「全般的幸福」。現代社會的發展，是一種不斷的徵發和沒收的過程。在這種過程中，工業家併吞職工，大地主併合農夫，大商人併吞小商，大資本家併吞小資產者。據現代有產階級者說，凡此一切，都是爲着「社會利益」爲着「全般的幸福」而做的。

拿破崙黨在蒲梅爾（法國第一共和國歷的二月）十八日及十二月二日，「救助」社會，「社會」對他們祝福。社會在將來能夠以自己的力量，取還自己所創造的財產時，纔是歷史上值得記念的時候。因爲在那時候，利於甲者不壓迫乙，萬人平等的生活條件

確立，各人都有了和「人間」相當的生活狀態的緣故。這纔是社會的最大的道德的方策。

這種社會的大徵收過程，以如何的形式，在如何的狀態之下完成，這是不能預料。事態如何變遷，這有誰能知道呢？

羅德倍（Rodbertus）在以資本為題名的對基爾許曼子爵的第四公開信中說：「一切土地資本財產的沒收，決計不是幻想，而是經濟學上而容易想到的問題。而且這種手段，的確是社會的根本救濟辦法。總之，這是社會因地租及資本利息增加而痛苦的緣故。徵收是廢止土地及資本財產的唯一形式，在徵收實行時，交易及國富的增進，一瞬時都不會中斷。」對於從前曾為自黨黨員的此種議論，農民黨諸君的意見如何？（註一）

在這種方策之後，事態將造成如何局面，這是不能預知。和自然界同樣，社會也是永久在流轉之內。後者來，前者去，新的活的，來代替舊的死的。不能預知效力和價值的多種發明發見和改良，次第在社會上應用，因此種應用的價值，革命和改造人類社會的生活

方法。

在次章以下，我們不過是討論一般的原則的發展，當然是可以看作以前所說明的論理的歸結。還有，要如何纔能實行的問題，也可以大體窺測。社會決不是個人所指導的存在。而是依據一定的「內在法則」而發達的有機組織。在將來，一切根據個人意志的指導和支配，必受排斥。那時候，社會是一個民主體制，這種民主主義，能夠解釋社會的內在的秘密。社會在將來一定能夠發見自身發展的法則，而意識的應用於將來的發展。

(註1) Rodbertus, Das Kapital. Berlin 1884.

第二十一章 社會的根本法則

一 勞働能力者全部的勞働負擔

社會做了生活機關的所有者時，不問男女，凡有勞働能力者，都非負勞働義務不可，這是社會化了的社會的根本法則。社會沒有勞働，不能生存，所以社會對於希望滿足自己要求的人們，爲着生產萬人所必要的貨品，有要求最善地運用各人精神及肉體能力的權利。有人說社會主義者要廢止勞働，這是癡人的夢話。怠惰及浮浪，是資本主義社會的特產。社會主義在「不勞働者不得食」這一點，與聖經相同。但是一切勞働，非有益的生產活動不可。在新的社會，各人從事於農工商等有益活動，將一定量的勞働，供給社會。

沒有勞働，沒有享樂。

各人有勞働的義務，更非有滿足三種條件的共通利害不可。第一，勞働時間不能過長，以適度爲止；第二，非使勞働愉快和有變化不可；第三，勞働須完全生產的。這三種條件，一方又根據於使用勞働的手段，勞働力的種類分量，及社會對於生活所提出的要求。新的社會，不是爲着經營無產階級的生活而建設，乃是爲廢止大多數的無產階級生活而創造！社會努力使各人能得着生的愉快，但是，社會能夠提高人類欲求到如何程度，却是一個問題。

要決定這個問題，包括一切社會活動的行政部，是必要的。現存的自治團體，便是便宜的基礎。假使自治團體範圍太大，不能監督全體，則可以分百幾個較小的區域。和在從前原始社會一樣，一切成年的團體員，不問男女，可以參加選舉，決定掌理行政的代表。中央行政政府立在地方法政部全體之上，——但這並不是有支配權的政府，而是以執行行政爲主的委員會，這一點非記憶不可。——中央行政政府由社會直接任命，或由自治體行

政部任命，這是沒有多大關係。在將來，這種問題將沒有重要意義。因為被選為這種地位，不是有多大的權力及收入的意味，所以在這種地位的人們，不論是男是女，適任者可以重選，不適者根據選舉人的意向，得以解任。一切地位，不過是一時的占有，所以在這種地位的人，既沒有特別的「官吏資格」，也沒有繼續的職能及昇級的秩序。中央行政政府及地方行政政府的中間階段——譬如省行政政府——的有無，也無大關係。認為必要，可以設置，否則也可不必，這是一切都由經驗來決定的。假使社會進步，舊制度成爲無用，則因爲沒有人和他的存在有利害關係，可以不經爭鬪而廢止舊制，另立新法。所以建立在廣汎的民主基礎上的行政政府，和現在的政府，根本不同。在現今，政府或行政官廳稍有變動，新聞紙上的辯論，議會的舌戰，官廳的文書……這是何等的庸人自擾！

第一，主要的任務，是現在可使用的力量，即生產機關，工場，職場，運輸機關的數量，土地面積及現在供給力的決定，及在庫品的多少，一定期間內需要品數量，及財貨消費量的測定。現在國家及自由團體，每年都須決定預算，到新的社會，却是爲社會全體需要而

執行，那時候，對於新的要求，得以充分的考慮。統計在這種地方最爲重要，因爲她是新社會中最重要，的補助科學，可以供給我們以一切社會活動的標準。

恐慌是由盲目的無政府的生產而產生。這種在前面已經說過的經驗，使各種產業的領袖，組織了托辣斯。在一方面決定價格，他方面調節生產，這是托辣斯的目的。托辣斯根據工場的生产能力及銷路的預想，決定幾個月之內的應該生產的貨量。假使有人違反規則，非受罰金及除名的處分不可。製造家不是爲公衆謀福利，乃是爲自己謀利益。用共同的力量，去保持自身最大的利益，這是他們的目的。托辣斯以調節生產的手段，可以使物價無限的提高。因此，托辣斯的組織，對於消費者及工人，都是有害。他們所用的生產調節手段，使一部分工人失業，甚至使他們因爲生活而造成了減低他們同伴的工銀的結果。企業家共同的社會勢力，非常強大，即使勞動組合，也不能和他對抗。因此，資本家有了兩種利益，就是工銀減低，物價漲高。資本家所實行的生產調節，結果和社會主義社會所實現的完全相反。現在是以資本家利益爲標準，將來却以一般社會利害爲目標。

和大工業同樣，在商業上，也有廣汎的統計，每星期大商業地及海口的煤油，棉花，砂糖，穀類的存貨概算，都有報告。但是這種統計，因為有些時候，商品所有者以不使人家知道為有利，所以不能當作完全確實的報告。不過在大體上，也可以這種統計去預測今後市場的概況。在資本主義社會，和生產的一般調節因數千製造家利害不同而不能實現同樣，生產分配的調節，也因為投機性質及利害衝突而不能實現。但是，我們觀察既往，便能夠知道今後能夠消滅個人的利害，使一般的利害支配一切，則這種調節一定能夠成功。

但是在社會化了的社會，一切關係完全整頓，全社會協同的結合。一切都根據計畫與秩序進行，所以滿足各種要求的分量容易決定。最初當然稍要經驗，到後來一定能夠圓滿。例如麪包，肉類，衣服及靴鞋的需要，都由統計確定，通知該物品的生產工場，則社會必要的每日勞働時間的平均標準，便能知道。還有，對於某種工場是否有存在必要，也可以知道，假使認為無用，則可以撤廢，或者改為別種目的之用。

個人都須選定自己所願意從事的勞働，因為勞働的種類繁多，故各種希望也易應付。一方面的勞働力過多及他方面勞働力缺乏時，可由政府安排使之平均。組織生產及分配各種勞働力，這是選出執行委員的主要任務。一切力量相互幫助，車輪的迴轉也愈見圓滑。各種勞働部類及支部，選出委員，這種委員，有監理一切之責。那時候的委員，不是現在的狼虎一般的工頭和監工，而是從事生產的人們自己所委託的同伴。組織更有進步，一切人員都有了教育，這種職能，可以互相交替，依着一定秩序，凡是一切關係者，不問性別，都可以擔任這種任務。

二 利害的調和

個人和社會全體間毫無差別而完全建築在自由平等的基礎上的勞働，能夠喚起現在產業制度下所絕對不能企望的競爭與創造慾望，這種創造的快樂，足以使勞働的生產力增加。

因爲萬人都爲着互助而勞動，所以他們一定能夠努力節省勞力費用，使物品愈加精良。這種共通利害，使一切人們改善勞動過程，及尋求單純化的進步的方法。發明發見的心理，受了極端的刺激，人們都想在發明新的方法上競勝。在此，和社會主義者反對者的主張，發生正反對的現象。在資產階級社會，不知有多少遺棄了的天才，不知有多少受着酷使，不知有多少沒有採用的機會。假使在舊制度之下，不用財產而以才能來作人物地位的標準，那時候工人，工頭，技師，化學者等恐怕都會佔有了大人物們的地位。被富人所利用的發明發見及改良，都是這種人們的功績。在資本階級社會，不知道有多少發明家，因爲沒有財產而不能成功他們的事業，也不知有多少天才，因爲日常生活悲慘而早死。世界的主人公，不是明敏叡智的人物，而是財囊豐富的人們。

凡是關係實際生活的人們，都知道工人們對於採用的改良方法及新式機械，如何的懷疑及厭惡。這是很當然的，因爲這種改良及發明，不僅工人們得不到益處，而且反有因節省人工而被裁汰的危險。他們不去稱讚這種足爲人類光榮的發明，而反加咀咒。此

外，工人們在生產過程中，也有許多的發見，但終於不被採用，因為他們恐怕這種發見宣布出來，於他們不利，所以寧願秘密。這都是利害對立中的當然結果。（註二）

在社會化了的社會，利害衝突可以除去。各人爲着對自己效力而發揮能力，結果使社會得了利益。在今日的狀態之下，個人的利己主義與社會福利，是絕不相容的兩個極端。這種差別要在新社會纔能消滅。（註三）

在那時候的道德狀態之下，對於一切，都有偉大的影響，勞働的生產力，一定有急激的增加。分散在工具不全及組織不備的幾千百家小製造所的力量，可以統一，故勞働的生產力，必更爲增大。德國工業，在大小中三種工場間如何分配，這是上面已經說過，將小工場集中到應用一切最新進步的技術的大生產裏去，則勞力時間及一切種類的原料（光熱等）空間，都可省去莫大的浪費。中小工場及大工場的生產力差別，在一八九〇年麥薩丘賽志州的產業調查中，可以說明。以生產價值美金四萬圓以下的作爲下級，四萬圓至十五萬圓的作爲中級，十五萬圓以上的作爲上級時，可得數字如下：

	(工場數)	(全工場的百分率)	(生產價值)	(全生產價值的百分率)
下級	二、〇四二	五五·二	五一、六六〇、六一七	九·四
中級	九六八	二六·二	一〇六、八六八、六三五	一九·五
上級	六八六	一八·六	三九〇、八一七、三〇〇	七二·一
總計	三、六九六	一〇〇·〇	五四九、三四六、五五二	一〇〇·〇

在工場數上比上中兩級多至一倍的木工場，僅能生產全生產額的九·四%，而僅占二·三%的大工場，却生產其他一切的二倍。所以祇要大工場能夠更合理的組織，生產量一定能夠大大的增加。

海志加(T. H. Hertzka)在他的著作社會進化的法則(一八八六年出版)中，有一種有興味的計算，研究在合理的基礎上的生產，能够節省多少時間。他先計算要滿足埃國當時人口二千二百萬人的生活必需，應有若干量的時間及勞動。爲着這種目的，海氏蒐集了關於產業供給力的種種不同領域的報告，作爲計算根據。在這種計算中，包

含能夠滿足上記人口的農產物及肉類的需要的一千零五十萬海克它的土地及三百萬海克它的牧場。關於房屋的建築，海氏假定每一家族需要占地一百五十平方米的五間房間並能保存五十年之久。計算的結果，對於農業，建築，麥粉及砂糖製造，煤炭及鐵礦採掘，機械工業，成衣工業，化學工業等，須要六十一萬五千人的勞働力，他們一年之內，非照現在的平均勞働時間工作不可。但是這六十一萬五千人，因為婦人及十六歲以下五十歲以上的男子，都不參加生產，故埃國有勞働能力的人口，祇有全人口的一二·三%。假使當時生存的男子五百萬人和上述的六十一萬五千人共同勞働時，要生產足以供給二千二百萬人的必要生活品，他們每年祇要勞働三六·九日，（即六禮拜弱）就可如願。又假使我們不用每天十一小時的工作作為平均勞働，而採用每年作工三百日制，則供給全國民需要，每天祇須做工一小時二十二分，便可達到目的。

海氏又將上流社會的奢侈品需要加入計算，則為着二千二百萬人的需要，製造這種物品，須外加三十一萬五千人的勞働。在大體上，據海氏計算，以埃國一二代表的工業

爲標準除出十五歲以下五十歲以上的男子，有勞働能力的男子一百萬人（即男子人口的二〇%）做工六十日，便能滿足全人口的需要。更將有勞働力的男子人口全體加入，則他們每日工作二小時半，就可藏事。（註三）

凡是熟悉實情的人，當然不至於對這種計算驚異。我們的工作期間雖短，假使將病人及不具者除外，五十歲以上十五歲以下的有勞働力者，及婦人的大部分，也來參加工作，則勞働時間將更爲短縮，需要將更爲提高。此外，因爲科學技術都有非常的進步，生產過程將愈加完成，而成爲造成新發展的要素。一方，現在祇有少數者能夠滿足的欲望，將來一定能夠普及大眾，而更造成新的要求。新社會並不希望造成無產者的生活，而是要求社會全體能享高級文明人的生活。這種要求，並不限物質的欲望，爲着研究科學藝術及享樂，也非給以萬人均等的機會與時間不可。

（註一）却能（Thunen）在他的著作孤立國家（*Der Isolierte Staat*）中說：「惟有利害衝突，總能使

無產者與富有者敵對；假使兩者間的利害不均永遠存在，他們便永無和睦的日子，國家因為工業發達，技術發明，鐵道建設等而收入大增，但在現在社會制度之下，工人對於這種增加，毫無利益，他們的地位，毫無變化，一切收入的增加，都為資本家、雇主及地主所有。」這最後的一句，和一八八四年英國議會中格蘭頓（Gladstone）的演說詞完全相同。他說：「這種可驚的富力增加，完全為有產階級所有。」却能又說：「弊害是發生於使工人和生產物分離這一點。」

莫賴利（Morelly）在立法的原理上說：「財產將我們分為貧富兩個階級。富者愛惜財產，對於國家的防護，毫不注意，貧民因為國家使他們貧苦，所以不愛國家。在共產主義之下，則因各人都能得着生活和享樂所，以各都愛祖國。」

（註一）穆勒（John Stuart Mill）在經濟學上說：「公衆利益就是個人利益的思想，在共產主義團體中，最容易有利發展。為追求利己的利益而耗費的功名心，及其他一切精神肉體的活動，假使在別的方面利用，為全社會福祉而努力，則社會全般，必能得益不少。」

（註二）李許它（Eugene Richter）在他的社會主義的誤謬中，嘲笑我們所要求的工作時間的非常短縮。他故意小看大工業的生產能力，及稱許小工業的價值，作為生產過剩不能實現的張本。因為要使大眾相信社會主義不能成功，故現存社會的擁護者，非貶下他們自身的社會秩序的長處不可。

三 勞働的組織

即使在其他一切極本質之點，社會主義的協同制度，是和資本主義的個人制度完全不同。在新的社會，資本主義的生產品中最多數的粗製濫造品可以消滅，所生產的，都是耐用的上等貨物。奇特的及下流趣味的流行，可以消滅。我們的衣服，一定能夠更適用而高尚。下流趣味，是前世紀流行——尤其是男子界的流行的一種特徵。幾個月之內流行一變的風氣，可以肅清。現今的流行狂，一半是發源於婦人自身間的競爭，一半是根據於要誇示富貴虛飾的慾望。此外，因為有許多人，都靠着這種流行生活，所以鼓舞流行及獎誇奢華，是於他們生活有益。在新的社會，和衣服流行的消滅同時，住宅的流行，也可以消滅。在住宅方面，奇異的樣式非常跋扈。在種種國民間，經過幾世紀纔能進化的樣式——人們早已不滿足歐風建築，而醉心於日本中國及印度的式樣——在兩三年之間，便當作時代落後而無人過問。從事造形美術的人們，雖則有了許多設計和模型，但不知如何纔能適用。發狂也似的從一種流行趨到他種，是現代人神經過敏的徵象，不論

什麼人，都不能主張這種焦燥與躍進，有理性與意義，而認為社會健康的表示。

在新的社會，勞働將非常愉快。達到此種目的，生產場所，應該有適於實用而優雅的設備，一切危險及有害的臭氣煙煤，都該除去。在最初，新社會的生產機關，都要從舊社會承接，所以有許多地方，一定不能滿足。散在各處的一切不完備的工場，及不完全的工具，機械，非需要額外的工人，並且不能滿足他們的要求。所以設備廣大明淨而有充分通風裝置的勞働場所，是最要緊的問題。技藝技術及頭腦手腕的熟達，立刻能夠找到廣汎的活動區域。機械器具的製造，建築業，室內裝飾業等一切部類，都有充分工作的機會。在便利而愉快的建築，適度的換氣採光暖房，及工藝的機械的改善等方面，凡人類精神所能發明者，都可應用。爲着節省動力光線熱力時間，勞力，爲着保護及慰安工人，工場最好在一定地點集中。工場和住宅分離，則產業活動的不快，可以免去。即使在現在的工業知識，對於礦山工業，化學工業等有危險性的勞働，我們也有充分手段，可以全然防止危險。但是，這種手段雖有，資本主義社會，却不肯應用，——因爲一則要他們多出費用，二則他

們以爲沒有過分保護工人的必要。例如礦山勞働的危險，我們可以因經營法的改變，換氣的澈底，電燈的設備，勞働時間的減少及勞働人員的交替而完全防止。在支配豐富的勞働力的社會主義社會，可以交替的工人非常的多，使某種工作集中於一定季節或一日中的一定期間，也非常容易。

絕滅塵埃煤烟臭氣的問題，現在的化學及機械學，也能夠完全解決。但是能夠解決而不去應用，即使應用而不充分，這都是資本家吝惜費用的緣故。未來的生產場所，不論在地上地下或其他地位，一定是比現在的全然不同。在私有財產制度之下，一切進步的設備，都視金錢爲轉移。假使合算得上，便去實用，否則一切工人生命健康，都在所不管。

在社會主義的社會，利潤問題，歸於消滅。這種社會，除出人類的幸福之外的一切，都不考慮。對於人類有利的非實行不可，有害的非廢止不行，不論誰，都不受強制去做危險的勞働，假使去着手做危險的事情，則一定有多數義勇者出來擔任。假使這種事情，不是破壞文明而有益人類，那更不必說。

四 勞働生產力的增進

假使能夠一方將動力及最完全的機械充分應用，一方將分業制度更爲改善，使各種力量能夠巧妙地結合，則勞働時間得以大大的減短，而生產量仍能供給必要的要求。生產的增加，是對於一切人羣都有益處。勞働生產量增加，各人對於生產物的所得量也隨之而增多，於是增加了的生產力，再使社會所必要的勞働時間減少。

電力在將來一定能在動力界占有決定的地位。在現在社會，已經在努力普及應用的範圍愈加廣大，設備愈加完全，則對於一般進步的貢獻，也愈加增多。這種一切強大的自然力的革命作用，必能急速的使舊社會解體，而使社會主義早日成功。在新的社會，電力的用途，將更爲擴大，不僅在動力方面，即在光與熱的領域，也能對社會生活條件有偉大的貢獻。電力和其他一切動力不同，假使我們能夠設法利用水力潮力風力及日光，世界上的電動力，將無窮盡。

「事實上毫不利用而視爲贅瘤的太陽熱力，能夠供給我們以超越一切需要的能力 (energy)」。即在現在，國家要確保這種有太陽熱力的地域，已經不是太早的計畫。太陽光力所及的地面，不必太廣，德國全國的要求量，在北非洲幾平方哩的地面，已足供給。將太陽力集中起來，可以得到很高的熱度，由這種熱度，可以製造攜帶用化學用品，及應用於蓄電池充電，光力，熱力，電解，及直接燃料。」(註一)發表這種夢想的，決不是說夢的癡人，而是柏林大學的主席教授兼帝國理化學會會長，占第一流科學家地位的人物。又在威尼倍克 (加拿大) 開會的英國聯合會第七十九次大會 (一九〇九年八月) 席上，有名的英國物理學者湯姆生 (Sir S. Thomson) 在開會辭中說：「由利用日光而改革我們生活的日子，已經不遠。人類從依賴煤炭水力的心理解放，在一切大都市設置強有力的裝置 (即日光的陷穽)，收集太陽的熱力，所得的熱能 (Heat energy) 可以在某種裝置中貯藏。——世界上一切活動的能力，是煤炭瀑布及食物中的太陽力量。從我們頭上直射下來的日光力量，如何偉大，祇要在晴天正午一測地面熱度，便可知道。據朗格

里調查，一愛卡地面的太陽力，與可以運轉七千馬力的能量相當。我們的技術界，雖則還不會發明利用光力的方法，但在最近的將來，一定能夠成功。將來煤炭掘完，水力供給不足的時候，我們世界上的「力的源泉」將除此莫屬。那時候的產業中心，將會移到薩哈拉沙漠，地面價格，將依日光強度而決定。」（註二）所以，我們燃料缺乏的危險，可以除去。一旦貯藏器發明，巨大的力量，得以保存，隨時隨地，都可使用。太陽及潮水之外，風力及山間的急流，也可以在一定期間之內供給原動力，那時一切人類所需要的活動，都可應用動力。

有了電氣的助力，大規模的水力事業終能成功。考痕氏調查歐洲八國所能使用的水力量如下：

（馬力）

（每千人住民應有的馬力）

英國

九六三〇〇〇

一三三·一

德國

一四二五、九〇〇

二四〇〇

瑞士	一、五〇〇、〇〇〇	一三八〇
意國	五、五〇〇、〇〇〇	一五〇〇
法國	五、八五七、〇〇〇	一六九〇
奧匈	六、四六〇、〇〇〇	四五四・五
瑞典	六、七五〇、〇〇〇	一、二九〇・〇
拿威	七、五〇〇、〇〇〇	三、四〇九・〇

在德國諸聯邦中，巴登及巴威略可利用的水力最多。巴登的萊茵河上流一處，有二十萬馬力，巴威略既經使用的約十萬馬力以上，未使用者還有三十萬馬力。來僕克教授計算在地球全表面上所流着的水力，在理論上的能量，有八百億馬力之多。在這些力量之中，假使有十六分之一能夠有效地利用，也有五十億馬力可以繼續使用——這是一九〇七年的煤炭採掘量（百億噸）的十倍以上的力量。即使以上的計數都是理論，但我們至少也可以從此窺測將來因使用「白煤」（White Coal）指瀑布而言——譯者。）

而得到的力量，從面積二十三萬一千八百八十平方杆（德國總面積的約四三%）的湖水中流出的那依加拉瀑布，能夠供給英德瑞士三國水力總量以上的力量。（註三）據其他計算，美國有二千萬馬力的水力，恰和每年使用煤炭二億萬噸的動力相當。（註四）假使瀑布之外的溪水的奔流，也得利用，則由「白煤」及「綠煤」所運轉的工場，可以全無烟囪及火焰。

鐵道電化之後，火車速度可增至二倍以上。一八九〇年之初，米門氏宣稱有造成每小時速力三百杆的電車之可能。愛利湯姆生教授（Prof. Elihu Thomson）說可以造成一種電動機使電在每小時行走二百六十杆。這種預想，現今已經差不多完全實現。一九〇一年至二年間舉行的伯林索遜間的軍用鐵道試驗中，已經有了每時間一百五十杆的速度。又一九〇三年所行的實驗，西門子（Siemens）的電車，每小時速率二百零一杆，一般電氣公司（A. G. E. and Co.）的電車，每小時速率三百零八杆。此後汽力機關車，也達到了每小時一百五十杆的速力，現在正在努力想使他增加到二百杆。

鐵路電化現在已經成了英奧美諸國的重要問題。假使紐約費拉特費亞之間有了電氣鐵道，那時的速率，一定能在每時二百浬以上。

大洋航船的速力，也將更爲增加，這時候所最要緊的，是蒸汽透平 (Steam turbine)。(註五)「這是現在技術界興味的中心。Steam turbine 將要代替 Piston 的位置。許多技師，都以為透平還是未來的事業，但轉瞬間已經大告成功。現今所用的透平，大部分用於運轉發電機。」(註六)但在航海動力，透平實在遠勝於汽機。應用透平的英國汽船羅西塔尼號，在一九〇九年八月，以每小時平均二十五·八五海里的速度，從愛爾蘭以四日十一小時四十二分 (註七) 安抵紐約。一八六三年所造的當時最大速度船亞美利加號，速率祇有每時十二·五海里。(註八)應用透平的船舶，簡單安全，調節容易，船舶動搖可以減少，在船發電，更爲適用。

用電力搬運貨物的技術，也有了極大的進步。「汽力起重機雖已成功，但電氣的動力傳遞，使起重機得以自由運轉，隨時使用，故機械的構造完全一變。」我們看到蒸汽起

重機的樣，使我們聯想到原始時代的怪獸。抓住貨物之後，立刻發揮牠的強大的動力，但是用鎖練去和貨物聯結，仍舊非用人手不可。因為緩慢笨重及需要人手，所以蒸汽起重機祇能適用於重的貨物。對於時間局促而大量的搬運，不能應用。……最近發明的電力起重機，外觀上已經完全改變，祇要一個工人，便可運轉，輕輕地將電鍵一按，使電流流通，起重機的肢體，便立刻開始動作，不要人力幫助，抓住灼熱的鐵塊，向上空運送。這時候，除此電動機的聲音之外，毫沒「音響」。(註九)

航海術及輸送法在各方面都有迅速的進步。二十年之前，還認為絕對沒有成功之可能的航空問題，現在也已經完全解決，飛行機飛行艇在軍事上遊戲上的目的，已經達成，但便利而低廉的民衆輸送尙未成功。無線電信非常進步，產業的價值，日見增進，幾年之後，交通組織，將完全改變舊觀。

現今採礦術的進步，也決非十年以前所能想像。電氣，機械，唧筒，及昇降機等項，完全起了變化。

法國前教育大臣倍爾德洛教授（Berthelot 一九〇七年三月十八日卒）在

化學品製造業聯合會的宴會席上所說的未來科學意義的豫想，實是非常有趣。倍氏在演說中，描寫紀元二千年間的化學狀況，雖有幾分滑稽與誇張，但也有許多真理。倍氏說明過去二三十年間的化學功績，他說：「最先是硫酸及碳酸鈉的製造，染色漂白，甜菜製糖，醫用有機鹽基，煤氣，電鍍等，其次是使冶金學根本變革的電氣化學，對鑛山及軍事上有偉大貢獻的熱化學，爆發物化學，顏料，香料，醫療及防腐藥品的製造等有有機化學的功績。」以後一切格外重要的問題，都可以得到解決。「紀元二千年的時代，早已沒有農業，也沒有農民，——因為化學發達，使土地沒有農耕的必要。煤礦礦夫乃至鑛山罷工，都可消滅，因為那時候早已不用煤炭而用物理化學的方法。關稅，戰爭等一切沒有，因為這種舊制度早已被用化學品作原動力的航空機宣告死刑。從來我們燃燒煤炭，以化學的能力造成蒸汽。但是煤炭的獲得，非常困難，而且供給力也日漸減少。人們非利用太陽熱及地熱不可。這兩種源泉，用之不竭。三千米乃至四千米的鑿坑，在現今的技師已能做到，所

以到將來更爲容易。因此，一切熱量一切產業的源泉，都可以開發。此外，假使利用水力，即地上一切機械，都可以運轉。水力的源泉，在幾百年之間，決計不會減少。」

「利用地心熱力，化學上有許多問題可以解決，其中尤以用化學方法調製食物最爲重要。原理上的問題，已經解決。脂肪及油的混合物，早已知道，砂糖及含水炭素，也已發見，在最近淡氣的混合，也可以發明。假使我們能够很廉價地從碳酸氣中取得炭素，從水中取得養氣輕氣，從空氣中取得淡氣，則各種食料品，都可以人力生產。從前植物所做的，一切，今後可以用工業來做。這種工業生產品，一定比天然品更爲完全。每人的身上都有一隻化學箱子，不論時節晴雨，不問霜雪害蟲，都可以從箱子裏攝取必要的蛋白質脂肪及含水炭素。一切變化，將要超過我們的想像，果園，葡萄園，牧場，都可以消滅。人類可以不必屠殺生物作爲食品，故人情將更爲和婉。沃土與瘠地沒有區別，因爲沙漠比卑地更適於健康，故將爲人類聚居之處。那時候，藝術及人生一切美點，將達極致。地球因爲沒有農業，所以不必分割爲幾何學的區域，而可改爲適宜人類身心的森林及園圃。人類的黃金時

代將要出現，但是此後却不會墮落於怠惰。工作是爲謀幸福的義務，人類爲着自身的幸福，爲着發達精神的道德的及審美的可能性，必能和從前一樣的工作。」

對於倍氏的演說，相信與否，一切都請讀者自己判斷，但是將來發達的結果，生產品的質量種類，都有可驚的改善，這却是確定的事實。將來時代的人類，生活愉快，將非我們所能想像。

愛利湯姆生教授，於一八八七年在柏林科學家大會席上，對於西門子（Werner Siemens）所主張的應用電氣可使元素直接變爲食物的預想，表示贊同。西門子主張在很遠的將來，可以人工的製出葡萄糖澱粉形式的含水炭素，因此，甚至於「可從石頭裏製出麪包。」一方，化學者馬衣爾博士（Dr. B. Meyer）主張可從木質纖維中，取出人類營養原料。此後，一八九〇年，愛彌爾費西爾（Emile Fischer）實際上以人工造成葡萄糖果糖，西門子所當作「很遠的將來」的，現在已經實現。此後化學更有進步，靛青，凡士林，樟腦，現在都可以人工的製造。一九〇六年來美氏利用高壓電氣使植物外皮和炭酸起

同化作用，製成砂糖。一九〇七年費西爾又製出一種和天然蛋白質非常相似的混合物。一九〇八年威爾休德它與本志製出純粹的葉綠素，並證明了是鎂化合物。因此，有機化學的主要問題，——蛋白質的製造——在最近就可以成功。

(註一) Die Energie der Arbeit und die Anwendung des elektrischen Stromes, von Fr. Kohlrausch. Leipzig 1900. Duncker & Humblot.

(註二) 一八六四年，Augustin Mouchot 已經想在產業上利用太陽熱，後來 Pire 氏改良造成一種太陽機械。最大的太陽機械，在美國加州，使用於唧筒，能够每分鐘汲水一萬一千立突。

(註三) T. Koehn, Über einige grosse europäische Wasserkraftanlagen und ihre wirtschaftliche Bedeutung. Elektrotechnische Zeitschrift 1909. Heft. 38.

(註四) Supply and distribution of Cotton. S. 37. Washington 1908.

(註五) 齊式汽機是由汽力推動活塞，間接的使車輪迴轉，透平則像風車一般的直接轉動。

(註六) C. Matchoss, Die Entwicklung der Dampfmaschine. 2. Band, S. 605 bis 607. Berlin 1908.

(註八) 一八五〇年的時候，用帆船到紐約，大抵須六星期可到。用汽船後縮至兩星期。一八九〇年，航海七天即可達到，現在祇要五天半就好。因為這種進步，兩大陸的距離，變成比伯林與維也納更近。H. Reyer, Kraft. S. 173. Leipzig 1908.

(註九) O. Kammerer, Die Technik der Lastenförderung einst und jetzt, S. 260 Berlin 1907.

五 勞心勞力差別的撤廢

希望職業的自由選擇自由調換，這是人情的常事。不論怎樣的美味，祇要繼續不變，便會發生厭惡，所以每日每月做同種的工作，便會引起倦怠。人類和機械一般的繼續反覆工作，一定使熱心減少，勞働乏味。一切人類之中，有各種的才能及能力潛伏着，祇要設法使牠活動，便能得很好的結果。在社會主義的社會，為着滿足這種變化的欲望，定能供給充分的機會。生產力的非常增加，及生產過程單純化的結果，不僅可使勞力節省對於各種工作的熟練，也定可使之更為容易。

學徒式的舊制度，已經廢止，但在未發達的時代落後的生產方法——例如小製造業——中，還是存在。一旦新社會成立，學徒完全消滅之後，連帶的形式及制度，也必歸於絕跡。在現今工場，手工業式的學習職工，已經很少。工人從事於種種職業，對於一部分的工作，祇要經過短期間的學習，就能熟練。在現在榨取制度之下，他們的個性與趣味，毫不注意，非長時間的從事於一定不變的勞働不可，換句話說，就是他們實在是附屬於機械的一部。（註一）這種狀態，在新社會完全可以撤廢。對於實習及學識，定能給以充分的時間。大規模的工藝學校建設起來，一切老幼男女，都有學習職業的機會。建設理化研究室，聘請有為的教授，那時候人們纔能知道從前豐富的才能，都被資本家生產組織所壓抑而沒有發達的機會。（註二）人類的圓滿發達，非滿足對於變化的慾望不可。所以在新的社會，不僅要滿足這種慾望，並且要將滿足慾望，作為社會的目標。

現在社會所有的一定職業的特色（Type）——不論是由偏倚或怠惰而養成——將來定會漸漸消滅。在現今，能够從事不同職業的人，非常的少。不為每天單調的工作所

拘束，能夠在肉體勞働之後，用精神勞働來調節的幸福者，不是沒有，在他方面，精神勞働者在勤勞之餘，用園藝及其他手業來慰藉自己的，也常看到。不論那個醫生都能證明，勞心勞力互相交換，對於業務大有裨益。惟有如此，纔能與自然的目的適合。

托爾斯泰(Leo Tolstoj)在他的著作科學與藝術的意義中，峻烈的批評因為現代社會的不自然，使藝術與科學患了肥大及不自然的症狀。他極力非難現社會的輕視肉體勞働，主張復歸於自然。各人希望合於自然的愉快生活，在一日之內，第一應該從事於農耕的肉體勞働，第二應該做手工業的勞働，第三應該有精神的活動，第四應該有高尙的社交。人類每天都應該有八小時以上的筋肉勞働。據托爾斯泰說，實踐這種生活法，纔能知道人類的真味。但是，在這裏應該注意的，就是像托爾斯泰一般獨立的人所能做到的事情，現社會的大部分却完全沒有做到的可能！爲着維持生命，每天非做工作十小時乃至十二小時以上不可的工人，要他仿效托氏的生活法，是絕對不可能的。相信由說教及舉例可以改革社會，這是托爾斯泰的幻想。他的生活法雖則非常合理，但是要一般都

能採用，却非在另外一個新的社會之下不可。

在將來的社會，這種生活法，一定能夠實現，一切種別的科學者藝術家，一定能夠多數出現，他們一定能夠將每天生活的一部，從事筋肉勞動；其餘的時間，由各人所好去研究藝術，或者從事社交。（註三）

所以，勞心勞力的對立，——就是在精神上也要維持支配權的支配階級所激成的對立，在將來一定能夠漸次撤廢。

（註一）「英國工人的大多數，和其他各國工人一樣，對於職業及住處的選擇，全無自由。事實上完全聽從嚴格的規則及他人的意志。」John Stuart Mill, *Politische Oekonomie*. Hamburg 1864.

（註二）舊金山回來的一個法國工人說：「在加州所從事的一切職業，最初是以爲一定不能做的。我以爲自己除出印刷業之外，全然不能工作。……隨着將換職業看作和換衣服一般容易的工人們，我也和他們一樣。因爲做礦夫不能賺錢，走入都會，一切印刷工，泥水，鑄字工，……無所不做。經驗了自己一切勞動都很適宜之後，纔知道自身不是軟體動物而是人類。」Karl Marx, *Das Kapital*, 1. Band.

(註三 在有利的發展條件之下，人類什麼事業都可成就。例如 Leonardo da Vinci 是優秀的畫家，也是有名的彫刻家，軍事技師，音樂家，更是即興詩人。Benvenuto Cellini 是有名金匠，優秀的塑像家，彫刻家，著名的軍事技師，第一流的軍人，也是有天才的音樂家。Abraham Lincoln 在就任總統之前，曾經做過樵夫，農夫，船夫，店員，及辯護士，大多數人的生涯徑路，不是由自身意志，而是被境遇所強制，所以他們的才能，和職業不相吻合。拙劣的教授，或者可以做優秀的鞋匠，拙劣的鞋匠，也或者可以做優秀的教授。

六 消費的增加

以上所述事實，可以證明將來社會，不致再有恐慌及失業的發生。恐慌是起於資本家祇圖獲利，沒有正確地推定需要量的方法，而陷於生產過剩的結果。在資本主義之下，生產物都帶有商品的性質，因此，商品的消費，依消費者的購買力為轉移。當勞力報酬遠在實際價值之下，及雇主因為不能榨取剩餘價值而大多數工人被裁的時候，大多數民衆的購買能力，非常減少。在資本主義社會之下，購買力與消費力截然不同。不知有幾百萬人窮於衣食，而身邊不名一錢。故他們的要求——他們的消費能力，不能滿足。市場上

雖則供過於求，而民衆却飢寒交迫，他們願意勞動，但沒人來購買他們的勞力。不論他們死亡犯罪或者變爲浮浪，資本家祇知購買了這種勞動力也沒有利益可得，所以一切不管。這種態度，在資本家的立腳點看來，却是很正當的。

在新的社會，這種矛盾，完全撲滅。新社會不製造專供賣買用的「商品」。生產的目的，是僅爲供給消費。消費力不依購買力爲轉移，而爲生產量所限制。假使有充分的勞力與生產手段，一切要求，都可滿足。社會的消費能力，除出消費者的滿足之外，不受拘束。

在新社會沒有「商品」，所以沒有貨幣。貨幣一見很像是商品的相對物，其實他自己就是商品。同時，貨幣是社會的同價物，——即對於其他商品的價值標準。在新的社會，不再生產商品，製造物品，需要一定的社會勞動時間。製造某種物品需要平均勞動時間若干，這便是測定社會消費的唯一尺度。製造某物品時所費的十分鐘社會勞動時間，應與製造他物品時所費的十分鐘社會勞動時間相等，而不能有所高下。社會不要「賺」錢，祇要實現同質同價的物品能夠在各人之間交換，所以結果是不必決定價值。社會祇生

產自身所要求的貨品，假使製造全社會的必需品，需要每日工作三小時，則三小時工作便是勞働時間的標準。生產方法改善，達到了工作兩小時，即可製出必需品全部，則二小時勞働，便作為標準。反之，社會需要，在二小時或三小時工作以上時，社會就規定較多的勞働時間。社會的意志便是天國。

每個生產物製造，需要多少社會的勞働時間，這是容易算定的問題。（註一）因此，全勞働時間對部分勞働時間的比例也容易算出，所以祇要拿一張證明書——印刷的紙片也好，黃金也好，錫片也好——證明所做工作，便可憑券交換各種必要物品。假使自己勞力所獨得的物品，除出自己所必要的之外，還有餘剩，則他可以相當的縮短一點勞働時間。他假使要將餘剩的物品贈人，當然也沒人反對。還有，他假使情願自己多做勞働，將多得的物品分給他人，使他人能夠享受「愉快的無爲」（*Dolce far niente*），這也是各聽其便。但是，不論誰，不能強制着去替他人工作，也不能強奪他人所得的報酬。各人都能滿足自己的要求和希望，但不能為着自己而犧牲人家。他所受取的，是不多不少的恰

恰是他對社會貢獻的分量。所以一切榨取制度，完全消滅。

(註1) Fr. Engels, Herrn Eugen Dührings Umwälzung der Wissenschaft, Stuttgart, 1.
H. W. Dietz, 參照

七 萬人平等的勞働義務

「但是，如何纔能鑑別人的賢愚勤惰呢？」這是反對論者常常提出的質問，而我們的回答，却往往使他們發生惶惑。這些聰明的質問者，似乎不曾想到現在政界，不分賢愚勤惰，祇依在職期間長短而規定俸銀多少的制度。教員及教授——其中有許多會發生這種疑問的——的薪俸，不由工作的價值，不由所處的地位而決定。大多數的官吏軍人科學家等，都不由才能昇進，而由身分地位親戚朋友關係或婦人的引進而上達。不能用智識及勤勉來測定富力，這在普國的三級選舉制便可證明。酒店，麪包店，肉店的主人，都

是連正則的國語都說不來的人們，都列在一級；科學者聯邦高官們，却列在二級三級。在未來社會，我們現在所認為賢愚勤惰的差別，都要消滅，所以當然不能存在。現在的社會，對於因失職浮浪而至於流落的人們，都叫做「懶惰者」；對於因惡教育而犧牲的人們，也用同樣稱呼。但是假使用這種稱呼去叫真在度懶惰放縱生活的富人們，便當作失禮。這是什麼緣故呢？因為富人是「應該尊敬」的人！

在新社會的事態，究竟如何呢？萬人在同一生活條件下面生長，各人都能依據自己的個性嗜好發展天才，所以對社會功績的差異，一定很少。（註一）刺激各人而與他人競爭的霧圍氣，也可以幫助減少這種差別。人們如覺悟了在某種職業自己不及他人，他一定能夠立刻去找更適合於他自己的職業。對於天生無能，即使有良好意志，而實際能力不及他人的人們，這實在是自然的過失，社會不能對於他個人處罰。一方面，對於天賦過人的天才，社會也不能因為他的「天賦」而過分的優遇。在新的社會，萬人都有平等教育的機會，所以知識與能力，都能依照個人的天稟而發展。這種教育的結果，知識能力，一

定能夠超過資本主義社會的才能之上。更因平等分布的結果，種類樣式，也必更為增加。

歌德旅行萊茵河沿岸的時候，研究郭洛奴的伽藍（Cathedral of Cologne），他精密地調查建築上的事項，發見了古代建築技師，對於職工，都很平等地以時間制發給工銀的事實。這是希望職工們各人多發揮自己本領的緣故。在資本主義之下，這種制度，當作一種變則。資本主義社會，採用包工制，因此，工人們互相強制着做過勞的工作，雇主以低廉的工銀雇用人工，減低工銀，也非常容易。在物質上生產力的事實，在精神上生產力，也是符合。人類是時勢及環境的產物。假使歌德不生在十八世紀，而同樣幸福地生在四世紀，那恐怕他會不成大詩人大科學家而成爲超越聖奧格斯丁（St. Augustine）的偉大神父！假使歌德不生在弗浪克富德（Frankfort）的富裕貴族之家，而生在窮苦的鞋匠家裏，那恐怕他不能做惠馬大公（the Grand Duke of Weimar）家的大臣，而成爲一個善良的鞋匠。歌德自己也承認他生在物質的社會的優越家庭，於他的發達大有裨益，他在他的惠爾海姆馬司宅（Wilhelm Meister）中，自己也這樣說着。拿破

當第一假使後十年出世，他恐怕不能做到法國的皇帝。一八七〇年及一八七一年的戰爭假使沒有，剛本它（Gambetta）恐怕不致做到那種地步，聰明人生的孩子，假使養育在蒙昧人之間，恐怕也會變成蒙昧的人間。所以，人是依着社會轉移的。思想不是從一個人頭腦中飛躍出來的高尙而靈感的產物，而是人類生活着的社會生活及時代精神在人類頭腦中創化的結果。亞里斯多德不能有達爾文的思想，達爾文的推理方法，非和亞里斯多德的不同不可。我們一切都是依着時代精神——即周圍及現象——的要求而推理。世界上往往有不同的人類，在同時懷抱同樣的思想，也有在相隔很遠的地方，兩人同時發見同樣的事理，這些都可以上述理由來說明。還有，同一思想，在五十年前無人過問，五十年後却足以震撼世界，也是同理。一四一五年，皇帝西基司昂特（Sigismund）破棄了與許士（Huss）的誓約，在君士坦丁將許士處以火刑。但到一五二一年，查利五世（Charles V）雖則是比西基司更猛烈的狂信家，但在渥姆司（Worms）會議，竟致非將路德安全地釋放不可。思想是社會的協力，就是社會生活的產物。對於一般

社會的真理，是歷史上構成某時代社會的各種社會階級的真理。各種階級各有獨特不同的利害，因之各有獨特不同的思想與見解。這種互相矛盾的思想與利害，充滿在歷史上的各種年代，結果促成了現在的階級對立與鬭爭。所以人的思想感情行爲，不僅受所處時代，並且受所屬階級的支配。假使沒有近代社會，當然沒有近代思想，這是誰都知道的事實。在新的社會，各人爲教育及發展而使用的手段，都是社會的財產。所以社會對於有了社會方纔可能的一切，——就是對於社會自身的產物，不負任何酬報的義務。

關於勞心勞力的問題，已如上述，我們於此更可達到一種結論，即從來工作間的上下差別，譬如技師自己以爲地位優於工人一般的觀念，從此可以消滅。社會祇要實行社會所必要的勞働，所以一切種類的工作，對於社會的價值，完全同等。醒寤而不愉快的勞働，照現在進步的速度觀察起來，將來一定可以用機械或化學的方法來代替。假使對於某種必要的勞働，沒有一個人願意自動的擔任時，很可用輪流的方法，使各人盡他應盡的義務。在那時候，對於有用的勞働的一切不合理的錯誤的羞恥觀念，必能消滅。這種觀

念祇有在將怠惰當作可羨的幸運的現在社會，纔能存在。在現今社會，最不愉快的勞働，報酬最少。這是因爲生產過程不時革命，失業工人增加，到了用工人反而可以比用機械、廉價的程度，於是許多失業者，便受雇而去。做這種最下等的工作。譬如敲石子的勞働，是最不愉快而最廉價的工作，在美國般的國家，假使要用機械敲，真是非常容易，但是多數失業者的廉價勞働力，使應用機械反不合算。一切種類的道路及陰溝的掃除，塵芥的搬運之類，在現今的狀況之下，假使有適當的機械幫助，這些工作的不愉快，也容易除去。實際上，替社會掃除危險的病菌的陰溝掃除人，比之爲着支配階級的利益而不恤講述虛偽歷史的教授，及主張超自然說而眩惑人心的神學者，在社會上的功績，遙爲重大。

現在的科學者，有許多是靠着科學的權威，替支配階級擁護利益，使大衆誤認現在制度爲正當方式，而一方面向支配階級要錢的團體的代表，在將來社會，這種分子，決計不能存在，然後人類解放的事業，纔能成功。(註二)

一方面，真的科學，也屢屢連帶着不快和不潔的勞働。譬如醫生割割化膿的局部，解

剖腐化的屍體及化學者檢驗糞便之類。這種工作，比不熟練工人所最嫌惡的勞働，更爲不快，但事實上却沒人承認如此。其間的差別，是在從事一方的工作需要廣汎的研究，從事他方却毫無準備也可做到。他們的工作評價，非常不同，原因在此。但是，祇要對於萬人都有給以平等教育的機會，則教育有無的差別可以撤廢，熟練與不熟練的區別也必可以消滅。技術發達的可能性，是沒有限制的，現在由筋肉勞働做成的工作，將來一定可用機械來代替。我們祇要一看現代機械技術的發達，譬如銅板彫刻，木版術，及現代美術工業的發達，便可以推測將來。好像不愉快的勞働屢次是我們有用的勞働一樣，我們對於愉快及不愉快的觀念，也和其他一切資本主義制度下的觀念同樣，是皮相的觀察。

(註一)「一切具備普通實質的人類，都有相仿的理性，但是教育法律及境遇，都是使他們發生差別的原因。正當地認識了的個人利害，是和一般利害即公共利害相一致。」 Helvetius, *Über den Menschen und dessen Erziehung*. 在大多數人間，這意見是對的。所差者，個人對於種種職業的實質而已。

(註三)「學問常常貢獻於進步，也常常貢獻於無智。」Buckle, "History of English Civilization."

八 商業的廢止及運輸交通的變化

新社會的生產全部，一旦在上述的基礎之上樹立，則所生產者都是社會需要的消費品，而不是商品。商業僅為以商品生產為基礎的社會組織所必要，故社會組織的基礎變更，商業也必歸於消滅。商業消滅的結果，從事商業的男女大眾，必能為生產而動員。在生產者方面，得了這許多大眾的助力，可以產生更多的貨物，供給社會，或者減少社會全般勞働的時刻。從事商業的大眾，在今日狀態之下，多少總有些人寄食於他人的生產。但大多數的却是雖有勞働而仍不能滿足要求的人們。在新的社會，商人，中間人，買辦一切消滅，現在都市中一切種類的多數商店，將來祇要少數的人手就能管理。市立大貯藏所，大勸業場，大展覽會次第設立。現今商界的一切混亂，都可以變為集中的整頓的活動。牠的任務，變為非常單純，運輸機關，也必有同樣的變化。

在新的社會之下，電話，電報，鐵路，郵政，內河外洋輪船，電車，貨物及乘客用汽車，飛機，飛艇及一切有用的交通運輸設備，都是社會的財產。在德國，郵政，電報，電話及鐵路的多數，已經是國家所有，將來要將所有權歸之社會，不過是形式上的問題。那時候，有害的個人利害，早已不復存在。國家祇要照現今的方向努力前進，便是很好。有些人以為國營事業，是社會主義的政策，這却是不對。因為這些事業，不過是由國家經營，其對民衆的榨取，和私人資本家毫無不同。國營的結果，不論官吏工人，都得不到利益。國家對於他們的待遇，是和私人企業家的毫無二致。譬如帝國海軍及鐵路管理局設立之際，國家聲稱不再雇用四十歲以上的工人，這是榨取者國家的階級性的表現，使工人對國家憤激的方策。這種方策，由國家的雇主採用時，比私人企業家採用時更爲有害。私人企業家小於國家，一企業家不給工作時，他企業家尙可採用，反之，國家的獨占的雇主實行這種方策時，可以一時使幾千人陷於飢寒。所以國營事業，不是社會主義的，而是資本主義的行爲，社會主義者，對於國營事業被認爲社會主義，而誤認爲社會主義之實現的誤認見解，有充分

的抗議的理由。

大規模集中的設備，代替了幾百萬的一切種類的個人企業家商人，中間職業者，運輸的全組織，也完全呈出了別種的形態。從來浪費時間勞力的小規模運送，在新的社會，進步到從中央生產場運送到市鎮村落倉庫的大規模組織。因此，運輸勞働，也可大大的單純化。譬如將原料運送到有數百職工的大工場去，比運送到散在各處的數百小工場容易，同樣，對於全市或一部的集中的生產及分配，在各方面一定能够大為節約。那時候的一般利害，和個人利害完全一致，所以這種節約，同時也就是個人的利益。由此，生產場所交通機關及我們的住宅，將一變舊觀，而成爲非常愉快的環境。現在一切種類的交通機關的騷音混雜，都可免除，街路的構造，掃除，住宅的生活樣式，人類的相互交際，均有根本的變化。現在完全不能施行或者化了許多費用也祇有一部分有身分的人們纔能享受的衛生政策，到那時候也一定容易實現。

在這種關係之下，運輸交通的組織，非發達到極度不可。那時候的飛機，大概是最優

秀的交通機關。交通機關是會社會中生產物交換——血液循環——的血管，一方幫助人與肉體的及精神的教育，他使全社會的教育及幸福的均等的普及。所以，完全達到最偏僻地方的交通機關的擴張及分枝，最爲必要，而且也就是社會全般的利益。在此，新社會必定能够着手比今日更進步的工作。又，這種極度完備的交通機關，一定能夠使現在集中在大都市的過剩人口，分配到各方，這不僅於公衆有利，對於物質的及精神的文明進步，也必定有重大的影響。

第二十二章 社會主義與農業

一 土地私有的廢止

和生產手段及交通機關同樣，土地是一切人類勞動的特殊原料，也是社會人類生存的基礎。文化發達到一定程度的一切民族，都是共有土地。財產的共有，是一切原始社會組織的基礎。沒有這種制度，原始社會便不能成立。後來因為私有財產制及連帶的主權的形式勃興，共有制度歸於廢止，經過了猛烈的鬭爭之後，私有制度代之而起。土地的掠奪及變為私有，是壓制的第一原因。這種壓制，從奴隸制度一直到二十世紀的「自由」工銀勞動制度止，經過了一切的階段，最後，在數千年的發展之後，被壓制的人們，重新起

來要求共有制度，於是這種壓制制度，纔歸消滅。

世界中的一切社會的鬭爭——印度、中國、埃及、希臘、羅馬、中世紀的基督教時代、阿志德克司（Aztec）及印加（Incas）王國的鬭爭，及近世的社會鬭爭——的主要原因，都在土地的所有權，因為土地是人類生活最緊要的東西。（註一）

民衆的幸不幸，第一是依土地的耕作爲轉移。土地耕作的極度發達，是於民衆有非常利益的。

（註一）在土地公有制未廢而掠奪日見擴大的數世紀之間，教主法王大僧正們，都非向着共產主義的方向努力不可。當然，在十九世紀的教會禁制書及法王所發布的綱領中，已經沒有這種主張。因爲這時候的法王，已經屈服於資本主義社會，變成反對社會主義而支持資本主義社會的威權。如大僧正克列門司一世（紀元前一〇二年卒）說：「世界萬物的使用，非萬人共有不可。這是我的所有，這是屬於我的，這是屬於他的一般的見解，都是錯誤。人類相互間的不和，起於此點。」米蘭的大僧正恩伯魯休司（三七四年時代的人）說：「自然將一切東西，交給萬人共有。上帝爲着授萬人以共同的享樂，將土地作爲共同的財產，所以

機創造萬物的。」聖育哈納司克里索篤姆司（四〇七年卒）在告誡君士坦丁的人民之墮落的說教中說：「誰都不可將事物當作自己的所有。上帝賜給我們，是叫我們共同享樂的。我有你的說話，都是虛偽。」

聖奧格司丁（四三〇年卒）說：「訴訟，敵意，不和，戰爭，謀反，罪惡，不正，殺人，都是私有財產的結果。那麼，弟兄們！我們將財產私有的制度廢除了吧！最少，將愛情財產的性質廢除了吧！」又，六〇〇年時代的人格來

郭里大法王說：「你所生長的土地，是萬人公有的，所以你應該知道這塊土地所收穫的一切，應該無差別地屬於萬人。」一七〇四卒的有名的大僧正顯休在他的聖經的政治中說：「假使沒有政府，則土地，收穫，空氣，日光，將平等地爲萬人共同所有。依據自然原始的權利，不論誰，對於事物是沒有特別權利的。萬物應該屬於人。財產是市民政治的產物。」最後的一句，假使改爲「因爲共有財產變了私有財產，因爲我們擁護這種制度，所以纔發生了市民政府」，則將更爲明瞭。近代人的一人查夏利在他的國家論四十篇中說：「文化民族非戰爭不可的苦惱，起因於土地的私有。」以上一切人們，都相當的認識了私有財產的性質。聖奧格司丁很聰明地說從私有財產發生了以來，纔有了訴訟，敵意，不和，戰爭，謀反，不正，殺人，那麼私有財產制度廢止，這些弊害必定也能够完全廢止。

二 土地的改善

社會非總括山脈，平原，森林，湖泊，河流，池沼，荒地，及不毛之地等一切地誌的狀況而考慮土地全體不可。除出地理的位置不能改變之外，地誌的狀況，氣候，地質，都有可以改善的餘地。將來這方面經驗豐富，一定能供給我們以一個廣汎的活動的舞臺。現代國家，在這方面全不注意，對於這種文明的事業，全不會化過銀錢。還有，即使國家要採用有效政策，在立法上有決定勢力的大地主們，也一定要出來反對。不去驚動私有財產，有效的事業是不能成功的。國家建築在私有財產的「聖壇」之上，大的私有財產者是國家的支柱，所以他們反對上述的事業，是毫無疑義的。要從土地得到最大的收穫，植林，採伐，排水，灌溉，土壤混和，地形改變，耕作改良等大規模的土地改良，都非實際去做不可。

土地改善的最大要素，是依科學原則而進行的大規模的河川及運河的組織。在現社會認為非常重要的水路廉價輸運，在新社會或者會減少價值，但是水路運輸可以減省材料及力量，所以便利的運輸機關的位置或可保存。尤其是大規模的河川運河組織，

對於灌溉、排水、搬運肥料、分配生產，都有重大的意義。

經驗告訴我們，水量缺乏地方的溫度變化，比水量豐富的地方更爲酷烈。依同樣的理由，海岸地方因極端的氣候變化而受的損害，非常的少。這種極端的氣候，不論對於人類，對於植物，都是有害而痛苦。大規模的運河組織及森林政策，可以使氣候溫度有改善的影響。開掘可以貯藏大量河水的運河及貯水池，在春天冰雪解凍及大水泛濫的時候，都有偉大的功效。爲着防止溪流漲，也有開掘運河及貯水池的必要。這種設備成功之後，洪水的慘害可以全免。一方，廣大的水面蒸發，可以促成有規則的降雨。在旱天，也可設置唧筒及吸水機，作大量的灌溉。

廣大的不毛之地，也可以用人工灌溉的設備，造成肥沃的土地。現在運收羊都不適宜的土地，將來或能變爲可以供給許多人類以食料及愉快的地面。要將被人們戲呼爲「日耳曼帝國之砂箱」的馬爾克 (Mark) 地方變爲樂園，也不過僅僅是使用勞働量的問題。這是一八九四年春季某演講者在伯林所開德國農業展覽會席上所指摘的事

實。(註一)馬爾克地方的地主們，沒有可以開掘運河及經營土地改善的力量，所以這種在帝都面前的廣大的土地，終於殘留在將來人類所不能相信的狀態之下。反之，因為運河開鑿，凡一切沼澤溼地及不毛地方，都可以利用排水，使成爲適宜於耕作的地方。在德國北部及南部地方，更可利用運河養殖魚貝，附近沒有河流的地方，也可利用運河設置浴場等項。(註二)

下述的幾個例證，可以充分地說明灌溉的效力。在華生弗爾司 (Weissenfels) 附近，經過灌溉的七海克它牧場地，產秣四萬八千磅，但未經灌溉的五海克它土地，却祇產三千二百磅，即前者產量約大於後者十倍。查克生的理查 (Reisa) 地方，六十五愛卡的牧場，因爲灌溉的結果，純利益從五千一百五十馬克增加到一萬一千一百馬克。又據波亨本加說，爲着灌溉理倍河右岸的薄該爾的荒地，投資十二萬四千馬克，所得結果，是每年得四十萬馬克的利益。下部奧大利的土地改良，用費一百萬庫洛納，得作物增產約六百萬庫洛納。改良用費愈多，效果愈大。在馬爾克之外，德國的砂地很多，祇有在夏天降雨

特多的時季，這些地方，纔能稍稍生產一點作物。假使在這種地方開掘運河，實行灌溉，則可以增加五倍乃至十倍的產額。在西班牙有灌溉良好的土地比未曾灌溉的在產額上增加三十七倍之多的例子。總之，土地祇要水分富潤，立刻可以產出多量的新鮮營養分。

德國各聯邦中，沒有一國不受洪水的災害。廣大的沃土，或被水力沖洗，或被砂石堆荒，幾年之後，變為不毛之土。費幾十年心血而造成的果林，在頃刻間沖毀，家屋，橋梁，市街，堤防，完全破壞，鐵路，人命，家畜，作物，都受損害。每年受水災的地主，因為恐怕再受損失，所以完全不去耕種，或者僅僅種植一部。尤其是私有森林主的濫伐樹木——尤其是山地的——於洪水有危險的影響。為着賺錢而濫伐森林，使普魯士，意大利，法國，西班牙及俄國等處的土地肥度大為減少。

屢次的水害，都是山林採伐的結果。萊茵，奧台兒及華克茲兒諸河的泛濫，大半是瑞士，加里西亞，及波蘭採伐山林的結果。意國的洪水——尤其是模河的泛濫，也是同種理由。從來以豐腴著名的麥地拉，西班牙及俄國的小亞細亞地方，近年漸漸荒廢，也是同樣

原因的結果。(註三)

在資本主義社會，對於這種事態，也終於認為不能放任不管，起來用大規模的方策，挽救這種現狀，於是建築偉大的堤防，聚蓄多量河水，想利用這種水力去供給農用電力。在巴威略，大規模的建築壩堰，利用水力發電，供給電車及其他工業用動力。因此，農業國的老巴威略，急速地變為工業地方。

(註一)「政府關於芝加哥萬國博覽會的報告中，有云栽培果實類的水的利用，愈見有利。專為此種目的而設立的給水公司，或者可使沙漠變為樂園。」

(註二)「在奧國農耕狀況最好的波赫米亞地方，也有六十五萬六千海克它的農場，沒有排水的設備。此外，還有十七萬四千海克它的牧場，則或者過於溼潤，或者過於乾燥。不必說，農業未發達的隣接地方，例如加里西亞等處，更為酷烈。」Dr. Eugen v. Philippovich, Volkswirtschaftspolitik. S. Thbingen 1909.

(註三)據蕭巴哈說，森林可以防止山地剝蝕，及平原土地變為砂地。俄國耕地漸次變為砂田，也是森林採伐

的結果。

三 耕作方法的變化

這樣的大事業，當然不能在一朝一夕之內成就，但是新社會既經認定這是有利於文化的事業而不許任何人妨礙，則不能竭其全力以促進行。新社會對於這種想像以上的艱鉅事業，必能與時俱進而底於成。

上述的方策及制度，可以使農業非常的發達。此外，還有應該和耕作法改良同時考慮的問題。現在有幾千平方公里的土地，專為種植釀威士忌酒的原料的馬鈴薯之用。這種威士忌的銷費量，以貧民為最多，因為這是他們的財力所能買到的唯一刺激物和「消愁物」的緣故。在新社會的真文明人之間，威士忌的飲者將要絕跡，所以用於馬鈴薯栽培的土地人力，可以用以栽培其他有益的食物。專為輸出用的甜菜製糖事業，在上面已經說過。在德國，有適宜於栽培小麥的沃土約四十萬海克它，現今都在種植甜菜，作為輸

出英瑞美諸國的砂糖的原料。常備兵，分散的生產及分配，分散的耕作方法等，需要數百萬的馬匹。飼養這些牲口，非有廣大的土地不可。在澈底革新了的社會及政治之下，這樣的土地，都可在農業的目的上使用。近來，因為新式長距離砲的發明及其他軍隊的訓練，需要廣大的練兵場所，有許多地方因此而不能耕作，或者甚至於全村破滅。將來社會這一類的土地使用法，一定可以絕跡。

關於耕作，森林，及灌溉的一切廣汎問題，已成為科學上最重要的問題，沒有一部分問題，不會着手研究。舉凡植林，灌溉，排水，栽培，菜類，果實，漿果，花卉，裝飾用植物及家畜飼養用秣草的種植，家禽，魚貝，蜜蜂的飼養，肥料的製造，農工業的廢物利用，土壤的化學試驗，對於各種作物的應用及整理，種子的性質，農作物的交替，農具，機械，一切農場房屋的建造，氣候的關係等等，都經過科學的討論與探究，差不多每天都有關於農業的發明。自經過李李西（J. v. Liebig）的研究，土壤改良已經成了一種科學，成了一種第一流的科學。但是，雖則有了這種可驚的發展，和農業實情參照起來，祇有非常少數的人們，纔能

利用這種進步的方法，而且不顧公衆利益，專爲肥殖自己私腹。多數的農夫——可以說是百分之九十九——因爲缺乏金錢與智識，對於這種科學上技術上的改良，完全不能利用。在新的社會，土地在實際上及理論上都好好的整理，所以祇要有可以得到大規模的收穫的組織就好。

四 大農法及小農法電氣的應用

在社會主義者之間，也有人主張小農由自身及家族的勤勉，可以和大農競爭，但在專門家之間，却有了不同的見解。農夫們以過度的努力，或者可以發揮他們偉大的能力，但是從文明人的立腳點看來，這種境遇，是非常悲慘。不論他如何努力，他總是趕不上近代農業及技術的進步。尤其是現在的農民，都是財產的奴隸，債權者的奴隸，所以要解脫這種狀態，而成爲眞的文明人，非應用科學及技術不可。大規模農法的利益，是不可限量的。第一，劃分各人所有權所必要的土地畦畔，都歸消滅，故可利用土地，大爲擴張。在大農

場勞働的五十個人的工作，——即使不用優良的農具——和散在各小農場，的五十人的工作，差得很遠。在大農法，可以指導及結合力量，以獲得良好結果。加之，各種機械的應用，工業用生產物的使用，家畜家禽的合理飼養，更可以獲得無比的大利。電氣應用，在耕作上有可驚的偉效。麥克氏 (P. Mack) 確信應用機械，可以比用馬時節省五千日以上的勞働，投資四萬馬克的結果，可以得到三十一萬二千馬克（即每海克它四十八馬克）的利益。這時由應用深犁耕作法的收穫增加及用機械耕作的效果，還不曾計算在內。

深犁耕作法，可以增加穀物的收穫，在穀物類，增加二〇——四〇%，在馬鈴薯和蕪菁增加五〇%之多。假使以平均增收二〇%計算，則上記土地，每海克它可得五五·四五馬克的利益，再將這些增收加入以上的利益，計每海克它可得一〇三·四五馬克的利益。麥克更主張，不僅應用機械，為供給熱度光度，非有多數的動力供給所不可。因為有了發電所，住宅街路倉庫廐舍及工場，都可點燈，有必要時，晚上也可以收割作物。據麥克

的計算，一般的電氣應用，現在搬運貨物用牲口（一七四一三〇〇頭）的三分之二可以不用，因此每年可得一〇〇二、九八九、〇〇〇馬克的純利。應用電氣，使農業更化爲技術的及工業的學問。下記の書中，列舉着在農業上可以利用電氣的種類。（註一）利用電動機，下列各種機械都可運轉：

（一）增加總收穫的機械，即（a）關於耕耘的——種子精選器及電犁，（b）關於收穫的——割取機，掘馬鈴薯機（尙未完成），灌溉機。

（二）節省生產費的機械，即（a）倉庫內的起重機，卸物機，穀類起重機，液體肥料唧筒，（b）關於運輸的——運河，革紐及轆，農場鐵路，車輛，起重機，（c）關於利用的——麥稈壓榨器，製粉機，秣草切斷機。

（三）關於農用工業的機械，即（a）酒類釀造機，澱粉製造機，各種唧筒，（b）酪乳用器具——牛乳冷藏庫，攪乳器，擠乳器，壓榨器等，（c）鋸木工場，圓盤鋸，鋸齒，（d）紐帶鋸，旋盤機，車輪製造機，圓筒製造機。

(四)家畜飼料的切碎機，即切草器，切菜器，磨穀器，馬鈴薯及大豆的粉碎機，榨滓器，唧筒等。

精製一千尅的穀類，所要勞働力如下：

一，全部用手工時

一〇四・〇小時

二，用小打穀器及篩子

四一・四小時

三，用二十馬力的電氣打穀機

二六・四小時

四，用備有精選機篩子昇降機等的巨大電氣打穀機

一〇・五小時

電氣耕作機的採用，已經是不能阻止的事情。和電氣鐵道一樣的電氣耕作機也有了高度的發達。重大而高價的汽機耕作機，是祇限於廣大地面及深耕的。在電氣耕作機，深淺都可隨意，即在牛馬都不能上下的急斜面土地，也可以耕作。下面所列的是用馬，用牛，用蒸汽及用電氣耕作的比較表，據此表也可以知道電氣耕種，可以節省很大的勞力了。

(中等深淺的土地—愛卡所要的耕作費)

	深四吋	六吋	八吋	十一吋	十四吋
馬	二·五〇	三·〇〇	四·二〇	七·七〇	一三·三〇
牛	三·六五	四·六五	五·八〇	七·九〇	一〇·二〇
蒸汽耕作機(借用)自	六·〇〇	六·七〇	七·六〇	九·一五	一〇·七〇
同	上	至 七·五〇	八·四〇	九·三五	一一·〇〇
同	上(自備)自	四·五〇	五·〇〇	五·八五	七·三〇
同	上	至 六·〇〇	六·七〇	七·六〇	九·一五
電氣耕作機(四〇馬力)	二·七〇	三·五五	四·六〇	六·二五	七·九五
同	上(六〇馬力)	二·六五	三·四〇	四·三〇	五·七〇
同	上(八〇馬力)	二·五〇	三·一五	三·九〇	五·二〇
					六·五〇

動力的供給及分配非常簡單，電氣運轉機械確實可靠，且以一條金屬線可將動力分配到廣大的區域，凡此種種，都是電氣在農業上最有利的條件。要使用電氣，在國內非建設縱橫的電氣網不可，農業上使用電氣動力之外，電氣栽培法——即用電氣直接促成作物生長的方法等應用電氣的範圍很廣。

近年，植物學者及農業實際家，都在熱心研究電氣對於植物生長結實的關係。這事業的最初成功者，是一九〇六年逝世的芬蘭蘭姆司屈路教授（Prof. R. S. Lemstrom）。他在耕地上面裝置細金屬線的電網，以電池的陰極接地，陽極連接電網，在農場的一部分種植同樣作物而不備電網，在耕作期中，一方通電，一方則否，而觀測他的結果。當試驗順利時，所得結果極好，第一，收割增加至三〇%乃至一〇〇%，第二成熟時間可以縮短，第三作物品質非常優良。這方法尚有二三實際上的缺點，但英國農學家紐曼氏（John E. Newman）立刻除去了些短處。他得了英國有名物理學家路齊氏（Sir O. Lodge）的幫助，改善了蘭姆司屈路的方法。據路齊氏的最近報告，（註三）實驗在一九〇六年至

一九〇八年之間繼續進行，實驗區域擴充到十海克它之廣。電網離地面五米突，在這種高度，電力並不減弱，而農業上一切工作可以不受妨礙。蘭氏舊法，電網和植物距離，祇有四十種。(註三) 還有些製粉業者從製造麪包上，實驗的證明了電氣促成的小麥品質，比天然麥更好，所以這種方法，在農業及園藝上，已經達到了實用的地步。

要滿足地利用有二個複合機關的福拉氏式蒸汽耕作機，非有五千海克它以上的面積不可。大多數的農村，都沒有這樣大的地面。一八九五年的耕作地，假使能够利用一切機械及近代的便利，據說可以節省費用十六億馬克。據羅蘭特(G. Ruhland)(註四)研究，祇要將害蟲完全驅除，德國可以不必再需外國糧食輸入。松納爾堡博士在所著我國的牧場及農產物中說，巴威略的農業，因為農場雜草繁茂，所以收成減低三成以上。諾華茲基氏以四米突見方的兩塊土地，一方放任雜草生長，他方勤加刈拔，所得收成如下：

(莖)

(穀粒)

(莖)

有雜草的土地

二一六克

一八〇克

二二九克

無雜草的土地

四二三

五二八

一〇七七

白來斯洛大學的農科教授路姆加博士說，在德國國內，關於土地榮養的節約法，完全不會注意。即土地耕作播種，完全依據古時陳法，農具不備，所以勞働所得結果，非常惡劣。他主張說，德國的農夫，連種子的精選這一件事，都不會做到。他發表說因為種類的分，每海克它土地，可以增加收穫物如次：

小麥

(不精選時每海克它收穫量)

(精選後每海克它收穫量)

(增收)(單位尅)

全收穫

八〇〇〇

一〇、八〇〇

一、八〇〇

穀物

一、〇〇八

二、八八五

一、二一七

葉及批糠

六、三三二

七、九一五

一、五八三

作物每一百立突的重量

七七·二

七八·七

一·五

依據上面的數字，種子合理分類的結果，每海克它的土地可以增收穀物一、二〇〇尅，以每百尅一五馬克計算，可以多得一八〇馬克的利益。種子精選所要的費用，假定最

高每海克它四·四馬克，則莖及秕糠的增加除外，僅穀物一項，也可以每海克它得純利益金一七五·六馬克。屢次實驗的結果，路姆加更發見了使各種穀類適合於各種地質時，收穫更可增加，總收穫量的平均增加，如下表所示：

裸麥	穀粒增加三〇〇——七〇〇尅	每海克它增加四二——九八馬克
小麥	增加三〇〇——八〇〇尅	每海克它增加四五——一二〇馬克
大麥	增加二〇〇——七〇〇尅	每海克它增加三四——一九馬克
燕麥	增加二〇〇——一二〇〇尅	每海克它增加二六一——五六馬克

在德國農業之將來中說明假使應用無機性肥料（例如次亞磷酸鹽、麥士肥料、磷酸鹽之類）及採用適當的肥沃法，全農產物，可得足以驚異的增加。在德國的小麥收穫每海克它可增到平均三、六〇〇尅，裸麥可增到二、四〇〇尅。又，現在種植裸麥的土地，祇要有較好的肥料和耕作，將來也可以種植小麥。如此，做麵包的穀類——小麥五分之二，裸麥五分之三——的平均收穫，每海克它可以增加到二、八五〇尅。除出劣質種子及

穀粒之外，仍可得國民食料每海克它二、六〇〇尅。現在種植小麥及裸麥的土地計七、九〇〇、〇〇〇海克它，加入牧場、休閒地、荒蕪地、溼地，共九、四〇〇、〇〇〇海克它。於此，我們以每海克作二、六〇〇尅的平均收穫量計算，合計可得麵包原料的穀類二五、一九二〇、〇〇〇尅。假定每人平均消費量一七五尅，則以上收穫足供一四〇、〇〇〇、〇〇〇人的食糧。一九〇〇年的調查，德國人口共五六、三四五、〇〇〇人。在當時的科學及技術，已經發達到可以養育二倍以上人口的地步。在容許分散土地的私有制度之下，德國每年需要小麥裸麥的九分之一，非仰給於外國輸入不可。上述的結果，祇有用共有的方法，大規模的舉行時，纔能實現。但是上述的著者們，當然不會想到這種事實的可能，依他們的推定，用集約的耕作，德國農產物的增加預想如下：

裸麥及小麥

一四五·一（單位百萬尅）

馬鈴薯

四四四·〇

燕麥大麥豌豆蠶豆

七八·七

秣草

一四六·二

乾草及飼葉

一一〇·〇

燕菁(家書用)

二二六·〇

因為使用電氣，牽引用及運搬用的牲畜，可以大為節省。故食用牲畜的飼養大為增加，從來牧場用的地面，也可作為栽培食糧之用。

關於農業工作之中，將來大有希望的，是家禽的飼養。德國輸入的鷄卵，每年一四九、七〇〇、〇〇〇馬克（一九〇七年份），活的家禽四〇、〇〇〇、〇〇〇馬克以上。國內對於家禽的飼養設備，非常幼稚。大規模的集中農法，將廐舍、倉庫、冷藏庫、糧秣及飼草庫集中，因之可以節省多數的時間勞力及原料。清潔、空氣及日光，對於人類必要，在動物亦然。這種事項與家畜健康狀態的影響，二十世紀的農夫，差不多全不知道。祇要這種智識的普及與應用，牛乳、牛油、乾酪、乳酪、卵、蜂蜜獸肉等的品質，定比現在改善。巧妙地應用人力及機械，不僅農場耕作，即作物收穫等事，也可用我們現在意想不到的方法去實行。

(註1) Kurt Krohne, The Expanded Application of Electricity in Agriculture. Journal of Electrotechnics, 1908.

(註2) Lodge, Sir O. — "Electricity in Agriculture" (Privately printed), "Kelvin Lecture" Proceedings I. E. E., 1911. 參照——譯者

(註3) M. Breslauer — The Influence of Electricity on the growth of plants, Journal of Electrotechnis, 1908.

(註4) Dr. G. Rukland, Fundamental Principles of Actual Agrarian Politics. Juehingen 1893.

五 將來的葡萄栽培法

果實栽培及園藝，將來也一定能够非常的發達。德國的氣候，很適宜於果樹，尤其是栽培蘋果，更爲適合，但是國內對於果樹種植，毫不注意，我們僅看每年果物輸入額四千萬馬克及乾果輸入額二千萬馬克，便可以知道，德國種果業的不振。即在以果園著名的

威登堡，也是同樣。德國廣大的土地，都可供農耕及園藝之用。漿果的栽培，雖已略有端緒，但仍無相當的進步。

大規模的應用人工熱及溼氣，及設置可避風雨的裝置，則不問節季氣候，一年中不斷地可以栽培多量的蔬菜果類及漿果。在現今，大都會的花草店的窗飾中，即在嚴冬也呈着和春夏同樣的百花燦爛的光景。西來西亞(Silesia)白李格(Brieg)地方的果樹園監督霍普德氏(Haupt)發明人工葡萄園，在人工栽培上，有了可驚的發展。此後這種方法，在各地仿行，外國——例如英國——也在試驗。這種方法的設備的結果，很誘惑地發表在一八九〇年九月二十七日的新聞紙 *Vossische Zeitung* 上，下面的便是全文的摘要：

「在五百平方米突的正方形土地上，建築一間玻璃房屋，屋高四至五米突，四壁正對東南西北四面，其中每隔一·八米有自南至北的十二列二重的果實壁，同時作為支持平屋頂之用。在厚二十五厘米的土堤之上，安置厚一·二五米的苗床。在土堤中，為便於

苗床的灌溉及通風，有許多四通八達的細管。苗床的厚土，用白堊、廢物、土砂、肥料、骨屑及粗製炭酸之類作爲肥料。霍普德氏在這種苗床裏，種植了萊茵地方的最上等葡萄蔓三百六十種，就是紅白 *Reissing* 與 *Yramine* 種，白與青的 *Moscabelle* 種 *Bugundy* 種之類。

「周圍壁上有幾面窗子，屋頂也有長二十米的天窗一面，足夠通風之用。天窗用槓桿開閉，不論什麼時候，都可以防止風雨。有二十六個撒水器，作爲澆水之用，這是從上方貯水池垂下來的一·二五米長的橡皮管做成。霍普德氏又爲急速而澈底的灌溉起見，創造出一種巧妙的人工製雨器。四個長形的銅管，各有精巧的細孔，在屋頂上每隔半米突的距離裝置着。清潔的水，從這些管孔裏湧出，在一個砂造的圓形小篩上通過，濾過之後，成爲美麗的水滴，噴水般的下降。用橡皮管時，充分的灌溉，非數小時不可，用這個製雨器時，祇要將螺旋一開，立刻能够在滿屋子裏均勻繼續的下雨。即使不加人工的熱量，也因爲玻璃屋的緣故，內部氣溫比外部約高列氏表八——一〇度光景。要驅除可怕的敵

人——葡萄的寄生蟲時，祇要將排水管關閉，一切螺旋開放就可。如此，葡萄全浸在洪水裏面，蟲類可以完全殲滅。玻璃壁可以防護暴風霜雪及必要以上的雨水。遮在屋頂及四壁上的金屬細網，可以避免雹塊，人工製雨機，可以避免旱魃。如此，葡萄園的葡萄液製造家，可以自由自在的製造天氣，對於冷淡而慘酷的天候變化及其他危險，大可以冷笑對之。」

「霍普德氏的豫想完全實現，葡萄在平均溫度之下，十二分的成熟。一八八五年秋天，產出了甜而不酸的葡萄，勝過一切萊茵產葡萄的果實。一八八七年，也不受凶年的影響而充分發達。當葡萄樹的高度達到五米突，充分結實的時候，這間玻璃屋內，每年可以產出葡萄酒二〇〇〇海克多立突 (Hectolites)。上等葡萄酒一瓶的價格，也不會到四十辨尼許以上。」

「這種有利的葡萄栽培法，當然可以大規模的進行。一愛卡的地面。假使有上述一般的設備，當然可以在五分之一愛卡的地面建築玻璃房屋。在屋內的植物，可以比外界

早發芽幾禮拜，開花的時候，可以不受五月的霜雨寒氣的影響。到葡萄成熟止，早魃鳥害、偷盜及過度的溼氣，都可避免，一年中不受蟲蝕，果實可以在枝上留到十一月或十二月。關於此種葡萄園的記事中有幾個技術用語，是著者從一八八八年霍普德氏在園藝研究會所發表的演說中借用。他在演說的最後說：『假使這種栽培法能够在德國全國普及，又譬如馬爾克一般的不毛之地也事開墾，則玻璃屋內的葡萄栽培，將大有益於國家。我想將這種方法，定名為將來的葡萄栽培法。』他說明玻璃室內產出的葡萄，極得釀酒家的賞讚，又附加說：『這種葡萄園之內，還有充分的餘地，可以栽培他種植物。我在每二行葡萄樹中間，種植在四五月間開花的薔薇各一株，東西兩壁，各種桃樹，一到四五月的時候，這種玻璃屋內，花枝絢爛的美麗得像仙境一樣。』近年來比利時對於這種栽培法，特別注意。在德國也會在鳳梨的栽培上，廣為應用。因為在一間溫室內可以種植各種植物，所以我們大可種植各種農產物。收穫二重三重的利益。在現今狀態之下，這種計劃都是利潤的問題，故所得結果，不過是少數人的利益。但在新的社會，問題祇在能否得到十

分的勞働力這一句。祇要有充分的勞働力，這種事業是萬人共有的利益。

六 土地穉瘠的防止法

在今日的狀態之下，人間食料問題，也是不斷地有這種徹底的改革。但是這種發明發見，在事實上却很難得到利用的機會。這是因為有力的階級——即農業家及社會的政治的有力者——對於壓制發明發見，有重大的利害關係的緣故。他們每年春天，一禮拜一次的到教會去祈求豐作，說不定會衆之中，有人向着他們的守護神的聖者說：「聖福路利亞啊！願你保佑我家豐收，他家火起！」因為假使一切國家都是豐收，作物的價值低落，這便是農家的恐怖。他人的利益，就是自身的不利。所以他們對於有利於他人的發明發見，在無言之中表示敵對。現在社會在不論什麼地方，都陷於自相矛盾的狀態。

要使土地常常肥沃，非有充分的肥料不可。獲得肥料，也是對社會的一個重大的問題。（註一）肥料與土地的關係，恰和人類與食物的關係相同，人類不是對於一切食料都

有滋養，所以土地也不是對於一切肥料有同樣價值。土地爲着穀物生長，消耗一定量化學的物質，這種物質，非用肥料去補足不可。對於栽培某種作物，有時非給以適宜於這種作物的肥料不可。

動物及人類的尿糞中，含有最適宜於栽培食糧的化學物質。所以蒐集尿糞而適當分配，是非常重要的問題。現在的對這種問題，全不注意，尤其是消費食糧最多的工業地帶及都會，對於這種有價值的廢物，祇將極小的一部分還給土地。因此，和都會及工業地遠隔着的農村地方，每年感到肥料的不足。天然肥料不足，而又不人工肥料補充，當然土地逐漸消耗。每年輸出農產物而不輸入肥料的國家，將來一定要因土地疲敝而破產。匈牙利及俄國，都是如此。

十九世紀中葉，李壁格氏完成了耕地物質再生產的學說，因之集中的肥料法盛行。休爾志路俾志證明了對土地不給淡氣肥料時，有一種植物可將淡氣供給土地的事實。這種現象，後來由海利格爾氏說明。他發表說，在豆科植物的根瘤上作用着的數百萬的

細菌爲着培養植物，能够直接從空氣中獲得淡氣。(註二)從李壁格以來，農業化學已經代表了科學的農業的一面，代表其他一半的便是細菌學說。在德國，重碳酸鉀，次亞磷酸鹽，湯麥司肥料(Thomas-Si)及磷酸的礦物肥料等，天然的生產很多。將這種肥料，適當地在耕用上應用，所得結果，一定可以生產莫大的糧食。

各種人造肥料的如何必要，看下述統計，便可知道。一九〇六年中，德國消費人造肥料三億馬克。其中硫酸銨五千八百三十萬，智利硝石一億二千萬，及湯麥司肥料，次亞磷酸鹽，重碳酸鉀，海鳥糞等項。以上肥料中，以含淡氣肥料最爲重要，據華格納氏(Wagner)調查，海西亞某農場的燕麥收穫，如土壤缺乏磷酸時減少收成百分之十七，缺乏加里時減少百分之十九，缺乏淡氣時，減少百分之八十九。土壤中各種肥料的必要俱備時，每海克它每年可得純利九十六馬克，缺乏加里時六十二馬克，缺乏磷酸時四十八馬克，而缺乏淡氣時祇有五馬克。德國假使能够將淡氣肥料增加，則每年本國所需穀物及馬鈴薯，非特可不必依賴國外輸入，且反可大量的輸出國外。德法英及最近十年間的美國，對於

淡氣肥料的需要，年有加增。一八九九年英國化學者威廉克魯克思提出這問題，一時看作比瀕於滅絕的英國煤礦更爲重大的問題。他聲言從廣大的淡氣倉庫——空氣——中製造淡氣肥料，是化學最重大的問題。覆蔽一平方哩地面的空氣量，約一仟，其中的五分之四都是淡氣。所以地球的空氣中所含淡氣，據正確的統計，是四十億萬噸。硝石的消費量是每年三十萬噸，所以即使大氣中的淡氣用後永不補充，也足供地球全體需要一百四十億萬年之久。這個問題在實際上已經解決了。一八九九年法郎克及加路製成了含有淡氣百分之十四乃至百分之二十三的青化鉀化合物，這種新肥料以淡素石灰的名稱，在市上販賣。但是這種方法，不是唯一的，一九〇三年拿威人俾爾克郎特及亞依特爾氏，發明了以電氣燃燒作用，將空氣中的淡氣直接製成硝酸。第二個方法，在各方面不僅和智利硝石相似，而且對於某種土地，功用比智利硝石更大。一九〇五年，奧篤西恩那發明了更好的方法。這是不用電力而用廉價的原料石灰及水來製出的。所以在農業上所需要的肥料，儘可由純技術的工業過程來解決供給。（註三）

據米由拉研究，健康的成人，每年平均排出大便四八·五魁及小便四三·八魁，用肥料的市價來計算，此等物質，值錢五·一五馬克。爲集收這些肥料，要有適當的組織及建築，這都是很困難的問題。都會地的排洩物，大部分都從河流流出，因之河流變爲不潔。和肥料同樣有用的廚房廢物，也毫不注意的放棄不用。

在新的社會，一定能够想出防止這種浪費的手段。因爲人口分散，大都市漸漸消滅，所以在將來，這個問題的解決，較爲容易。

(註一) Leipzig, "Chemical Letters", Leipzig and Heidelberg, 1865.

(註二) 德國在十九世紀末葉之農業，一九〇〇年一月十二日麥克司台勃爾博士在農科大學的講演。

(註三) 依據在倫敦開會的第七回國際會議席上的本生博士的演講。Journal of Applied Chemistry, 1909,

七 都會與鄉村懸隔的消滅

誰也不能將近代大都市當爲健全的產物。現在的經濟及產業制度，不斷的使大眾集中於都市。（註一）都市是工商業的中心，貿易的樞紐。大資本金，行政，司法及軍事的各種機關，都聚在城市。大教育機關，美術院，各種展覽會，博物館，劇場，音樂堂等的所在地點，也似乎都非都會不可。有的是爲着職業，有的是爲着娛樂，更有無數的大衆，爲着賺錢與享樂，像潮一般的湧到都會裏來。

這種大都市的擴大，好像人體的腹部非常肥大，四肢羸瘦而不能支持與搬運他的胴體同樣。和都會隣接的村落，也漸漸的帶了都會的性質，更在這些村落，集中了多數的無產階級。這些大多數是窮困的自治村落，對於村民依舊非徵最高的稅金不可。最後，這些村落膨脹到與都會相仿的程度，便像接近了太陽的惑星一般的被牠吸入。都會擴張，民衆的生活狀態，非特不能改善，反因大衆麤聚在密集的住宅，致生活愈加惡化。這般的民衆集合，在現代的發達是必要的，到某種程度，便能變成革命的中心。在新的社會，

一切和現况相反，這種狀態，必能漸漸崩壞，人口從大都會移到鄉村，適應於變化了的條件，做成新的自治體制，工業與農業的活動，更容容易結合。

因了運輸及生產方法發達，都會的住民因為文明的必要物（教育機關，博物館，劇場，音樂堂，圖書館，社交場等）可以遷到鄉村，所以向鄉間的移民，也會開始。鄉間生活，可以除去從前大都會的一切不便，而供給各項便利。住宅將更爲愉快而衛生，鄉村住民，也從事工業，工業的勞働者，也得參與農耕。這種工作的變化，在現在是祇有極少數的人們纔能做到，而且非有非常過度的勞働不可。在資本主義社會之下這種傾向，因工場每年向鄉間移轉而愈見顯明。在他方大地主們之變爲工業家（製糖，釀酒，洋灰，陶器，煉瓦，木材，紙類的製造等）者，也愈見增多。在今日，也因為交通便利的緣故，在都市就職的數萬人們，將家庭設在郊外。

因爲人口分散，現今的都會與鄉村的懸隔，可以除去。從前還餘剩在鄉村，被一切現代文明除外的現代奴隸的農民，到那時候，纔能成爲真的文明人。（註二）從前俾士麥

公爵說希望大都會破滅，這種希望，將要和他的預想有不同的意義而實現。(註三)

(註一)據一九〇七年六月十二日的職業調查，德國人口十萬以上的大都市計四十二處。(一八一六年至二處，一八七一年祇八處。)柏林的人口，一八七一年約八十二萬六千，一九〇〇年一百八十八萬八千，一九〇五年二百零四萬。即人口比三十四年前增加一四七%。柏林的人口，一八七一年八十七萬五千三百二十口，一九〇〇年二百四十六萬九千人。一九〇七年四十二處大都市的人口共一千一百七十九萬，約占全國總人口的百分之十九。這些都市的附近工業鎮市，非和都會合併不可，但鎮市自身，實際上已經成爲都市，而人口正在不斷地增加。一八九五年至一九〇五年之間，德國各地人口增加概況如下：

(都市名)

(一八九五)

(一九〇五)

Leipzig	一九〇〇〇	五〇三,六七二
Cologne	一六1,〇〇〇	四二八,七二二
Magdeburg	一一四,〇〇〇	二四〇,六三三
Munich	二七〇,〇〇〇	五三八,九〇三
Breslau	二九九,〇〇〇	四七〇,九〇四

Frankfurt(市內)	一五四,〇〇〇	三三四,九七八
Hanover	一四〇,〇〇〇	二五〇,〇二四
Dusseldorf	一五,〇〇〇	二五三,二七四
Nuremberg	一一五,〇〇〇	二九四,四二六
Chemnitz	一一,〇〇〇	二九四,九二七

(註二)華格納教授 (Adolf Wanner) 在他的經濟學教科書中說：「小農場是人口重要的部分，即在自給自足的農民及社會政治上的地位上，是不論何種制度都不能代替的經濟組織。」假使這本書不是爲着使保守派歡喜，而故意將小農氏理想化，那麼他似乎非承認小農民是最可憐的人類不可吧！在現在狀態之下，小農民對於高級文化，完全不能接觸，他們從黎明做到天黑，像狗一般生活着。他們所生產的肉類麵包及鵝卵，不是爲着自身，而爲着供給他人。在這種環境之下，不能使他們生活程度提高，所以他們是成爲一種文化進步的障礙。因爲對自己有利益而喜歡開倒車的人們，或者會希望這種社會階級的永遠存在，但是人類的進步，却要求這種存在的精減！

(註三)一八五〇年，俾士麥在合同議會上起誓說，大都市是「革命的溫室」，所以非破壞牠不可。他的預想，完全的中了。資產階級社會在無產階級之中，編成了他們自己的「高道」。

第二十三章 國家的廢滅

生產機關的私有廢止，而變為社會公有的時候，資本主義社會的一切弊害，便能漸歸消滅。階級支配，可以終止，社會依照自身所計畫的順序，自行自治。因為工銀制度撤廢，人類擄取人類，欺詐，不正食料品，投機等一切，可以根本絕滅。股票，公債，支票，抵當，都成為廢紙，拜金主義的殿堂，變為虛空。席拉（Schille）所說的「一切票據作為廢紙，天下太平」就可實現，到那時候聖經上「額上有汗纔能得食」的章句，在交易所市場的英雄和資本主義的懶人們身上也可以適用。雇主和資本家，常常對人說他們的勞心比不安和窮苦的工人更甚，從此，他們的「勞心」便可以解脫。交易所投機家，常常患心臟疾病和神經衰弱，從此，這種劇烈的興奮也可以免除，他們及他們的後代，將永遠不為這種憂

慮所甚。

因爲私有財產及階級對立的廢止，國家也會漸漸的消滅。「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使大多數的民衆變爲無產的，因此，這種方法，自己造成一種力量去催促牠自己的破滅，以完成革命的使命。祇要社會化的生產機關，向國有的方向進行，則革命的完成，非實現不可。」

國家是社會全體的代表，也是社會的具體組織。但是，某一時代代表社會全體的特定階級——即古代占有奴隸的市民，中世紀的貴族，現代資本階級——的國家，却不能代表真的社會。

全社會的真正代表者的國家最初所活動的工作，——使生產機關歸諸社會的工作——也就是國家最後的獨立事業，此後，國家不必再行干涉社會的關係，而終至於消滅。人類的支配終了，物質管理和生產過程的支配將見實行。國家即使不被「廢止」，也會自己「死滅」。(註二)

國家死後，一切閣員，議員，常備軍，警察，法官，檢察官，典獄官，稅關吏，……簡單地說，一切政治機關，全歸消滅。兵營，軍用建築，司法官衙，監獄，都可更有效的利用。萬般法律，命令條例，都化爲塵屑，牠們祇成爲歷史上的陳跡。口舌之徒，要想用雄辯來支配世界，冠冕堂皇而不值一錢的議會爭論，從此可以不復再見。他們此後祇要考究及議論生產消費的最善方法，決定必要品的數量，應用藝術科學教育交通等方面的改良，及組織管理農業的管理部。不論誰，都沒有和社會相反的個人利害，故一切都能從容觀察，容易得到明確易懂的實際解決。一切事項，都由最有利最完備的方法處置，所得結果，定能萬人平等有益。

幾千幾萬的從前國家官吏，從此參加各種不同的工作，社會可以借重他們的才力，以增進大眾的幸福。從此之後，沒有政治犯也沒有民事罪犯。竊賊不復再見，因爲私有財產已經廢止，人們以自己的工作，都能夠得到必要的物資和享樂，乞丐流氓，也歸消滅，因爲他們都是私有財產制度社會的產物。殺人呢？什麼？在那時候使他人嫌惡的事情還能

得到好處嗎？從前一切因復仇或私恨而起的殺人，也都是直接或間接的社會制度的結果。偽證，欺詐，遺產偷盜，假破產之類呢？因為沒有私有財產，所以沒人去犯這種罪了。放火呢？難道有人看到社會損失能够生出快感和滿足的嗎？贗造呢？金錢已經成爲古玩了，還有誰去幹這種無謂的勞力呢？侮辱宗教呢？沒意思！假使還有人在爭論神的存在時，那麼讓「全智全能」的神去懲罰他的侮辱者吧！

現在「制度」的一切，完全變爲神話，都是後世父母對小兒女們講故事的資料。那時候，父母將新思想家所受的迫害講給他們聽時，他們的印象，一定會和我們聽到焚殺異教徒或魔法師時候的相同。因為壓迫新思想家而成名，受當時偏狹者之流所稱許的「大人物」們的名字，完全消去，他們最多也不過能够引起調查古文書的先生們的注意而已，真是不幸，我們的時代，還是很早，人類能够自由地呼吸的幸福時代，還不會到來。

(譯) Frederick Engels, *Mr. Eugen Dühring's Transformation of Science*, Stuttgart 1894.

第二十四章 宗教的將來

對於國家所說的一切，整個的可以在宗教適用。現在反對派對於無神論的社會主義者所發的愚論，譬如宗教要被「廢止」，「上帝」要被「打倒」之類，完全無稽，將來也決不會有「奪人信仰」的行爲。社會主義者對於這種資本主義理想家的推測，完全放任。總之，不論以何種形式，在將來，宗教的組織及教會，可以不用思想壓迫及強制，而歸於消滅。

宗教在任何時代，都是當時社會狀態的反映。人類發達，社會變化，宗教亦隨之而變化。馬克思說：「宗教是人類對於假想的幸福之努力。人類社會憧憬幻像，宗教纔能發生，人類社會的大多數，對於真的幸福及其實現的可能性有了深刻的認識時，宗教便會消滅。」

滅。」(註一) 因爲妨礙這種認識，是支配階級的利益，所以擁護宗教，是維持他們的支配權的手段。在「爲着人民非保全宗教不可」的名句中，也能够很明白的表示出來。這種爲人民而保全宗教的事業，在以階級支配爲基礎的社會狀態，是政府的最大事業。爲着執行這種事務，另外造出一種階級，爲着維持及擴大這種組織，不惜以全力傾倒。這種努力的結果，足以增進他們自己的權威及力量。在最下級的文明時代——即原始社會狀態之下，宗教不過是拜物狂 (fetisshen) 而已，稍稍進步，由拜物狂而成爲多神教，再進一步，而成爲一神教。不是神們創造人類，而是人類創造神們或上帝。人類依據自己的形像創造神，而不是神依據自身的形像創造人類。到現在，一神教不斷的活動化，漸漸地融合到包容一切滲透一切的多神教裏去；一方，科學使六日間創造地球的「信念」變爲「神話」。天文學，數學，及物理學，使天上的世界，成爲幻影。他們將天使鎮座的星象，變爲天使們所不能棲息的恆星與惑星。

現在的支配階級，和從前一切支配階級所做過的一樣，當發覺他們自己存在危險

時，便向權力擁護者的宗教去請助。(註二) 資產階級自身，非僅沒有宗教，而且用了從他們自己口中說出的科學去打破宗教及對於一切權威的信仰。他們的信仰，全是偽善！但是，因為教會是非有後援者不可的，所以結局依靠了這些不虔心的階級。主張「宗教是人民所必要的。」

在新的社會，一切顧慮，全不存在。社會的事業，結局祇有人類的向上及純真的科學。假使在那時候，有人感到有宗教的慾望，他儘可和他的同好者共同滿足他們的慾望。社會對於他們全不注意，僧侶們要謀生活，也非勞働不可。因為這種勞働而發生的心的進步，能夠使僧侶們也覺醒到做人一般的人是最高的目的。

宗教雖則消滅，而倫理及道德，依然存在。反對倫理道德的，不是呆人，便是偽善。宗教是因人類及超自然的存在間的關係而成立，倫理道德，却是調節人類相互間的關係及行動的概念的發現。但是，和宗教同樣，我們的道德概念，也從當時社會狀態發生。(註三) 食人種的喪人，在他們的心目中，也認為道德的。希臘羅馬的奴隸制度，他們也當作道德

的制度，其他如中世紀的農奴制，近代的工銀勞動制，（婦人虐待及因工場勞動而使童工墮落的制度），在當時也無一不認為最高的道德狀態的。社會進化的四個階段，有了四種不同的道德觀念。但是真的道德觀念，却一個都沒有。最高的道德狀態，是萬人自由萬人平等，「已所勿欲勿施於人」的原則，普遍地支配了人類社會時，纔能得到。中世紀的各人家系和現代的富力地位，都是決定身分的尺度，到未來，一切人類評價的標準，非以自身的真價不可。所謂未來，就是社會主義的世界。

（註一）Karl Marx, *Critique of the Philosophy of Law by Hegel*.

（註二）亞里斯多德所說的下面這一句話，很能夠表示出古代人的見解，他說：「君主（*caran*）非裝出很真心信仰宗教的樣子不可，因為臣民們相信了君主虔誠地信仰之後，非但對於君主的虜政不以爲意，而且使他們相信君主受神力佑護，而不敢起來反抗。」——Aristotle "Politics"——

（註三）Karl Kautsky, *Ethics and the Materialistic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 Stuttgart, 1905.

第二十五章 社會主義的教育制度

前德國國會議員拉斯加博士 (Dr. Haeber) 在一八七〇年的柏林演講中，到達了以社會全體平等為標準的教育事業可以實現的結論。拉斯加博士是社會主義的反對者，也是頑強的資本主義及私有財產的擁護人。在現狀之下的教育事業，第一是金錢的問題，所以萬人平等的教育標準，在目前是不可能的。雖則也有在不利環境之下，能夠打破難關，而到達高等教育的人們，但是一般民衆，還在社會的服從狀態的時代，平等教育的實現，萬不可能。(註一)

在新社會的生存條件，是萬人平等。各人的欲求及傾向，根據於各人的天性，當然到不論什麼時代也不能一致，但是，要各人都在對自身天性有利的條件之下發展，却是可

能的問題。說社會主義主張劃一主義，這是無謂的誣謊。假使社會主義主張劃一，則和人類的天性發生糾葛，不能照社會主義的原則希望社會的發達，便成爲完全無益。（註二）即使社會主義武斷地將社會驅入不自然的狀態，但是這種新狀態，轉瞬間就會感到非解放不可的鑠鑄，而社會主義便即陷於滅亡。社會是依自然的法則而發達，照自然的法則而行動的。（註三）

少年教育，是新社會主要任務之一。兒童是全社會應該歡迎的新來者，他們承繼社會，而使之更爲發達。所以社會對於這些新人，有很大的義務。第一非考慮不可的，是生孩子的婦人。愉快的家庭，幸福的環境，對母性所必要的各種設備，對母子雙方的注意等等，都是第一的要務。在視爲必要的期間，使母性能够自己哺育嬰兒，是當然的要務。衛生學家及醫學家都一致的主張，沒有別種滋養物可以代替母親的乳汁。現今最少有五分之四以上的兒童，在足爲文明污點的狀態的最原始之下生產，其餘的五分之一，也不過其中的一極小部分，能够在完全的設備及慰安之下分娩。現在的大都市中，已經有了設備

很完善的產院，婦人分娩期近，可以愉快地利用，但是要利用這種設備，非有多額的代價不可，所以仍舊祇有少數的婦人能夠享受。在這種地方，我們也可以看到在資本主義社會，沒有一處不包藏着對將來變化的萌芽。

以富有及時髦自誇的婦人們，往往希望將做母親的職務早一點交給無產階級的乳母。勞及志 (Wendt Laisitz—Spreewald) 是著名的乳母產地——供給不願（或不能）哺育自己嬰兒的柏林有產階級婦人的乳母產地。「乳母的養成」已經成爲一種營業。鄉間的姑娘們，因爲產後做乳母有利可圖，所以故意的不以爲奇的妊娠，爲着做乳母而有了三五個私生子的姑娘，不算一回怪事。她們祇要靠這種職業充分的賺錢回來，勞及志的青年們都很願意和她們結婚。照資本主義道德的立腳點看來，這種行爲，是應該排斥的，但是依資本階級的家族利益看來，却是值得讚賞而願望的事情。

嬰兒時代經過之後，爲着使他們在共同的注意和監督之下玩耍，應該將同年輩的孩子們聚在一處。孩子們肉體及精神上發達所必需的事物，應該充分的供給。凡是觀察

過小孩子的，不論誰都能承認孩子們聚在一起，最容易教育。將這種性質，在教育制度上應用，是很好的方法。（註四）從遊戲場及幼稚園起，可以慢慢地教導他們一點知識的初步，及產業的事項。和在體操場運動場，滑冰場，水泳場等處的自由運動同時，適當的身心勞働，也非有不可。因為教育的目的，是在造成身心俱健的種族，所以對於運動鍛鍊及角力，不論男女，都該獎勵。此後，一步步的將園藝農業工業生產方法及實際活動，教給他們，關於各種知識的精神教育，也不可輕忽。

教育組織，也要和產業組織同樣的改良和純化。妨礙兒童身心發達的一切時代落後的方法及科目，應該放棄。又如一方教授聖經的宗教教育，他方教授自然科學及歷史一般的互相矛盾的制度，也應該廢止，而代之以容易理解及引起研究慾的自然物知識。新社會文化程度進步，學校設備及教育手段，也必定有多大的改良。教育及研究用的書籍用品及衣服食物，都由社會供給。（註五）這也是可以使資產階級的「秩序」論者憤慨的一點。（註六）他們說社會主義要將學校變為兵營，分離兩親對子女的感化，但是實

際上社會主義者連做夢也不曾有過這種計劃。在未來的社會，做父母的一定能够比現在的父母有更多的自由時間。我們在此，大可不必和他們多辯，祇要指摘出現在工人非做十小時以上的工作不可，及郵政鐵路監獄警察等職員，也和工匠農夫商人軍人醫生同樣地長時間的從事於職業的事實就好。在將來，父母對子女所能做到的，斷非現在所能想像。不僅如此，因為那時候的社會已經是澈底的民主主義，凡為父母者，都可以管理教育制度，決定教育方法。兩親和教育者之間，可以組織教育評議會，在這種會中，還有人主張與兩親感情利害相反的教育嗎？現在國家的教育思想，與兩親的希望完全相反，祇有現在的社會，全不注意兩親的感情與利害。

有人主張說，做父母的一天到晚盡力於兒童的教育，是兩親無上的愉快，但是實際上決不如此。一切做父母的，都知道教育子女，不是容易的事體。尤其是做母親的非常辛苦，所以稍稍長大之後，立刻送進學校裏去，做母親的以得到一點清閒的時間為享樂。加之，做父母的都忙於事業，所以充分的教育，決計不能做到。父親從事職業，母親忙於家事，

或者也出外工作。一方，有教育的時間的人們，却苦於沒有教育的能力和學校的精神教育同時，能夠幫助教誨的父母，能有幾人？可說完全沒有，許多適宜於幫助學校教育的環境的母親，却苦於自己沒有素養沒有能力。加之，教育的方法及功課常常變化，所以多數的父母簡直是無從着手。大多數的兒童，在家庭裏因為設備不全，既沒有適宜於用功的秩序，更沒有慰安的方法，所以在家裏，得不到一點幫助。大概的家庭都是人多屋少，家族全體擠在一間小小的屋子裏，即使要用功，也找不到安慰和便利。沒有燈火，沒有通風的家庭，不在少數。有些書籍學用品完全沒有；即使有，也一定是粗惡不全。多數的孩子，為飢餓所苦，失却了求知的興趣，也有為家庭雜事所累，喪失了童年的歡喜，而竟至不能使用頭腦。有些偏狹的兩親，對於子女熱心於遊戲及用功，都要加以干涉。總之，現代教育的障礙太多，青年人能夠得到相當教育，在我們看來，反像是奇怪的事情。其實呢，這就是人類本性健全及本能的希望向上與進步的證據。

資本主義社會自身，也認識了這種弊害的一部，想用免費教育及供給學用品等項

來幫助少年教育。一八八〇年代中葉，查克生的教育大臣，在聯邦議會，還將這兩種設施名之爲「社會主義的要求」。法國經過了長期間的輕視教育之後，突然地有了很快的進步。在巴黎，公立學校的膳食，由市費供給。窮人子弟可以免費膳食，有錢人家的子弟，則將膳食的實價繳給市政府的會計。——這種共產主義的設備，證明了很能使兒童和他們的父母滿足。

現在教育制度的不完全，我們在幾百萬的兒童，因爲營養不良，而不能在學校裏得到普通成績這一點，也可以看得出來。

在各處大都市，每年冬季，總有幾千的兒童，不進朝食而上學。其他慢性的營養不良者，更不知有若干萬。社會如能對這些可憐的兒童，給以衣食，真是絕大的恩德。祇要給以相當的食物與注意，使他能夠享受人間的生活，那是誰也不會再來勞動「懲治監」的了。資本主義社會，對於這種悲慘事實的存在，不能否定，於是召集了有同情的人們，開設免費食堂及晚餐供給所，將社會非做不可的「義務」當作「慈善」。到最近，少數的都

市有了以公費教養窮人子弟的計劃，但這些都是不充分的設備，而且都將應該要求的權利，當作慈善的佈施。（註七）

因為知道了家庭裏不能用工，所以將宿題（home school work）減少，這是很好的方針。富人子弟因為家裏一切完備，而且有家庭教師及保姆的幫助，所以比之窮人子弟非常有利。但是懶惰者及不用心者，却以富人子弟為多。這是家庭的富裕使兒童輕視學問，周圍環境都是使他們墮落的榜樣，所以容易受一切誘惑。一天到晚在地位身分財產的讚頌聲中成長的孩子，對於人類義務，國家社會制度等，會得生出一種特異的見解。

對於這個問題，假使肯更嚴密的研究一下，人們便能夠了解資本主義社會，對於社會主義者作為目標的共產主義的教育制度，是毫無有憤慨的理由的。因為資本階級自身，特權階級之間，也在實行這種方法——雖則是畸形的——的緣故。我們祇要指出士官學校神學校及宗教學校就夠了。在這種學校裏，有數千的子弟——其中也有屬於上流階級——在受着專為某種職業的呆笨偏頗的隔離訓練。住在沒有高等教育設備的

城鎮的上流階級（醫生，牧師，官吏，工場主，大地主等），將他們的子弟，送進都會學校的寄宿舍，每年除出放假期之外，沒有會面的機會。照此看來，非難「社會主義的教育制度」為疎隔兩親與子女的反對論者，對於自己子弟，却採用同樣（自己所反對）的制度，——用畸形的錯誤的方法——這是何等的矛盾。富人的子弟，照例是自己不管而交給保姆及家庭教師的。對於這種階級的家族關係不利的例證，要多少也有。在這種地方，也盛行偽善。實際上看來，不論教育者及被教育者，都不是理想的狀態。

和根本革新教育制度同時，教育者的人數也非增加不可。少年的訓練，非仿效德國的軍事訓練不可。軍隊中，一個士官監督八個乃至十個兵士。將來如能一個教員指導這幾個學生，一定可得良好的結果。在很完備的工場中學習技術，在田園中學習農事，這也是將來教育上的重要問題。為着養成圓滿發達的學生，應該將各種工作適度配合，使他們能夠不感到過勞而學習。

教育對於男女兩性，非完全平等不可。非共同的教授不可。兩性的分離，祇有性的相

異上絕對不能同等的時候纔是正常，關於這一點的教育法，美國比歐洲進步得很遠。在美國，從小學至大學，完全是男女同學。不僅教育免費，手工用具，割烹教材，醫學實習用的必要物品，都由學校供給。大概的學校，都有體操場游泳池及競技場。高等學校的姑娘們，和男生同樣地受體操游泳端艇競走等項訓練。（註八）

社會主義的教育制度，一定可得更好的成績。教育制度，適當地調節與整頓，男女學生在優良的管理之下，到社會認為成年的年齡止，可以享受一切教育。到達成年的男女，已經充分地準備着能夠實行義務享受權利。其時，社會得到有教育有作爲而充分發達的人員，他們也得到完全的平等，去參加社會。到那時候，現在瀕於崩壞的社會狀態的必然產物的現代放縱青年，可以絕跡。粗暴，放縱，墮落，及野獸的肉慾主義，都是現代最高學府及專門學校的特徵。這種都早家庭頹廢及社會生活不安的結果，非在新的社會制度之下，不能撲滅。未來的社會，對於這種弊害，可以不用強制的手段，而使牠消滅。因爲社會制度及知識的霧圍氣支配着社會全體，所以這種弊害，自然的不能再在社會上存在。

現在的教育制度，有非常重大的缺點，這是不能否定的事實。實際上，這種缺點因學校的程度而遞進。鄉村小學校和專門學校比較起來，很可以算得道德的模範。貧民的女子裁縫學校，和流行的寄宿學校比較起來，也可以算道德的典型。這種理由，是很容易想像的。在上流階級，對於高尚目的的一切努力，都受了壓抑，所以他們都沒有理想。因為缺乏理想與向上的心理，享樂主義及放縱流行，終至肉體精神，完全墮落。在這種空氣中的青年，那裏還能夠擺脫？除出極端的物質享樂之外，他們對於一切不聞不問。托父母之富，毫無努力的必要，怎能希望他們去追求高尚的目的？德國資產階級子弟的教育最大目標，是通過一年志願兵的試驗。祇要這種目的達到，他們便目空一切，自己認為半仙。假使他們能夠拿到豫備士官的證書，驕慢和暴戾，更將不知底止。這些子弟的大部分，都是品學兼劣，祇有奴隸根性，非常利害。他們的特質，是無智識無氣概及卑鄙醜觀，對上卑諂，待下驕慢。上流階級的姑娘們的教育目標，是社交界的貴婦人流行先驅者及裝飾人形。她們追逐流行，終至對於空虛生活發生倦怠，患了實際上或想像上的疾病。到了相當年齡

之後，便成爲宗教的狂信家，或咀咒邪惡提倡禁慾的信徒。對於下層社會的教育標準更惟恐其不下，因爲他們恐怕無產者過度的聰明，要起來反叛他們地上的神們。民衆智識愈淺，支配愈易。東愛爾倍的大地主們，反覆地揚言說：「工人愈蠢，我們愈歡迎。」這句話，可謂中肯之至。

如以上所述，今日的社會，關於教育問題，也和其他一切問題同樣，是在毫無定見而不可救藥的狀態之下。用什麼方法呢？第一是懲罰，第二是說教！人們已經是過分地服從和知足了，他們偏還要勸他服從知足，人們已經是因爲貧困而節省衣食了，而他們偏還要勸他節約。對於這種狀態不滿而圖謀叛逆者，一切都關進宗教家所支配的「懲治監」去。現在社會對於教育上的智識，祇此而已。適用於因放置而墮落的無產階級的兒童的殘酷的教育法，可以用所謂「家庭教育所」的監督者及保護人的權力濫用及虐待事件來證明。在這種地方，不時的暴露出熱心的宗教狂信家用淫虐狂的手段去虐待可憐而無力的兒童的事實。這種可怕的事實，真不知有多少在暗中包藏着！

(註一)「某程度的文化與福祉是哲學的精神發達必要的外部條件……所以我們在福祉與文化有相當程度進化的國民，纔看出開始哲學的思索。」Tennemann Note bei Buckle, a. a. O., I. Band, S. P. ——「物質的利害與精神的利害是相提攜的。有其一而無其二，則兩者都不能存在。精神與肉體間的關係，在兩者之間整齊的結合着。分離了牠們，便成爲死滅了。」V. Thünen, Der isolierte Staat. ——「各個人及社會全體的整齊完善的生活，是依了道德與外的財產的豐富，可以實行美和善的行爲的生活。」Aristoteles, Politik.

(註二)歐根畢希泰氏在他的理論裏面，說社會主義者是希望「強制國家」者，把這陳腐的文句反復多次。國家到最後是不必要，這在本書的讀者已能了解了。——他臆斷着社會要樹立與本身利害相反的「國家」及社會秩序。却不知道即使在從前，與社會根本的相異的國家或新社會秩序，也決不能隨便創始的。那因爲違反了國家及社會所藉以形成及發達的總法則。畢希泰和他的信徒儘管放心。倘使社會主義從事於他們所誕妄那般的無意味的努力，牠也會自然的滅亡，做不出什麼來的。

爲了要維持社會主義者所希望的社會狀態，非使人類成爲「天使」不可。畢希泰氏的這種意見，也是笑話。不用說天使是不會有的，就是有，也用不着。一方人受環境的影響，一方環境也受人的影響。人知道了

自己所形成的社會的本質，由種種的經驗對於社會組織爲有意的應用，因而人的影響於環境愈多。這便是社會主義。我們用不着另外特別的人類，不過要求比今日大多數人更聰明更有見識的人類。爲了要使他們聰明，有見識，我們所以要有宣傳，發行書冊。本書就是其中之一。

(註三)我們決沒有像社會主義反對者那樣無際限的愚蠢。想在社會主義的社會施行完全的劃一主義，使各人吃分量相等的飯，穿一樣長短大小的衣褲鞋襪。這實在是我們從來想不到的奇想。

(註四)費利的思想，常常陷於空想，但在這一點，却非常的成功。A. Bebel, Charles Fourier, sein Leben und seine Theorien. 3. Auflage. Stuttgart 1907.

(註五)「教育一般的免費，肉體的，精神的，產業的，政治的一切方面，都非以真的平等爲目的不可。」孔特爾(Condorcet)在他的教育計畫裏如此說。盧騷(Rousseau)在經濟學上，也有同樣的話「尤其是教育，爲着教育人類和市民，非公共，平等，一般地實施不可。」亞里司多德也說「國家的目的，祇有一個，所以對於全國民的教育，非同樣的授與不可。」

(註六)歐根·里希森在他的譯論(Irrlehren)裏這樣說。

(註七)「現在巴黎二十區的各學校，都設立了炊事場，對於學童，給以以肉類及菜類爲主的午餐。這種供給午餐，一般是學校的義務，有二三區，除午餐之外，還供給朝食及午後的茶點。」Helene Simon, Schule

und Brot, S. 44. Hamburg 1907. 英國一九〇六年指學校供給膳食規則的議案提交委員會是勞
働黨運動的結果。

(註八) Prof. Dr. Emil Hausknecht, Amerikanisches Bildungswesen. Wissenschaftliche
Beilage zum Jahresbericht der zweiten Städtischen Realschule zu Berlin. Ostern
1894. Gärtners Verlag.

第二十六章 新社會的文學及藝術

在新的社會，成年以上的教育，完全由各人自主。各人都可去研究和他自己天性相近的學問。也有研究愈加發達的自然科學的，譬如人類學，動物學，植物學，礦物學，地質學，醫學，化學，考古學之類，也有研究歷史學，言語學，或美術史的，此外，從事美術，彫刻，音樂，演劇各項，均無不可。將來社會，不再有藝術家科學家或職工的階級，所以現在被壓迫着的無數有用人才，都有伸展才能和顯露頭角的機會。職業的音樂家，美術家，俳優，科學者，歸於消滅，而他們的存在，非根據於成績，天才，與技巧不可。未來社會的工業，技術，農業的成就，一定能够超過現在，同樣，藝術方面的成功，也一定有非常的進步，世界開創以來所不曾有過的藝術與科學時代，將要出現，這時代的成績，一定是偉大可觀。

利却特華格納 (Richard Wagner) 豫想社會狀態進步，人類生活改善時，將來藝術一定可得一個復興的時代，他在一八五〇年的著作藝術與革命上，便討論這個問題。這本著作，因為在華格納自身參加革命——雖則失敗了——後未幾出版，所以值得注意。他在這本書中，豫言未來的狀態，對勞働階級——為創造真的藝術，處於非援助藝術家不可的地位的勞働階級說：

「在未來的自由人類之間，獲得生活資料，已經不再是人生的目的，反之，新的信仰或者說新的知識的結果，為着酬勞人類的自然活動，可以確實地獲得生活保障。簡單地說，在產業不是我們的主人而是我們的奴隸時，享樂人生纔真是人生的目的。又我們因為教育的緣故，我們可以教育子女，使他們也能够享樂生活。以體育及肉體美為基礎的教育，因為對兒童的情愛及對於美的發達的愉悅，完全成為純粹的藝術教育。一切人類在任何一方，成為真的藝術家。天稟的不同，可以使人類有各種傾向的發展。

華氏所述，是澈底的社會主義思想，和我們所說完全一致。

在將來，社會生活將更爲公衆化，這種發達的方向，從全然變化了的婦人的地位，最容易判斷。家庭生活縮小到必要範圍爲止，充滿社交欲望的範圍，非常擴大。演講及討論公共問題的大會場，食室，讀書室，圖書館，競技場，音樂會場，博物館，體育場，公共浴場，公園，教育及研究機關，實驗室等，都完全設備，對於社交及娛樂，供給充分的機會，使科學及藝術發達到極致。保護病人弱者及老人的設備，也非應着最高的欲求不可。

兩兩相比，以盛大自矜的現在狀態，何等可憐！對上司恩惠的諂媚，奴隸根性，最卑鄙的嫉妬排擠，對於真實信念的壓迫，妬賢嫉能，志氣卑污，意見及感情的做作……凡可以稱爲儒怯與僞善的性質，日益顯著。真的使人格向上的美質，卽自信，忠實及獨立之類，在現今社會，被當作瑕疵或缺點。不能抑制這種美質的人，往往陷於破滅。有許多，甚至於墮落到連自己的墮落都不知道。連狗都將主人不高興時打牠的行爲，當作當然了！

在不同的社會生活之下，我們的著作物，也一定有澈底的革新。每年占出版物大部分的宗教的文獻，也必和法律書同樣的歸於消滅。對於法律書的興味，完全喪失，宗教書

更完全不要。關於對國家制度鬭爭的著作，也因為這種制度已經消滅，自然連帶着沒有出版的必要。關於這一類的著作，大概會成爲歷史研究的參攷。此外，祇能證明低級趣味而非犧牲作者的矜持不可的許多極度淺薄的作品，也可以絕跡。照現在的見解觀察，我們的出版界，減少五分之四的著作物，也決不會使文明發生損害。淺薄而有害的書籍，實在出得太多了。

小說和報紙，也一定要受同樣的影響。現今大多數的新聞記事，都是淺薄無聊。假使說文明程度可以用報紙內容來測定，那我們除出判定完全下流之外，毫無他法。用早已被科學證明爲荒唐無稽的過去思想，來批評人間世相，大多數的新聞記者，都是俾司麥所說的「在使命上失敗了」的人們，他們和資本階級利害一致的地方，祇有教育與俸給標準這一點。不僅如此，新聞和許多雜誌，在廣告欄裏有極端下流的使命；交易市況一欄，在不同的方面，替資本階級效勞。內容的決定，是出版業者物質的利害。現代小說的內容，也一般地不見得比報紙高明。大多數的小說，不過是助長淫風和讚美迷信與偏見而

已在某種程度不顧一般所公認的缺點，而將現代社會描寫作完全的世界，這便是他們的目的。

未來社會，對於這個廣汎而重要的領域，非根本改革不可。真善美及關於以上三者的意見爭鬭，支配著作界全體。有天才技能的人們，不論誰，都可以參加。著作者可以不再顧慮出版者的心理及經濟利害，而一任專門家的公平判斷。著作家贊助專門家選擇出版物，假使有意見不同，儘可要求大衆公決，凡此種種，在今日因爲唯利是圖的出版家及新聞社主的緣故，沒有一件能够實現。除出將現在社會當作完全社會狀態的，及對社會主義有敵愾心而故意要加以誣蔑者之外，請不要憂慮在社會主義時代，不准發表與社會意見相反的言論。完全建築在民主主義之上的社會，決不有絲毫的壓制。要使社會不斷地進步，非有完全自由的思想不可，這是社會生命的原則。將資本階級社會當作真的思想自由的擁護者，這是非常的錯誤。代表支配階級利害的政黨，祇准新聞紙發表和他們利益不相衝突的事件，超出這個範圍，便是大逆不道。這是通曉一點世事的人，誰都知

道的事實。出版家對於自己不合意的著作如何處置這是一切著作家都知道的，還有新聞紙條件及取締法，都是左右支配階級的精神的曝露。在他們眼中，思想的真正自由，是一切弊害中最危險的東西。

第二十七章 個性的自由發達

一 生活的安易

人類非有可以完全發達的機會不可。這就是人間社會生活的法則。所以人是不應該永遠拘束在偶然出生的地方的。除出從書籍及新聞紙所得的知識之外，對於世事人情，非由直接觀察及自身體驗去理會不可。所以將來社會，對於一切人類，非給以此種現在多數人所不能得到的機會不可。一切人類關係中，沒有不希望變化的，這是人的天性，也是一切生物固有的尋求完全的本能。密閉在暗室的植物，祇要從壁間射進一條光線，牠便和有感覺一般的向光源所在地生長。人類也是如此。對於人類固有的本能，非給以

合理的滿足不可。對於變化的慾望，在新社會不但受妨礙，反可完全得到滿足。交通機關發達，使這種滿足容易得到，國際關係更要求有這種變化的本能。社會為供應一切需要，對於一切生活必需品，非有豐富的供給不可。因此，社會為着適應必要，可以限制工作時間，和需要多寡及季節相適應，工作時間可以自由申縮。在某種季節，對農業工作較多，在他種時節，則將工業或美術品的勞動增添。社會應着必要，可以自由支配勞動力。因為種種勞動力與完全的機械結合，現在所視為不可能的大規模工作，可以和遊戲同樣地進行。

社會和扶養兒童同時，也必扶養老人病人及不具者。因為災難而喪失了勞動力的人們，都由社會扶養。這時候，這種行為已經不是慈善而是義務。和現在稍稍佈施一點即當作大慈善一般的相反，那時候的社會，對於這些殘廢疾病之前曾對社會效力的人們，有懇切的待遇及豐富的供給。因為社會的供養，人類的暮景，一定非常美化。不論誰都可安心，他日年老，可以享受現在自己供養老人一般的供養。因為財產問題的一切憂慮，

可以消滅。老年無處依靠的時候，被人家當作榨乾了的檸檬一般的拋棄的恐懼，也可以解脫。老年人不必依靠子女，更不必麻煩慈善事業。多數非靠子女不能生活的老年人在過，如何悲慘的境遇，這是周知的事實。因為希望財產相續，不知使多少子女及親戚，陷於墮落，不知起了多少的邪念，不知犯了多少的罪惡！（殺人，隱匿遺言，阿諛，偽證，恐嚇，不一而足。）

將來社會的精神的及物質的狀態，工作，家庭，食物，衣服，社交的性質，一定能够周密地防止災害及疾病的發生。自然的死亡，——因為生活力自然減少而死亡——將成爲一般的法則。天國是在地上，死亡是人生終局的信念，可以使人們歸趨到合理的生活。最長壽者，最享樂者。爲他人的「來世」而存在的僧侶，最知道自己長壽之可貴。因爲無憂生活的結果，僧侶的生命是平均最長。

二 營養方法的變化

飲食是人生第一的必要。信仰所謂「自然的牛活法」的人們，往往責問社會主義者，爲什麼不主張菜食主義。關於這個問題，須得略加說明。主要的菜食主義者，都是生活在有選擇肉食或菜食的可能性的幸福地位，而不幸的大多數人民，却連這種選擇的可能都沒有。他們的生活，非由收入支配不可，因爲收入太少，有許多處於不得不菜食的地位，而且他們所食用的「菜」也是非常下等。住在西來西亞，查克生，吐林根（Thuringen）的工人，都以馬鈴薯爲主要糧食，麪包也不能多喫。肉類不能常常光顧他們的餐桌，即使偶然辦到，也都是些極下等的東西，農村住民的大部分，雖則飼養家畜，但是喫肉的機會，却是很少。他們的家畜，非出賣不可。以賣家畜的金錢，再去購買其他的必要物品。對於沒法子而實行菜食主義的大多數人類，牛排和美味的羔羊，一定可以使他們的營養大爲增進。（註一）菜食主義者反對過度的肉食，當然不錯。但是因爲屠殺動物，食用「尸體」有違自然情感的理由（一半是由情感而發生的理由）來反對肉食，却是一種錯誤。我

們要平和地生活，當然非使害蟲般的多數生物死滅不可，要免除危險，非撲滅許多猛獸不可。若將家畜當作「人類的好朋友」而任他繁殖，這些「朋友」們，因為要奪取我們的食物，勢必至於釀成和「喫人」同樣的結果。菜食可以養成溫良的性質，這是完全假造。溫和的菜食主義的印度人，當不堪英人虐待的時候，也起來叛逆而發揮他們的「動物性」。食糧的營養價值，不能僅由蛋白質含有量來測定。被消費的蛋白質之中，有多少分量不會消化，是應該注意的問題。在這種見地，肉與米的比例，是二·五比二〇，肉與馬鈴薯的比例，是二·五比二二。就是和肉類同時消費的蛋白質一百克之中，二·五克不消化而排出，和米或馬鈴薯時，有二〇或二二克不消化排出。據有名的俄國生理學者巴符洛及其弟子的發表，消化麪包比消化肉類時的醱酵較多。同時他發表從腺所發生的胃液，共有兩種。這種胃液，因食物刺激粘液質的粘膜而發生，或者當刺激感覺的時候，因食慾液而分泌。食慾液的分量，因精神狀態——如飢餓，悲哀，苦悶，歡喜等——及食物性質而不同，牠的重要與否，也因食物而不一。據實驗結果，麪包熟鷄子之類，非食慾液不

能消化。這種食物，應該在有食慾的時機，和他種食物並用，纔很能消化。據巴符洛的研究，食用肉類時，即使沒有食慾液，也有一部可以消化。有食慾液時，消化速度，可以增加五倍以上。「所以我們對於人類心理作用的要素，也非考慮不可。如此，營養生理作用的事實，和社會狀態間的關係，可以明白。近代大都市的住民，尤其是勞働階級，在非破壞健全的食品不可的社會狀態之下生活着。齷齪的工場勞働，每日食糧的憂慮，安樂及愉快印象的缺乏，極度的肉體疲勞，都是破壞食慾的條件。在這種心理狀態之下，我們不能供給消化菜類所必要的食慾液，所以祇有肉類——假使可以這樣說——是自身有消化力的唯一食品。即使沒有食慾，對於肉類是依舊能夠消化的。所以和肉類同時食用，可以幫助菜類的消化，而且可以促進食物的同化作用。因此，肉類是近代人很有益的食料。」（註二）

松特來加（Sonderger）說：「食料品中雖則沒有等級的差別，但在營養的配合上，却有不可違反的法則，」真是名言。不論誰，不能專靠肉食生活，但是祇要善為選擇，專用餐食，却確實可以生存。但是，不論營養如何豐富，限定於一種的菜食，總是不能使人滿

足。蠶豆，豌豆，扁豆等一切豆莢類，是食料品中最滋養的物質。但是，若專喫這些食品而生活，——雖則說是可能——却總是一種痛苦！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上說，智利的礦山主，每年不斷地將蠶豆給礦夫們喫，因蠶豆的力量，礦夫能夠搬運別人所不能搬運的重量。礦夫們雖則知道這種營養能力，却沒有一個不討厭蠶豆。不論在什麼狀況之下，像菜食主義狂信者所說的一般食用一定限制的食品，是決不能使人類繁榮與幸福的。氣候，社會狀態，習慣，及嗜好，都是決定的要素。（註三）

因為文化進步，狩獵民族和游牧民族的肉食生活，漸漸採用一點菜食。栽培多數種類的蔬菜，這是高級文明的證據。不僅如此，在一定區域之內，栽培蔬菜，可以比飼養家畜多得營養物質。這種發達，使菜食漸占優勢。遠隔地方——例如南美澳洲等處所供給的肉類，幾十年之後，一定可以滅絕。但是動物却因為羊毛，鬃毛，皮骨，乳卵等需要，而繼續飼養。多數的產業及人類必要品的原料，都從動物身上出產。工業及家庭的廢物，也是家畜最好的飼料。將來的海洋，也能够供給人類以更多的肉類。總之，在未來的社會，完全的菜

食主義，既非可能，也沒必要。

(註一)最近有兩位意大利科學者，用實驗來證明了這種事實的正確。他們研究長期間食用菜類的各處住民的同化作用。南方 意大利的亞波爾其地方，有許多農民，在悲慘的經濟狀況之下生活，他們的食物，祇有植物、蔬菜及橄欖油等幾種。他們不喫牛乳、鷄卵、肉類。每年不過食用二三次。爲着實驗，在他們食料品中，給以肉類，即最初的十五日之間，每人給以肉類百克，第二個十五日之間，加到每人二百克。這種食肉的結果，同化作用非常良好。從來的營養物，不消化而排出者很多，因此大爲減少。不僅新給與的蛋白質完全消化，和肉類同時食用的菜類，也較從前的消化良好。Dr. A. Lipschuetz, A Reform in our Nutrition.

(註二) Dr. A. Lipschuetz.

(註三) M. Ruger, the question of Public Nutrition.

三 公共廚房

在營養上，質的問題比量的問題，遙爲重要。品質不良，多喫也無好處。但是，品質可以

因調理法如何而改良。和其他一切人類事業同樣，食物的調理，要儘牠可能的有益身體，非應用科學不可。在此，知識和設備，都是非常重要。專門從事於調理食物的婦人，對於營養科學，沒有知識，也不能有知識，這是不待證明的事實。

大廚房的設備，即使最完備的家庭，也不能望其項背。理想的廚房，非裝置屯燈電熱不可。如此，煤煙臭氣，都可免去。在這種廚房，和有一切技術的及機械的裝置的工場相同，最困難而麻煩的工作，可以在轉瞬之間做好。馬鈴薯果類的削皮，去核器，切肉機，咖啡胡椒的碎粉機，碎冰器，拔塞器，及其他一切機械，都用電氣運轉，所以幾百個人的食事，可以由少數人在短時間之內做好。同樣的裝置，也可以掃除家屋及洗滌碗盞。

每個家庭各有一間廚房的制度，消磨了數百萬婦人無限的勞力時間與健康幸福。尤其是大多數家庭收入不豐，所以廚房是每日擔憂的種子。個人廚房的廢止，可以使無數的婦人解放。個人的廚房，和小機械工場同樣，已經是時代落伍的制度。兩者都是無利益無必要，浪費時間勞力物資的制度。

食物的營養價值，依同化作用的難易爲轉移，所以同化作用，是決定的要素。（註一）對於一切人類，能够支給合理的營養物者，祇有新社會而已。加篤（Caro）稱讚古代羅馬，說在羅馬地方，到第六世紀止，有長於醫術的醫生，而苦於沒有試驗伎倆的機會。在羅馬人之中，生病的很少，大抵的死亡原因，都是老衰，因爲他們的生活，都是簡素而節制的緣故。後來，一方墮於放蕩，他方陷於貧困與過勞，於是事態完全一變。在將來，於蕩奢侈怠惰，不能存在，同樣，貧窮困苦，也必歸於消滅。海涅（Heine）早已歌唱着：

地上的穀物豐登，

給萬人以豐富的食品，

薔薇，桃金鱗，美麗，歡喜，

甜的豌豆，也豐饒如許。

豆莢裂開的時候

豌豆就是萬人的所有。

我們可以很歡喜地，將大國

讓給雀兒和天使。(註二)

和尼米亞(Niemeyer)所引用的同樣，「少食長生」是意大利的考爾那(Cornaro)在十六世紀所說的話。化學在那時候，也必能製造更進步的食品。現在這種學問，雖則被人惡用，去製造不正糧食，但在將來，化學食品，一定能夠達到和自然食品同樣的價值。食物如能供應一切的要求，則如何攝取，便是第二義的問題。

(註一) Niemeyer, "Gesundheitslehre."

(註二) Heinrich Heine, Deutschland, ein Wintermärchen.

四 家庭生活的變化

和廚房同樣，我們的家庭生活全體，也非革新不可。革新之後，許多現在非做不可的事情，可以不做，和因為有了公共廚房可以廢止個人廚房同樣，電燈電熱的普及，可以省去了煤爐和油燈的手續。冷熱水的供給，可以使人每日愉快地入浴，中央洗滌所乾燥所，更能代替我們洗曬衣服。在芝加哥，代人家洗濯絨氈的地方，將一瞬間就能洗濯氈子的機器，對公眾公開實驗，博得婦人們的驚異和讚許。電氣裝置的窗子，祇要指頭一按，就能夠自動的開關。其他，電氣裝置，能夠將新聞紙分送到各層樓上；電氣昇降機，可以使我們免去走樓梯的勞力。窗簾，家具等一切室內裝置，那時候一定能改良到容易掃除與不聚塵灰。塵芥廢物，也可以和污水同樣地用管筒輸出屋外。美國、歐洲的幾處都市例如志利許（Zurich）、柏林、倫敦、維也納等處，已經有了可驚的完全的設備。雖則貧者沒有錢，不能住這種住宅，富人則已經在這樣設備的住宅中，享受一切便利。（註一）

雖則是僅爲着被選的少數人着想，資本主義社會，已經替家庭生活革命，做了一點下層工作。一旦家庭生活有了和上述一般的變化，那時候，非順從主婦一切心境不可的「奴隸」——僕婢——可以絕跡。於是，「家庭的貴婦人」也會沒有。德拉豈開（*Her Treischeke*）對於沒有僕婢發生了恐怖，發出充滿了愛嬌的悲鳴，說：「沒有婢僕，就會沒有文明。」正像亞里斯多德不能想像沒有奴隸的社會一樣。他不能想像沒有雇人的社會。但是，德拉豈開將僕婢看作「文明的支持者」，却真是值得驚異的見解。德氏大概和利許它（*E. Gene Richter*）同樣的在擔憂不能親自動手去擦皮鞋和整理衣服的事吧！關於這種事情，實際上，現在民衆的十分之九，都是自己在做，妻子替丈夫做，女兒替家做。所以我們可以很正當的回答他說，十分之九都能夠好好的做，十分之一當然也非做不可。另外，也有別的方法，在將來，將這一類的事，叫年輕的人去做，不是很好嗎？——當然是不論男女的年輕人。即使是擦皮鞋，勞働本算不得可恥。在美國，有許多因爲負債而從外國逃來的貴族或士官，在經驗管門和擦靴的勞働，利許他在他的小冊子中，說社會

黨大臣因爲麻煩，拒絕自己擦靴，於是他便將「擦靴問題」認爲「社會黨大臣的沒落」及使「社會主義國家」分裂。反對社會主義的人們，對於這類記事，非常的歡迎，但是歸根結底這種批評祇不過是證明了他們對於社會主義的見解的幼稚而已。在利許它的小冊子出版之後不久，屬於他的政黨的一人，在紐倫堡發明了擦靴機器，在芝加哥萬國博覽會，又陳列了完全成功的電氣擦靴機，他對於這種消息，大概非常的慍怩吧！利許他和德拉登兩人反對社會主義的主要論據，現在已經完全被資產階級自身的發明所打破。使一切人類關係——尤其是婦人關係變化的革命，已經在我們的目前成就着。社會自身大規模的實行改革，使革命一般化而一切人類都能受用各種利益，已經不過是時日的問題。

(註一)一九〇八年，在惠馬斯特爾夫建築的二五二一家庭住宅中，煤氣各戶都備，其他設備數如下：

送熱裝置

一〇〇一

即

三九·七一%

熱水裝置

一三七三

即

五四·四六%

電燈	一二八八	部	五一·〇九%
溫水浴	二〇六三	部	八一·八三%
昇降機	六九九	部	二七·七三%
塵芥吸收機	三〇四	部	一二·〇六%

柏林市內及近郊，有公共廚房的房子已有幾處。新式的房子，用公共廚房管理房客的膳食。在這資本主義的社會裏，本身已包藏着社會主義的變革的萌芽了。將來的田園都市，「除了有煤氣配給所，電及熱的傳送所的共同房屋，學校，及公共會堂之外，並設有全市區的中央廚房。裝電線及送熱管的地下通路，縱橫貫通，正與曾經計劃的大都市中主要官廳間的地下電氣郵件分配機相同，隨着電話的通知，立刻用小自動車把食物送到住宅，也並非不可能的。這比較從前還是空想的航空問題的解決，更為簡單而容易。」

Lilienthal, Reform der Hausarbeit, Dokumente des Fortschritts, Heft 9, 1909.

第二十八章 將來的婦人

一章便可以簡單地結束。從以前各章所說的一切，引出關於將來婦人地位的結論，——就是在此不過略述讀者自己所能夠引出的結論而已。

在新的社會，婦人在經濟上社會上完全獨立。她們不受一點支配和虐待；是和男子平等的自由身體，是自身運命的主人。她們的教育，除出因性及性的職分不同而起的差異之外，完全和男子同一。因為婦人在健全生活狀態之下的結果，身心兩方的能力，都充分發達。婦人選擇和她，希望天性，能力相適應的職業，和男子在同一條件之下，以一個實際的勞働婦人的資格，從事於產業活動，一方利用第一第二的時間，做教育者和保姆，第二三的時間研究科學藝術，第四的時間盡力於行政的職分。她們祇要自己要求，在有機會

的時候也可用功勞，與其他男女交際和休息。

關於愛人的選擇，婦人也和男子同樣，毫無拘束。她們可以對人求愛，也可受人求愛。除出自己感情之外，可以不受任何牽制而與男子結合。好像中世紀後期以前的結婚，是私人間的契約一樣，這種結合，是不受官吏干涉的私人契約。關於這一點，社會主義沒有新的創造，不過是將私有財產制度支配社會以前所通行的狀態，比較高級的文化階段，再興於新社會的形體之下而已。

人類對於衝動的滿足，祇要不妨害他人，自己的身體，儘可由他們自己處置。性的衝動，也和滿足其他自然衝動同樣，是個人的私事，既不必對他人負責，也絕對無第三者容喙的餘地。我要怎樣飲，怎樣喫，乃至怎樣穿衣睡覺，都是我的私事，和異性的交際，也正當同樣。因為新社會的教育及社會狀態的結果，——就是因為聰明與教養的結果，人類對於自己有害的行為，決不再做。所以未來社會的男女，將比現在的更有自制，更能理解自己的本性。關於性的問題的一切假道學及秘密主義，自然消滅，兩性關係，將更為自然面

健全。假使在結合了的男女之間，發現了不和，失望和厭惡，那時候，道德對於已經不自然了——就是不道德的結合，要求解散。現在使婦人獨身或賣淫的那種條件消滅之日，男子早已不能再行支配女子。在他方，因社會狀態變化，對於現今的結婚生活給以重大影響，屢屢妨礙結婚生活的許多障礙，可以澈底的掃除。

現代關於婦人的境遇的障礙，矛盾，和不自然，占據了人們的意識，在現代文學及以「社會問題」為題材的小說中，表現得很明顯。但是他們的表現形式，却完全錯了目的。現在的結婚和本來目的不適，這是凡有思慮的人所不能否定的事實。在此，不贊成引出改革社會組織全體的當然結論的人，便贊成自由戀愛和自由離婚。他們相信性交的自由，祇有在特權階級的人們間纔能承認。斯屈林堡 (Mathilde Reichardt-Stronberg) 在駁擊黎華特 (Fanny Lewald) 的婦人解放論中說：

「假使你 (黎華特) 要求婦人在政治及社會生活的完全平等，則對於為着獲得古來男子視為當然所有的權利而戰的喬治桑 (George Sand) 當然也非承認她為解

放而戰不可。爲什麼祇許婦人的頭腦平等而不許她們的感情平等呢？爲什麼不許她們自由地愛人和自由地被愛呢？這是完全沒有理由的。反之，——因爲我們不能隱沒天才——假使自然對於婦人，爲着使她們和男子在智力上競爭，而賦以極度使用頭腦的權利與義務，則同時當然非給以充分的情熱，使她有保持「情」和「智」的平衡的權利不可。拿最大的人物來作個例，——譬如歌德再三再四在不同的婦人身上，傾倒他熱狂的情熱和偉大的靈魂的感激，但是我們讀着他的歷史，並沒有有一個發生反感。聰明的人們，將這些看作非常的自然，除出偏狹的道學家之外，誰也不加責備。然則，我們還有嘲罵婦人中的「大人物」的理由嗎？假使一切女性，都是喬治桑一般的大人物，再假定一切婦人的孩子，都由情夫所出，而做母性的却能够賢明地合理地以母性的純愛，養育子女，如弗露利尼（Lucretia Floriani）一樣，那時候的世界怎樣呢？我們敢斷定，即使如此，世界依然和從來一樣的存在，一樣的發達，或者反而非常順利地進行，這是毫無懷疑的可能的事實。」（註一）

但是，不僅「大人物」不是「大人物」的人們，難道不可以要求這種權利的嗎？從古來已經如此現在還是如此的許多人類當中，特別選出兩個——歌德和喬治桑，既承認他們依着感情吩咐而做的一切爲正當，又將關於他們戀愛的書籍，無數的發行，使一般崇拜者以敬畏的感激耽讀着，然則，我們又怎能將崇拜歌德與喬治桑者而嘲罵他人呢？

我以為——和全卷書中所主張的一樣——在資產階級社會之下，主張自由戀愛，是不可能的。祇有社會全體人類的生活狀態，和現在極少數的幸福者同樣時，戀愛自由的可能性，纔能萬人公有。喬治桑在她的加克 (Jacques) 中，描寫着丈夫對於私通的妻子所下的判斷：「人類是不能支配戀愛的。戀與不戀，不能歸咎於人。祇有虛僞，使婦人污辱。姦通的成立，不在她委身於情人的時候，而在後來和本夫同睡之時。」因爲這種思想的結果，加克感覺到將妻子讓給他的情敵薄勒 (Borel) 是一種義務，所以他推測着：「薄勒假使處於我的地位，這一定會一方面打他妻子而一方擁抱被毆打和接吻所污

辱了的妻子而不以為恥的吧！因為將妻子當作法律上所承認的財產，所以有些男子仿效東洋風俗，毫不躊躇的殺害他的不貞妻子；也有和情敵決鬥，將他殺死或打敗之後，對自己所認為愛他的婦人要求接吻和愛撫。這種時候，婦人除出逃避和受辱之外，別無他法。夫婦之間，這種事情是很容易有的。我以為豬的戀愛，也不致於這樣卑劣無恥。」勃蘭台斯（Brandes）對於這句話說：「現在有教育的人所認為當然的這種真理，在五十年之前，便是大惡不道的詭辯。」（註三）但是，有教育有財產的人們，到現在還是不肯公然承認喬治桑的主義。和他們在道德上宗教上同樣，在結婚上，他們也是偽善者。

現在，有絕對不能和歌德或喬治桑相比的幾千人，他們做着和歌德相同的事，而絕對不會受過社會的糾彈。祇要本人有一點相當的身分，不論什麼事，都可以做得。不過，因為歌德和喬治桑的所為，是違反了社會所規定的道德，和背叛了現存社會組織的性質，所以從資本主義道德看來，是不道德的。強制結婚，是資本主義社會的結婚典範，這是兩性間唯一的「道德的」結合，其他一切性的結合，都非歸入「不道德」不可。資本主義

的結婚，和早已證明的一樣，是資本主義的各種關係的結果。因為結婚和私有財產及相續權有密切的關係，所以結婚的目的是獲得法律上的「嫡子」。又因為社會壓迫的結果，即使毫無遺產留給子孫的人們，也被強制着。（註三）這是已經成了一種社會的法則，凡違反法則者，均由國家處罰。就是，因姦通而離婚的男女，非入獄不可。

但是，在社會主義的社會之下，除出家具或隨身物品或者可以被認為遺產之外，別無遺產的存在。因此，相續問題，可以不等社會主義來廢止，而便能自然地消滅。沒有私財是不能有相續的。於此，婦人纔能得到自由；假使她們有了孩子，那時候的孩子，不是妨害她的自由的贅物。而是增進她的愉快的伴侶。當她有幫助的必要時，保姆，教師，女友，或年輕的姑娘們，都是她的助手。

將來的男子，或者也會贊同阿爾特（Alexander von Humboldt）的說話——「我不是為着做家庭的父親而生活的，我將結婚當作罪惡，將生產子女當作犯罪。」這是甚麼話呢？自然賦與的天性的力量，一定能够保持平衡的。我們對於阿爾特的結婚

反對論及叔本華、梅郎達 (Mainländer)、哈得曼 (V. Hartmann) 等豫料在「理想國家」中人類自滅的哲學厭世主義，並不驚奇。拉察爾關於這個問題的意見，完全和我們一樣，他說：「人類早已不能將自己當作不能用自然法則來範疇的例外了。人類非從自己思想行爲的裏面尋求合法則性努力聽從自然法則來營自己的生活不可。他們結果不依照幾世紀之前所制定的法律，而聽從立腳在對自然有理解的原則，和他們的同類去處理他們的社會生活——就是他們的家庭和國家。那時候，現在從種種根源發生的政治法律道德，將祇受唯一的自然法則所決定，人類數千年來夢想不到的「人類的」生活」纔能完全的實現。」(註四)

這種時代，已經近在我們的目前。幾千年之間，人類經過了一切發達的階級，現在又要復歸到最初的出發點，就是共產制度和完全的自由和友愛的狀態。所不同的，祇有從前的自由和友愛，祇限於氏族的構成分子間，今後將普遍於人類全體。這一點，是偉大的進步。資本主義社會所不能求得的萬人自由平等友愛的確立，將由社會主義而實現。

本主義社會雖在理論上有了些進步，但在實行上却和其他一切資本主義所做的事實一樣，完全與理論相反。社會主義，是實施言行一致的。

社會取回了自己所創造而曾爲自己所有的一切，一切人類都可順應着建設在最高級文明之上的新生活狀態而生活。換句話說，在原始狀態之下，爲個人或某種階級所有的特權，將要拿來交給人類全體。於是婦人也復歸於原始社會所維持的能動的地位。但是，那時候，她們已經不是主人，而是和男子對等的人間。

巴霍芬在她的母權制度 (Das Mutterrecht) 上說：「國家發達的最後，和人類生活的最初相像。原始的平等，從新復活。人類社會以母權的物質生活開始，也以母權的物質生活告終。」莫剛說：「從文明開始以來，富力增加得非常浩大，牠的形式愈多，用途愈廣，牠的管理方法，成爲很巧妙地守護所有者的利益，而人民所不能打勝的力量。人心在牠自己的創作之前，全無能力。但是，到後來，人類的叡智，總能夠發達到能夠支配財富及決定財產和國家的關係，與個人所有者的權限。社會的利害，應該絕對地超越個人的利害，

兩者的關係，非正當而圓滿不可。假使將來也和過去同樣地由進步的法則支配，則致富當不是人生究極的目的。文明勃興以來的過去時代，不過是人類過去生活的一片，也就是未來生活的一片而已。我們將以致富為唯一目的的歷史過程的終段，當作社會的崩壞而惶駭，其實呢，這種發展的裏面，是種着自己破滅的種子的。政治上的民主主義，社會上的同胞主義，法律的平等原則，普遍的教育等等，都是不斷地指示我們的經驗理性及知識，去開創更高級的未來社會。這不過是將古時氏族制度的自由平等與博愛，在更高尚的形態之下復活而已。」（註五）

如此，從完全不同的出發點行進的人們，因為科學研究的結果，到達了同一的結論。婦人的完全解放和男女同權的確立，是世界上一切權力所不能妨礙他的實現的一種文明發達的最終目的。而這種目的，祇有在人類支配人類——即資本家支配工人——的社會消滅的時候，纔能實現。到了這種時候，人類數千年來夢想和憧憬着的「黃金時代」方纔真的達到。階級支配，永遠地絕滅，男子對於女子的支配，也會自然的歸於消滅。

(註1) Frauenrecht und Frauenpflicht, Eine Antwort auf Fanny Lewalds Briefe: Für und wider die Frauen. 2. Auflage. Bonn 1871.

(註11) Geonge Brandes, Literatur des neunzehnten Jahrhunderts. 5. Band, Leipzig 1885,

Veit & Co.

(註三)塞甫萊博士在他的著作社會形體的構造與生命中說，「使離婚容易的婚姻的弛緩，決不是好現象。這是違背了人類的結婚的道德的使命，不利於人口的保持和子女的教育的。」我們不但認這種見解為不正當，並且認為「不道德」。然而塞甫萊博士也承認在比現代更高級的社會，要實施或維持着像這樣違反道德觀念的諸制度，是不可能的。

(註四) Hecksels "Natürliche Schöpfungsgeschichte"

(註五) Morgan, a. a. O., S. 474 bis 475.

第二十九章 國際關係

萬人平等的人的生活，決不是祇將某一種特權的國民的生活法。離開了其他的國民而獨立，這種狀態是決不能夠確立和維持的。我們的一切發達，是國民的及國際的各種力量與各種關係共同合作的結果。民族的理想，雖則還支配着人心，並用為政治及社會的支配的手段——這祇有在國境內是可能的——但是，我們却已經呼吸到了國際主義的空氣了。

關於關稅，通商及航海的條約，萬國郵政聯盟，萬國博覽會，國際公法會議，國際度量衡會議，國際科學大會及團體，尤其是為時代先驅的一八九〇年由德國召集的工人保護法的第一回國際大會，凡此一切，雖則是國民割據，但是也可以證明了文明國間的關

際，漸帶了國際的性質。我們研究國民經濟，同時也研究國際經濟，因為國民的福利存於後者，所以後者重於前者。多數的國內生產品，非和必要的外國生產品交換不可。和一種產業衰落，他種也受影響同樣，一國全體的國民的生產衰落由他國的恐慌而受重大的打擊。國家和國家的關係，是由一切關係中最有力的物質利害支配着，故雖有戰爭及國民的敵愾心等一時的障礙，國家間的關係，反見親密。新交通線的建設運輸法的改善，使商品價格減低的生產過程發明及改良，這些都能使國際關係鞏固。遠隔國家的親交，及國民間相互的提携，成爲結合的連鎖；移住及殖民，是有力的槓桿。各國民間互相熟知，努力要超過他國。物質的交換之外，再用文字翻譯，來交換智的生產。幾百萬的人們，都感着有學外國語的必要。

因了這種國際關係的密接，各國的社會狀態，也漸漸接近。在最進步最可作爲標準的文明國間相似的程度愈大，所以祇要知道一國的經濟構造，實際上其他一切國家的經濟狀態，也可以知道。這正和在自然界屬於同種的動物的骨骼組織相同，所以得着一

部分的骨駱，科學者使可以將這種動物的全形，用理論來構成一樣。

而且，因為存在同一社會狀態之下，我們可以決定從此而起的結果也是同一。巨大的富力積蓄，為其反對的工銀奴隸制度，生產組織的壓迫民衆，少數有產者支配民衆，及其他一切有害的結果，也同樣存在於各國。我們現在已經可以看到德國的階級反目，階級爭鬪，震動了歐美澳諸洲。在歐洲，從俄羅斯到葡萄牙，從巴爾幹到意大利，英格
蘭，愛爾蘭同樣包圍着不安不滿的空氣，呈出一種密雲欲雨的狀態。不論在什麼地方，都可以發見和我們同樣的社會搖動，及一般的不滿與崩壞的症狀。這種運動的外面，雖則因國民知識的程度，及國民的氣質而不同，但是內面的性質，却是完及一樣。深刻的社會軋轢，是一切原因的本質。這種軋轢，每年加劇，動搖及不安，愈加普遍，祇要僅少的刺激，就可以使之破裂，而電光火石一般的蔓延於文明各國的社會。這就是新的世界和舊的世界的衝突，一切民衆都是渦中人物，因為這是最後一次的社會鬪爭，所以鬪爭將由空前絕後的智力所操縱。立在二十世紀的初頭，我們可以看到這種新思想能够得勝的鬪爭，

已經接近了最後的階段。

新社會將在國際的基礎上建築。各國國民互相親和，携着手去努力求這種新狀態的普及。（註一）一國和他國接近時，不是爲着將對方當作敵人而加以壓迫，也不是爲着用外國宗教來代替本來的宗教，一切國民，都應當爲着普遍文化而互相接近。和新舊社會的秩序不同一樣，新社會的殖民及文化事業，在性質上手段上，根本和現在的不同。不用火藥子彈，不用「火水」（酒精——*firewater*）聖經！那時候的開拓者，在野蠻人及半開化人的眼中，已經不是仇敵而是恩人，文明的使命，纔能達到目的。

假使世界諸文明國民聯合起來，構成一大同盟，則戰爭的喇叭的聲響可以永久消滅，永遠的平和，可以由軍人們驅民衆的夢想而成爲實現。祇要各國民衆覺悟他們的真的利益，這種時代立刻可以實現。這種利益，不用軋轢，不用戰爭，而用平和的協定和共同的文明的組織去造成。不僅如此，支配階級及其政府，因爲軍備和戰爭的費用太大，結果除出承認廢止軍備之外，別無他法。這時候，最後的武器，也和從前的武器同樣的蒐集起

來。陳列在博物館裏，使後代人民知道人類在征服心裏的野獸以前，幾十年之前，和山野裏的野獸一樣的互相搏噬。

支配階級用人爲的手段來鼓動國民性和民族的差別，在必要時，用對外的戰爭來牽制國內的危險傾向。關於這種由國民性及民族的差別而起的戰爭，故莫爾德凱元師（Gen. Fieldmarshal Moltke）的名言可以引用。在他記述一八七〇至一八七一年中英法戰爭的遺稿第一卷緒言中說：「因爲各國的生活不同，所以總有一種非武力不能解決的不同之點。但是，爲人類的福利，我們不得不希望因了戰爭的慘害更爲可怕，使戰爭得以減少。」

這種國民的隔離，就是國民相互間的排外敵愾心，雖則有人在努力鼓吹維持，但實際上却漸漸的趨於消滅。所以未來的國民，可以很容易地成就從前許多先哲已經計畫而不能成就的事業。孔特爾賽（Condorcet）早已有採用世界語的計畫。美國前大總統格蘭德（Ulysses S. Grant）在某處演說中說：「商業，教育，及由蒸汽電氣之力而進步

的思想及物品的交換，使世間一切有了劇烈的變化。我相信上帝已經在準備着，使我們的世界變成一國，人類達到用同樣的語言，及不用海陸軍備的完全境域。」這並不是足以奇怪的事。本來，無智及宗教上的偽善，是沒有他國能夠及得上美國的。國家的權力，不用組織來指導民衆時，這種事業，當然的由宗教來代做，所以國家權力愈弱的地方，資本階級的態度愈像虔心信教。不僅美國，英比瑞士都是如此。切萊一般殺戮僧侶貴族的革命的羅倍司比（Robespierre），也是非常宗教的。當國民議會放逐了「神」之後，他立刻又將「神」復位。雙方都是下等的做法。在大革命之前，因為浮薄驕縱的貴族們以無神論自誇。所以羅倍司比誤會了以爲無神論是貴族的，在國民議會中關於「神」的演說中，他排斥無神論說：「無神論是貴族的。弔民伐罪的神的觀念，是從民衆心裏起來的。假使沒有神，我們非創造出神來不可。」

時世不斷的進展，人類常常志望於新的事業，這種志望的完成，使人類進步到不知道宗教或國民的憎惡及戰爭的階段。

(註一)「在現代社會，國家的利害與人類的利害相違反。在更高級的文化階段時，雙方的利害，幾能一致。」

▼ Tönnies: Der isolierte Staat.

第三十章 人口問題

一 人口過剩的恐怖

「我們是在被『人口過剩』威脅着。有些人，以為這個問題，已經非常切迫，所以將牠看作最爲緊急的問題。當國民的營養及人口的分佈漸漸成爲國際問題的今日，我們對於這個問題，非從國際的見地觀察不可。關於人口增加的法則，馬爾塞斯（Malthus）以來，已經有了許多議論。馬爾塞斯的名著人口的原理曾被馬克思評爲「Sir James Stuart，Townsend，Franklin，Wallace等思想的小學生般的淺薄剽竊；雖則有僧侶口吻的議論，實際上毫無獨創思想的著作」他說人口以幾何級數比例（即一，二，四，八，十六，三

十二……) 增加, 而食糧以等差級數比例 (即一, 二, 三, 四, 五……) 增加, 所以, 人口總數和食糧供給將要不能保持平衡, 將來非全體餓死不可。因此, 各人都應該限制產兒云云。馬爾塞斯主張「自然的食桌」已經沒有供給子孫的餘地, 所以沒有力量扶養家族的人們, 萬萬不可結婚。

人口過剩的恐怖, 古代已經有過, 和本書第一編所述一樣, 希臘人 羅馬人 之間, 及後來中世紀末葉, 都已經有過這種現象。柏拉圖, 亞里斯多德, 羅馬人, 中世紀的小市民, 一切都曾受過這種恐怖的支配。服爾德 (Voltaire) 也曾被這種恐怖所襲, 在十八世紀之初做過關於這個問題的論文。其他的著作家, 都仿效他, 直至馬爾塞斯纔最痛切地將這種恐怖表現出來。

在既存社會狀態陷於崩潰的時代, 往往有人口過剩的恐怖。在這種時代的一般不滿, 往往想不到食糧的生產及分配方法, 而祇想到人口過多和食糧不足。

人類擷取人類的制度, 是建築在階級支配之上的。建設階級支配的最初原則的手

段，是占有土地。最初是共有的財產漸漸變為私有，大衆成爲無產，於是要想分得食料，非向有產者效力不可。在這種狀態之下，負擔因家族（即新的競爭者）增加而加重。在此，纔有人口過剩的「鬼魂」出現。因爲土地獨占，所以生產力減退，（不能充分地耕作，將耕地改爲牧場或供地主娛樂的獵場之類），於是人口過剩的恐怖，也愈加蔓延。羅馬及意大利最爲食糧缺乏所苦的，是土地爲三千大地主所獨占的地位。這時候，發生了大地主滅羅馬的恐怖的呼聲。意大利的土地，被所有者的貴族們，改爲無數的公園及獵場，這時候，因爲從亞細亞及非洲輸入的穀類，反而比用奴隸耕種便宜，所以有些田地，都讓牠荒廢。在這種情況之下，穀類的高利率借貸流行，富裕的貴族們也去參加。這實在使土地耕作閒廢的主因。貴族們因在國內耕種，不如放高利容易賺錢。

因爲當時狀態如此，所以羅馬市民及貧窮貴族，都避忌結婚及生產。支配階級想用獎勵法來防止人口減少，結果完全無效。

中世紀之末，因爲幾百年來貴族及僧侶們掠奪了農民的財產，霸占了共有地，所以

也起了同種的現象。當時的農民，因為不堪壓迫而起來反抗，但是不久即被征服。貴族的掠奪田產，依舊大規模的進行，歸依新教的王侯們，也同樣地掠奪寺院財產。當時乞丐盜賊流氓，無限的增加，而尤以宗教改革之後，增加得更為利害。土地財產被掠奪之的人們，潮水般擁進都會，而都會的狀態，也和前數章所述同樣非常的惡化。於是，「人口過剩」在各處流行。

馬爾塞斯的出現，正在因為哈格利符 (Hargreaves) 亞克拉脫 (Arkwright) 及瓦德 (Watt) 的新發明而英國產業有了劇烈變化的時候。這種變化，對於木棉及亞麻工業的影響最大，因此，數十萬從事家庭工業的工人，變成失業。土地財產的集中及大工業的發達，那時在英國流行得利害。一方的富力驟然增加，他方多數的羣衆陷於窮困。在這種時代，將現在社會看作世界無二的支配階級，對於富力增加產業發達及大眾窮困的矛盾，當然非有一種卸除自身責任的說明不可。於是，不非難工人因生產過程變化及土地為大地主所積聚而過剩，却非難工人繁殖太快，真是最好的辯解！在這種環境之下出

版的馬爾塞斯的「小學生般的淺薄剽竊」像「僧侶口吻」的人口原理，表現出支配階級心裏要說的和希望，而且主張認這種思想和希望的正當。馬爾塞斯學說一方博得非常的成功，他方受了劇烈的反對，原因在此一點。在英國資本階級看來，馬爾塞斯所說，真是適合時宜，所以他的著作雖則「毫無獨創的思想」，他却成爲有名的人物，他的名字，簡直可以作爲人口論的代表（註一）

（註一）達爾文及其他學者，也採用了馬爾塞斯說，這一點可以證明沒有經濟學知識容易使科學家陷於偏見。

二 過剩人口的生產

使馬爾塞斯發出警告的呼聲及侮辱評勞働階級的過剩的狀態，此後每年擴大。不僅馬爾塞斯的故鄉大英帝國，凡是用資本主義生產方法的一切國家，都現出了這種

現象。這種組織的成立，是由於一切生產機關——機械或土地——和勞働者分離而歸資本家掌握一點。組織成立之後，不斷地創造新的產業，使之發展集中，同時不斷地將無用的工人拋出路上而使他們「過剩」。在農業方面，這種組織和在古代羅馬一樣的促成土地集中。愛爾蘭，是在歐洲受英國的掠奪組織最甚的國家。在一八七四年，有牧場及草地一二、三七一、二四四愛卡，而耕地却祇有三、三七六、五〇八愛卡。人口每年減少，於是耕地再逐漸地變為牧場草地及領主的獵場。（註一）（一九〇八年，牧場草地增至一四、八〇五、〇四六，耕地減少至二、二三八、九〇六愛卡。）加之，愛爾蘭耕地的 대부분，是租給沒有改良耕作方法能力的小佃戶的，所以愛爾蘭是由農業退化到遊牧國的代表者。十九世紀之初，愛爾蘭人口有八、〇〇〇、〇〇〇之多，現在減少到四、三〇〇、〇〇〇，而其中還有二三萬人是「過剩」的。愛爾蘭爲什麼要反抗英國，觀此就可以明白。蘇格蘭的土地所有及耕作狀況，也和愛爾蘭相差不遠。（註二）最近二三十年以來漸漸發達起來的匈牙利，也有同種現象。雖則匈牙利是歐洲僅有的沃土，但國民却窮乏困苦，爲高利率

負債所苦。絕望之餘，國民都大規模的出國移住，土地為資本的貴族所有，他們又將掠奪制度在森林及農場應用，所以匈牙利的農產物輸出國的資格，不久就歸消滅。意大利的狀況，也是相仿。在意國和德國一樣，國民的政治統一，於資本主義發達非常有利，但是一方 Tuscany 的 Piedmont，Lombardy 及 Romagna，Sicily 的勤勞農民，不斷地為窮乏及破產所苦。二三十年之前還是佃戶們好好的耕種着的農場，現在已經變為池沼荒地。羅馬城門的附近，稱為 Campagna 的地方，是古代羅馬最繁華的地段，現在呢幾千海克的土地依然荒廢着。各處的沼澤地方，發生有毒的氣體。假使能夠將這些池沼的蓄水排出，施以適當的灌溉設備。羅馬市民可以得到豐富的營養和享樂的源泉。但是意大利的當局，却抱着做強國的野心。他們熱心於暴政及軍備，對於這開墾荒地的文化事業，却無暇顧及。意大利南部的西西利，事態也和 Campagne 相同。從前稱為羅馬的倉庫的西西利，現在不斷地變為貧乏。在歐洲，除意大利之外，是沒有第二個國民比她更貧窮更被榨取更受壓迫的。歐洲最美麗的國家的子弟，溢出於美洲及歐洲的一半，

他們都爲僅少的報酬，在從事最苦的勞働。因爲恐怕在外國餓死，所以他們成羣的永久移殖。那可怕的熱病，蔓延了意國全體。一八八二年政府調查的結果，全國六十九州之中，三十二州已經流行得利害，其他三十二州也已經有了傳染，祇有餘外的五州不曾侵入。以前祇在鄉村的這種熱病，現在已經侵入都市。都市人口因爲農村無產者而驟然增加。密集的貧民，是這種病菌傳佈的中心。

(註一)弗拉申辣脫哀爾爾詩中說：

地主用了他的百姓

飼那些藥鹿和牡牛。

乾涸的他的沼地；

就是你曉得的愛爾爾的原區！

五穀繁實的沃土

地主把他棄置了。

他淡淡地

「你那土地上游着繭繭和鳧雁，

真是蒙神的阻咒呵——

四百萬愛卡的沼澤與荒野！

(註二)「蘇格蘭有二百萬愛卡沃地，完全荒廢。格棱梯特的野草，是派司伯爵領地最富營養的收穫物。奧爾達的草原，是廣大的巴台諾克州最良的牧草地；勃拉克蒙原野的一部，是適於飼羊的牧場；為遊獵的目的而荒廢的土地，還比派司伯爵領地全體更廣。這上面的損害，從那占蘇格蘭全境遊獵地卅分之一的奧爾達獵地，可飼羊萬五千頭，就能看出……此等遊獵地都不生產的，與沈在海底一樣。」(引Der Londoner "Economist" 2, Juli 1866, Karl Marx, Das Kapital, 1, Band, 2. Auflage.)

三 貧窮與繁殖力

我們不論從那方面去觀察資本主義的生產組織，總可以得到一個同樣的結論，就是民衆的貧困和悲慘，不是因為食糧不足，而是一部分人所得太多，其他大部分人所得

太少的分配方法錯誤的結果。馬爾塞斯的主張，祇有從資本主義方面看來，是有意義的。資本家的生產方法，常常獎勵生產子女，因為在工場裏正在需要這種廉價的「人手」。無產者之間，因為兒童能夠各自做工賺錢，所以將生兒子作為打算之一。從事家庭工業的無產者，以為兒童愈多，愈可以和人競勝，所以將生兒子當作添人工的手段。這種真是可驚的制度！因為這緣故，勞働者生計愈窮，對於資本家的隸屬關係，也愈加不利。工人們的工資，因為人數增加，自然的漸漸低減。

但是，資本家的生產組織，不僅商品和工人的過剩生產，對於有識階級，也有過剩生產的傾向。有識分子，也因為供過於求，所以就職愈不容易。在資本主義世界，祇有一樣是決計不會過剩的，是什麼呢？就是資本的所有者——資本家！

對於資本階級利害極忠實的資本主義經濟學者的信仰馬爾塞斯，這是極當然的事情。但是，他們的資本主義的偏見，最好請他們不要加到社會的主義身上來。約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說：「人們應該期待共產主義是激烈地反對這種利己的無節制

的狀態。將人們的快樂境遇惡化及增加勞働者的人口增加，對於社會全體，有直接的不利。對於這種事態我們已經不能歸罪於僱主的掠奪和財富分配的不均，在這種狀態之下，要禁止人口增加及其他類似的無節制，一方面固然要用輿論去感化，在不能感化的時候，非有適當的刑罰不可。人口過剩的危險，非不因共產學說而促進，反可因這種學說而大大的防遏。」華格納教授在他的經濟學教科書第三七六頁上說：「社會主義的社會，結婚絕對自由及子孫繁殖自由，是一定辦不到的。」以上兩位著者，對於這個問題，都從「人口過剩是一切社會組織的共同現象」的意見出發，而兩人都承認社會主義制度的人口及食物的平衡能夠比其他社會形式更為安定。後半雖則不錯，前半却是完全不對。

實際，社會主義者之中，起初也有感染了馬爾塞斯的思想，認為「人口過剩已經是急迫的危險」的。但是，現在這種社會主義的馬爾塞斯派，已經沒有。對於資本主義社會性質的徹底理解，使他們的意見，發生變化。

我們的馬爾塞斯主義者——及資本階級指導者們鸚鵡般的對於他們恐佈的合唱——都猜想以為主張自由戀愛及保障一切人類生活的社會主義社會，會變成一個「兔子的小屋」，人人陷於淫慾，所以一定有生產過多的傾向。但是事實却完全反對。僅看現在狀態，子女多的，不是富人，而是無產階級中的最貧窮的部分。我們——雖則也有例外——實際上可以說最窮的無產者，生產最為旺盛。維爾霍氏（Vichow）在十九世紀中葉說：「和最墮落最無知的英國工人除出酒色兩樣之外別無快樂同樣，上部西來西亞住民的慾望和努力，近來也集中在這兩樣上面了。飲酒和性交，是他們生活的第一要素，所以人口無限的增加，而兒童的精神肉體都顯著地退化。」這句話就是上述意見的證明。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也有同樣的意見，他說：「不僅生產與死亡的數字，即家族的絕對的大也和工銀的高低——即工人獲得的生活資料——成反比例。這種資本主義的社會法則，即使在野蠻人或文明國的殖民間，也要認為無意義吧！」馬克思又引用拉

因 (Taino) 的話說：「假使全世界的人類，都能夠有快樂的生活，人口立刻便會變成稀薄。」拉因的意見完全和馬爾塞斯的相反。拉因主張生活程度提高，產兒數非特不致增加而必反見減少。斯賓塞 (Herbert Spencer) 的意見，也是相同，他說：「不論何時何地，種族的完成和蕃殖能力，是反比例的。所以人類如再有進步，蕃殖一定會減少。」於此，我們可以知道，其別種問題意見完全不同的人們在這一點，却一致的。我們對於他們的思想，完全同意。

四 人類不足與食糧豐富

人口問題的一切，將來我們可以用人口過剩不足恐怖的一句話來對付。因為將來食糧每年增加，所以在那時候，大可不必擔憂人口過剩與否，而應該注意這些豐富的食糧如何處置。生產食糧的人們，對於消費者的急激增加，當然是歡迎的，但是馬爾塞斯派還是頑強地反對，爲着免得他們說我們不能回答，所以對於這一層，非應付他們幾句不

可，他們對於最近將來的人口過剩危險，以為起源於「土地生產力的遞減。」他們的論法是耕地已經「倦於生產」，不能希望收穫增加，今後可以當作新耕地的地面，又已不多，所以繼續的人口增加，非引起食糧缺乏不可。我們僅就農業科學立論，新食糧獲得問題，人類已經有了可驚的進步，關於這一點，在前就農業的一章，已經有了詳細的說明，現在為詳盡起見，不妨再說明一下。一位非常有為的地主及有名的經濟學家——這兩點已經遠勝過馬爾塞斯了——在農業化學開創未久的一八五〇年光景，已經說：「原料品——尤其是食糧原料品的生產力，在將來一定不致於劣於工業生產力及輸送力的……現在農業化學開創未久，對於農業已經給予希望，雖然或者會有些錯誤的指示，但是，現在祇要勞働力能夠充分供給，和能夠供給要求的布量一樣，農業化學一定能夠供給社會所必需的食料。」（註二）

農業化學的開創者拉畢氏（Johann v. Leblig）說：「祇要人類的勞働力和肥料充足，土地是無盡藏的，一定可以不斷地供給豐富的收穫。」

在農業非常幼稚的時代，纔能認爲正當的馬爾塞斯的「土地生產力遞減法則」，現在早已破科學和經驗所打破。農場的收穫，是和所費的人力（包含科學及技術）及所施的肥料成正比例的。在法國的小農民，過去九十年之間，人口祇增加了二倍，而土地收穫却增加了四倍，他們的成效，尙且如此，社會主義時代的成績，當然更有可觀。不僅如此，馬爾塞斯主義者，更將全地球的土地面積考慮一下不可。地球上人類占據的地面，的確不少，但是其中除出極少數的地面之外，餘下的都是不會耕作與毫不利用的土地。不僅英國、法、德、奧及其他歐洲各國，也有生產比現在更多的糧食之可能。即在祇有八七九、九七〇海克它耕地的威登堡（Wurtemberg），祇要利用汽動耕地機，平均收穫，可以從六一、四〇〇、〇〇〇磅增至九〇、〇〇〇、〇〇〇磅。用德國人口的現在來做標準，歐洲俄羅斯的生產，現在祇能養活一億人口，其實却有養活四七五、〇〇〇、〇〇〇人的可能。現在歐俄的人口，是一平方秆一九·四人，查克生是一平方秆三〇〇人。在俄國，因爲氣候的關係，有廣大的土地不能使之肥沃，這是不錯的，不過，在其他方面，俄國南部地方的

土地氣候，遠勝過德國，也是實在的事實。人類密集的地方，氣候必起變化。我們對於這種現象，毫不注意。加之，照現在狀態，因為大規模的實驗不能辦到，所以沒有試驗的機會。同時，人口稀薄的國家，例如瑞典、挪威，因為有廣大的森林、礦山，及多數的河流海岸，所以也能夠對他國供給豐富的食物。但是在現在狀態之下，因為這種國家沒有發掘富源的手段，所以人口稀薄的國民，還要向外國移植。

對於北歐所說的，在南歐，即葡萄牙、西班牙、希臘、達紐沿岸諸國（Danubian States）匈牙利、土爾其等，更可以適用。愉快的氣候，美國的優良地方也及不上的一般的肥沃的土地，將來對於無數的人口，可以供給豐富的食物。這種國家的腐敗了的政治及社會，使幾百萬人民離開鄉土，不移住到近便的地方，而離開歐洲，橫斷大洋。一旦合理的社會制度及政治制度成立，要使這些廣大而肥沃的地方的文明提高，更非有幾百萬的人口不可。

要使歐洲的文明達到更高的階段，在相當時代之間，非特人口毫不過剩，或者反可

以說人口不夠，照這種事態觀察起來，對於人口過剩的恐慌，真是杞人憂天。同時，我們對於科學及勞働的利用，實際上是沒有止境的，增加食物資源的發明發見，每天都有，這是不可忘記的事。

離開歐洲，將目光移到其他部分，我們更能顯明地發見人口的缺乏和食物的豐富。地球上最豐富最肥沃的土地，因為祇有幾千人口去利用耕種，所以全然——或者差不多全然不曾利用。在那些地方，我們即使要征服最潤澤的地方的一小部分，也非有幾百萬的移民不可。這些國家，連中央及南部亞美利加在內，有幾千萬方哩的土地。譬如亞爾然丁共和國，在一八九二年，九六〇〇〇〇〇〇〇海克它的沃土之中，祇有五〇〇〇〇〇〇〇海克它已經耕種。在南美地方，適宜於小麥栽培而全不利用的土地，至少也有二萬萬海克它之多，一方，美國澳洲，匈牙利，英帝國，及德國法國一起共算起來，耕種穀類的土地，不過一〇五〇〇〇〇〇〇〇海克它而已。在四十年之前，加來（Carthage）已經主張說祇要長三百六十哩的奧里諾考（Orinoco）海峽一處，也能夠生產足以供給全人類的食料。

我們將這句話打個對折，也儘夠豐富了。總而言之，祇要南北美洲兩處的生產品，也儘夠供給現存全人口幾倍的食料。在這種地方，米的收穫，可得種子的八十乃至百倍，玉蜀黍二百五十乃至三百倍，小麥十二乃至二十倍之多。這種食糧，應該在可能範圍以內減少滋養價值而調理，關於營養問題，在化學上有無窮的希望。

中部及南部亞美利加，尤其是巴西（Brazil），都是使旅行者驚嘆不置的潤澤而豐腴的地方。這些地方的礦產，是無限的寶藏。巴西的面積八、五二四、〇〇〇方哩，和全歐洲的面積相匹敵，（九、八八七、〇一〇方哩）而巴西人口和全歐洲人口，却是二二、〇〇〇、〇〇〇和四、三〇〇、〇〇〇之比。南美各國的住民，因為性質太懶，人數太少，文明程度，又不足以征服偉大的自然，所以他們的存在，幾乎不為世人所注意。最近二三十年以來，我們纔漸漸地有了些關於非洲的知識。即使廣大的中央亞非利加不適於歐洲的農業，其他遼闊的部分，祇要有合理的移民原則，却充分的可以利用。在亞洲，也有廣大的沃土，可以供給人類以豐富的糧食。此外，現在的不毛荒野，假使有充分的人力和水的供給，

因爲氣候的關係，一定能夠生產無窮的食料。（註一）亞洲北部，墨西哥，及秘魯等處，都是如此。祇要有幾百萬文明人移住過去，無盡藏的營養寶庫，一定能夠開發。亞非兩洲的叢樹，繁殖得非常茂盛，這種樹木的生長，不需要多大的地面，一「莫爾根」的土地，差不多可以種到二百株之多。埃及地方，玉蜀黍的收穀，可得種子的三千倍，但是國民依舊很窮。這並不是人口過多，而是使土地逐漸荒廢的掠奪制度的緣故。

用現在的農業生產標準來測度，北美合衆國很可以供給現在的十五倍乃至二十倍，——即十二萬五千萬乃至十七萬萬人口的糧食。加拿大現在祇供給六百萬人，如同上的標準來計算，至少可以供給幾萬萬人的食料。此外，澳洲，太平洋，印度洋有無數的豐腴島嶼。所以，現在不是要「減少」而是要「增加」我們的人口！

造成世界各處悲慘和貧乏的原因，是社會制度（生產及分配的方法）而不是人口過剩。連年的豐收，僅能使米價低落，農民破產。多數生產者的生活，不因豐年而改良，反因糧食跌價而改惡。在現狀之下，因爲豐年要減低糧食價格，所以農民們將豐年當做災

害。這種是合理的社會狀態嗎？還有許多國家，因為不要外國豐饒的農產物輸入，所以對穀類征收重稅，用以提高國內穀價。食糧並不減少，和工業品同樣的過剩着。幾百萬的人類需要種種工業生產品，但是因為在現存社會制度之下，雖有過剩產品，却不能滿足他們的要求。同樣，農業生產品，也是如此。我們要再問，這種狀態還能算合理嗎？在豐收的時候，因為穀物的投機者知道市價將因供給減少而增高，所以故意的消毀糧食，使牠一部分不能作為食用。連這種事情都放置着不管，我們有恐怖人口過多的必要的嗎？俄國，南歐，及其他各國，因為沒有適當的交通機關及倉庫，所以每年有幾十萬噸糧食變為無用。在收穫的時候，沒有完全的設備及充分的勞力，也令數百萬噸的糧食無效地損失。許多的倉庫與交通機關，因為拿保險費比較的有利，有些人竟放火燒棄。將載糧食的船舶連水手一同鑿沈，也是同樣理由，因為這是可以使糧食的供給量減少的。（註二）每年的陸軍演習，糟蹋多數的食料繼續，數日間的演習，內部的預算，須要幾百萬馬克，何況一年中演習幾次。因為這種演習，一村全體，變成荒廢，廣大的土地，終至變成不能再事耕種。

在我們所計算的各種富源之中，偉大的海洋（面積和地面之比是十八對七）也非加入不可。水面比地面大二倍半，其中無窮的食料，還不會合理的利用。所以，未來的時代，決不是馬爾塞斯所描寫的陰慘的圖畫，而是全然不同的光景。

我們關於物理學化學生理學的知識，誰都不能斷定將來有停止進步的日子。未來的人類，爲着利用各處的土地及改良各地的氣候，將有如何大規模的計畫，這是誰都不能預言的。

在資本主義社會之下，我們也能夠看到了許多前世紀所認爲絕對不可能的事業的成就。廣闊的海峽開通，大洋和大洋可以聯接。崇山峻嶺所阻隔的兩國，也因爲幾十哩的隧道，而直接可以往來。被海洋隔離的國家之間，也開拓了新的航路，有些爲着避免繁雜及危險，甚至開通了海底隧道。有誰能夠斷言進步從此中止呢？我們不僅對於「土地生產力遞減的法則」加以否定，同時還要斷言要開拓耕地，非有加幾百萬的人口不可。假使各種文明事業，都要在同時進行，則我們不愁人口的過剩，而非愁人口的不足。

不可人類要實行他們應當做的事業非大大的蕃殖不可。土地還不會充分地耕作，地球表面的大約四分之三的土地，因為沒有人類去開發，所以還是保存着未耕地的狀態。現在資本制度的結果，使勞働階級和社會苦悶着的「相對的」人口過剩，在更高級的文明程度，是值得祝福的。人口增加，並不妨害進步。或者可以說和生產過剩，婚姻破滅，幼年勞働，中流階級衰亡同樣地作爲高級文明的先行條件，反而是督促進步的一種手段。

(註一)凱格推定亞多利亞的收穫量，在歉收時二、六四〇磅至三、〇〇〇磅。施肥料及灌溉的土地可至六、

四〇〇磅。International agricultural Competition. A Capitalistic Problem, by Prof. Dr.

Gustave Ruhland, Berlin, 1901.

(註二)在聖巴悉爾 (St. Basil 三七六年死) 的時代，已經有相仿的狀態，他曾對富人說：「薄薄的人們！你們在聖者審判的時候如何回答呢！你們用麩子遮蓋家裏的牆壁，而不肯將衣服佈施給裸體的人們；用高貴的毛布去裝飾你們的馬匹，而騎驢穿襤褸的兄弟！你們倉庫裏的穀子腐爛着給老鼠喫，却不肯分一

點給窮人」對於支配階級陳說道義，從來不曾有過成功的例子，在將來，也可以斷定毫無效果的。我們要改造社會，使一切人類不能用不平等的態度對待他的同胞。

五 社會狀態與生殖力

這個問題的其他一面，是人類是否無限的增加，和他們是否希望增加這兩點。爲着證明人類生殖力的偉大，馬爾塞斯主義者曾經舉出了某家族或某民族的變態的例子，但是這種例子對於什麼都不能證明。在世界上，儘有生活狀態良好，而全然不能生殖或生殖非常稀少的家族。有許富豪的血統，在幾代之內斷絕。美國是人口增加最爲適宜的國家，而且每年有幾十萬的壯丁移入，但是她的人口，也不過是每三十年增加一倍。人口每十二年或二十年增加一倍的主張，是什麼地方都找不出例證來的。

和上述維爾霍夫及馬克思的主張一樣，人口是在最貧窮的家族最急速的增加。這是和維爾霍夫所說一樣。除出飲酒之外，性交是他們唯一的快樂的緣故。當格蘭各利第七世

(Gregory VII) 強制僧侶獨身時，馬因志 (Mainz) 僧正管區下的下級僧侶，發生了僧侶沒有一切種類的快樂，所以女人是他們唯一的慰安的呼聲。地方僧侶結婚之後，往往生產多數的子女，這是他們的業務沒有變化的結果。Silesian Eulengebirge, Lausitz, Erzgebirge, Fichtelgebirge 及 Thuringians 森林地方等德國最貧地方——即以馬鈴薯為主要食物的地方，人口最為稠密，這是不能爭辯的事實。尤其是有肺病的患者，性慾衝動最為強烈，所以這些人病到非常衰弱，常人以為萬不可能的時候，他們還能生產子女。

和上面引用過的斯賓塞及拉因的說話中表現着的一般，缺於質者補於量，這是自然的法則。發達程度最高，體力最強的動物，譬如獅象駱駝，及家畜騾馬牛之類，生殖力都很薄弱，而一切昆蟲魚類等下等動物，及兔鼠等小動物的生殖力，却非常強大。達爾文曾經舉出某種動物（例如象）因為被人捕獲馴養，而喪失了生殖能力的例子。凡此一切，都可以證明，生活狀態的變化，及其附帶的生活方法的變化，都是對於生殖力有決定的

力量。

在此，有一樁奇怪的事實，便是達爾文學說的追隨者，也在恐怖人口過剩，而近代的馬爾塞斯主義者，都用他們來作爲議論的根據。達爾文主義者用龍統的實驗方法，而不會考慮到人類是理解自然法則，意識地賢明地知道應用這種法則的最高度發達了的動物——這一點和普通動物不同——所以用達爾文學說來應用到人類的時候，便會碰着暗礁。

生存競爭說，就是主張現存的生活資料決計不夠供給新生命的發生的學說，祇有人類從意識地使用心思技術去利用土地水力的狀態，退化到家畜一般的在地上喫草，猴子一般的無限制性交的時候，纔能適用。順便，我們應該注意，性的衝動不限定於一定節季的動物，人類之外，祇有猴子一種。祇此一點，也是人類和猿類有密切關係的證據。但是，即使有密切關係，兩者依然不是同物。人類和猴子不同。我們既不能將猴子列在人類的水平線，也不能用人類的尺度來計量猴子。

從來因爲財產和生產狀態的關係，個人和個人之間，開始了生存競爭，致有許多人，得不到必要的生活資料，這是明白的事實。但是，這並不是生活資料不足，而是生活資料有餘而社會狀態不肯將這些資料分給他們。以爲從來已經如此，所以將來也必定如此，這是錯誤的觀念。是達爾文論者最大的錯誤。他們研究人類學生物學，而不研究社會學，偶不注意，便成爲資本階級理想家的弟子，所以他們走到了錯誤的結論。

人類的性的衝動，是永遠的。這是人類最強的衝動，在不損害健康的範圍之內，非給以滿足不可。好像旺盛的食慾和良好的消化是胃部健康的證據一樣，性的衝動，普通以健康而正規發達的人們，最爲強烈。但是滿足性慾和生殖子女，這是不同的問題。關於人類蕃殖，有許多學說，但是全體說來，我們對於這個重要問題，還是在暗中摸索的狀態。這是因爲幾世紀以來，愚劣的隱蔽主義流行，關於人類起源發達諸法則的考察，及人類生殖和進化的研究，都受了莫大的妨礙。關於這個問題，我們的思想祇有徐徐的變化，但是這種變化，是非常必要的。有些人主張高度的心靈發達，猛烈的智慧活動，及一切強烈的

神經活動。能夠抑制性慾及減退生產，但是否定這都學說的，也不乏人。富裕階級的家族，一般地子女較少，但這並不是祇由預防手段的結果。強烈的心的活動，可以抑制性慾，這是的事實，但是富人階級，却不能承認是有這種活動。他方，過度的肉體活動，也可以壓制性慾，但是不問種類，一切過度的活動，都是有害無益，是我們所不希望的事情。

有人主張生活樣式及營養狀況，在婦人一定的肉體條件之外，對於蕃殖及妊娠，有決定的影響。他們更主張在動物方面，食物對於蕃殖，也有有力的影響。真的，在這種地方，或者能夠發見決定的要素。食物的性質對於某種動物組織所及的影響，在蜜蜂上最明顯的表示出來。用特殊的食物飼養幼蟲，牠們便能自由地成爲女蜂王。所以蜜蜂在認識性的發達這一點，的確比人類進步。大概這是因爲在蜂的王國，幾千年來，不曾有過將性慾當作「猥褻」和「不道德」的說教的原故。

在沃土生長的植物，枝葉非常茂盛，而種子却結得不多，這也是周知的事實。在人類，食物的性質，和男性精液的構成及女性卵子的受胎力有關。所以食物和妊娠有關，是無

可懷疑的事實。此外，性質不知道的要素，當然也有。

在將來，一定可以發見一種關於人口問題的決定的要素，就是高尚而自由的婦女地位，普通從事於智的活動的婦人，將子女當作「神的賞賜」，而不願將她生涯中最可貴的部分爲妊娠哺乳及育兒所消費。到現在，大多數的婦人，還憎嫌子女的過多。在社會主義的社會，雖則社會對於妊婦及產婦有特別的保護，但婦人厭惡多產的感情，恐怕非特不能減少，而反有增加。所以在未來社會，人口的增加，或者反而要比現在社會更爲緩慢，我們是如此想。

我們的馬爾塞斯主義者，對於將來人口問題的煩悶的原因，是全然不會存在的。從古以來，祇有因人口減少而滅亡了的國家，而沒有因人口增加而亡國的例子。依照自然法則而生活的社會，人口可以不用有害的節制手段而統制。關於這個問題，可由馬克思來說明，他所主張的一切經濟發達的階段，各有特殊的人口法則的觀念，一定可以在社會主義社會之下，證明是唯一的真理。

在題名人工的產兒限制的書中，法台 (Hans Ferydy) 說：「社會主義者激烈地反對馬爾塞斯主義，這是一種欺詐。人口的急速增加，足以助長貧困，培養不滿。假使人口過剩可以制止，社會主義的傳播便會告終，社會主義國家和他的一切光榮，將會永遠的湮沒。」在此，我們知道了馬爾塞斯主義是對抗社會主義的一種新的武器！（註一）

華格納博士 (Dr. Adolf Wagner) 是憂慮人口過剩而主張對於勞働階級的結婚居住自由加以限制的一人。他悲傷勞働階級的結婚，總是早於中產階級。他和其他論者同樣，忘記了中產階級男子，要獲得身分相應的扶養家族的地位，非有相當年齡不可的事實。他們在這種期間，是從賣淫制度去取償的。假使勞働者的結婚，也加以限制而使之困難，則他們當然也會去走這些迂遠的道路的。萬一如此，那時候，請不要再唱「倫理和道德的頹廢」的高調吧！那時候的男女——因為女子也和男子同樣的有性慾衝動的——假使以違「法」的關係來滿足衝動，使鄉村和都市都充滿了私生兒，我們是沒有憤慨的資格的。華格納輩的見解，和資本階級的利害，及現代經濟發達的利害，都違反

的。用退嬰卑劣而近視的提案，是不能解救時代的弊害的。在二十世紀的初頭，已經沒有階級或國家能夠阻止社會自然的進化。關於這一類的計畫，都註定了失敗的運命。進化的潮流，可以打破一切的障礙。他的標語，不是退却而是「前進」。自己相信以為可以阻止這種進步，簡直是自欺欺人。

在眞眞自由的社會主義制度之下，人類一定能夠意識地指導自己的發達。從來一切時代的人類，關於生產分配及人口增加，是不知道根本的法則而盲目行動——就是無意識的行動。在新的社會，人類一定能夠知道了自己發達的原則，而取意識的秩序的行動。

社會主義是可以適用於人類活動的一切方面的科學。

(註一)社會主義討伐者法台關於社會主義的無智，看他所著書中四〇頁上所寫的就可知道。「社會主義者提出比新馬爾塞斯主義者更進一步的要求。他們要求一切勞動者像能够壓了食物的社會的供給而

產生多少小孩那樣來決定最低工資……社會主義實行最後的結論的時候，私有財產是廢止了，最愚鈍的人忽然發問道：「我的隣人給社會生了一打的新家族。我爲什麼還要放更長更苦的工作呢？」在寫出這種謬社會主義的愚話之前，該學一點社會主義的ABC纔好。

結 論

從以上所論，我們說明了社會主義不是任意的破壞和建設，而是歷史發展的自然法則。破壞過程中行動的要素，與建設過程中行動的要素，都是照着必然的命令而行動的。「拔羣的政治家」和「嗾使人民的煽動家」都不能自由的指導事態。他們自己以為在推動事態，其實是被事態推動着。但是，成熟的日子，是已經近在目前了。

在以上說明中，我們已經屢次說及了從來一切發達階段所未有而為資本主義社會所特有的物資生產過剩的現象。

資本主義社會，不僅造成物資和勞動者的生產過剩，同時還造出了知識階級的過多。德國是知識階級過多的典型的國家，資本主義社會簡直不知道如何使用這些過

多的知識階級。幾世紀之間，德國發展上的災害，也是產生這種現象的因子。多數的小國分立，是大規模資本主義發達的障礙。小國分立，因為在一國全體之內，造成了許多知識的中心，所以結果是分散了國民的知識生活和單一中央政府比較起來，要在各個聯邦實施高等教育，非有更大的行政機關不可。因此，德國創立了比歐洲任何國家更多的高等學校及大學。諸聯邦的野心及嫉妬，適足以促成此種發達。二三政府開始實行義務教育的時候，也是如此。在這種狀態之下，因為各國都有超過隣國的慾望，所以有了良好的成績，因為資本階級的物質進步，喚起了人民對於政治運動普選運動及自治制度的自覺，同時對於教育普及的要求，也愈加切要。各聯邦政府的規模很小，有些不過僅能代表狹小的一州一郡，但是因為上流階級子弟們要求教育切迫，終至順應了這種教育制度。

在藝術方面，也和科學相同。在同一面積之內，藝術家、美術學校、工藝學校、博物館、美術蒐集品之多，歐洲任何國家都不及德國。其他各國，在首府，或者有多數的美術品，但是決不像德國一般的遍及於各地。能夠和德國匹敵者，祇有意大利一國。

科學藝術的發達，都使德國人民智力進步。沒有大的政亂治爭，使人民有了思索生活的時間與自由。其他各國在爭奪世界市場，分割地球的時候，德國人却靜靜地在國內過夢想與思索的生活。這種夢想與思索，使德國人民有了銳敏而仔細的智力。英國資產階級，在十七世紀中葉，已經對國家獲得了決定的勢力，法國資產階級於十八世紀之末獲得了權力，而德國的，却直到一八四八年，纔對國家權力得了些微弱的勢力。一八四八年，是德國資本階級成爲自覺的階級的一年。從此，他們纔造成代表「自由主義」的一個獨立的政黨。在這一點，也可以表示出德國發達的特殊的性質。這種政治運動的主要人物，不是工業家商人，也不是財政界領袖，而是教授，著作家，法律家，及大學教授團的博士。他們各有德國人特有的心理；和他們的事業很相適合。一八四八年之後，資產階級在政治上暫守沈默，他們將一八五〇年代——政治上沈寂得幕場一般的時代——，作爲更澈底的增進他們任務的預備期間。境意戰爭的勃發，及普國攝政政治的開端，再使資本階級得了掌握政權的機會。國民的統一（Nationalverein）的運動，開始活動。這時候

的資本階級，已經充分地發達，他們已經不能再忍耐一切國家間的政治障壁，而表示出革命的形勢。俾士麥看出了這種形勢，用他特有的手段，拿來作為調和資產階級利害與普魯士王國利害的工具。本來資產階級是恐懼大眾和革命，所以對於王國是毫無敵意的。妨礙物質的發達的城郭，終於破壞了。資產階級得了豐富的礦產和勞働者——聰明而容易滿足的勞働階級——的援助，在四五年之間，成功了急激而偉大的發展，如此，德國立刻在工商業上占到了歐洲第二的地位，現在還在希望從第二進步到第一。

但是急速的物質發展，也有黑暗的一面。國民的統一實現之前在德國諸聯邦間存在的割據制度，保證着無數的職工及農民階級的存在。一切保護的城郭突然撤廢，這種階級，立刻遇着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的急速發展。這種發展的結果，使他們陷入絕望的地位。一八七〇年代初期的事業興隆時代，危險尚不十分顯著，但一朝恐慌發生，危機遂更為顯露。資本階級利用興隆時期，充分的發達自己，隨後造成了十倍的壓迫。此後有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之間的懸隔，急速地擴大。這種吸收和分解的過程，一方因為物質的勢力

增大他方因爲反抗力的減退，愈加高速度的進行，使社會全體增加苦痛。他們知道了自己的地位的愈加不安，而終難免於滅亡。

在這個絕望的鬪爭的旋渦中，向職業的變化去求救濟的很多。老年人既不能變更職業，又沒有財產遺給子孫，所以爲他的後嗣，拚命地在尋找不要資本而有一定收入的地位。這種地位，包含關於帝國或聯邦的行政，教育，郵政，鐵道的事務員，支配人，化學者，技師，工程師，造船技師，替資本家服務的高級職員，及所謂自由職業的法律家，醫生，神學者，著作家，美術家，設計家，教員之類。

在從前可以從事於手工業的幾千幾百的人們，現在已經沒有以手工業獨立生活的可能，所以他們也非在自由職業之內求地位不可。一切人們，都在努力想受高等教育。高等學校，實業大學，工藝學校，如雨後春筍，現在的各校，都已經充滿了學生。一切部類的學校，都是人員過多。這種潮流，還是繼續地增長。爲着要收容多數的學生，不絕地發生了設立專門學校及高等教育機關的必要。官吏和私人，不斷的對於研究某種學問，濫發誓

告。從前因爲希望者缺乏而瀕於消滅的神學，現在也因爲學生過多，而牧師的位置不足。「祇要給我一個喫飯的位置，不論上帝教惡魔教都可說得。」這是一般的呼聲。有時候，教育部的大臣，以「僅以現存各校已能充分收容學生」爲理由，而拒絕了新設學校的承認。

資本階級自己之間的鬭爭，使他們多數的子弟去求自由職業，所以使上述的狀態，更加激烈。此外，擁有多數在平和時代昇進遲遲的士官及不斷地增大的常備軍，用恩俸供養多數壯年的士官，有時候，更用國家的權力，替他們謀各種官職。下級軍官出身的官吏候補者，在各方面攘奪了其他階級的生計。

因爲上述事情全體的結果，學者藝術家及所謂自由職業的無產階級，德國比任何國家更多。這種無產階級不斷的增加，使社會的上層階級也發生了搖動和引起了對現存制度的不滿。這種青年漸漸覺醒，對現行制度取批評的態度，而促進一般的崩潰。如此，現存制度是受着各方面的攻擊和批判。

這稱形勢，使德國社會民主黨做了未來大鬪爭的先鋒。德國的社會主義者，發見了近代社會發達的根本法則，用科學的方法來解說未來的社會形態。馬克思和昂格司是社會主義的先驅。拉薩爾（*Ferdinand Lassalle*）承繼他們的思想，喚起了大眾的覺醒。德國社會主義者，在他國勞働者之間，也是社會主義思想的先驅。

半世紀之前，巴克爾（*Buckle*）研究德國教育文化的結果，說德國雖有多數的學者，但是學者和一般民衆的懸隔，却甚於任何世界各國。科學研究僅局限於超越實際生活的學者之間時，德國的狀態的確如此。但是從經濟革命以來，科學非向實際生活効力不可。科學自身，已經變成實際的學問。人們到這時候方纔認識了科學在能够增進人類幸福時，纔算發揮了牠的真價。大規模的資本主義生產的發達，使我們有了這種認識。因此，最近十年之間，德國在各方面的知識，都逐漸地民衆化。爲着從事於高等職業而訓練着的青年們，都努力普及科學知識，在大衆之間，傳播了許多知識上的產物。尤其是社會主義運動，用牠們的文書新聞紙結社集會及議會的代議士，對於一切社會生活，加以不斷

的批評，使大眾知識的標準，顯著地增高。

爲着對付社會民主黨而制定的特別法令（一八七八至一八九〇年）並不能阻止這種潮流的進行，而不過多少的限制了一點運動的範圍和緩和了一點運動的步調而已。但是，此後的運動更見深刻，對於支配階級及國家權力的反抗，也愈見劇烈。在這種法律之下，社會民主黨愈加發達，國民的經濟，愈有進展，於是終使這種法律取消。

和社會主義運動在德國有了飛躍的進步同樣，在其他文明各國，也都有了預想以上的進步。國際勞働大會的參加者不斷的增加，便是這種進步的鐵證。

如此，世界各文明國全體。起了精神上的戰爭，現在還是以極度的熱心交戰着。社會科學之外，自然科學，人類學，歷史學，哲學等廣汎的世界，也對這種戰爭供給多量的武器。現在社會的基礎，受了各方面的攻擊，舊制度的支柱，也受了猛烈的炮火。革命的思想，已經滲透了最保守的分子，使敵人的陣營發生了混亂。工人，學者，農民，美術家，商人，官吏，工業家，銀行家，——換句話，就是一切地位的人們，都爲着勝利而奮鬥，而且陸續地向必勝

的勞働者大軍參加。一切人類，互相支持，互相補助。

一般婦人，尤其是無產階級的婦人，對於這次求解放求救濟的鬪爭，也不願落伍而自行集合。婦人對於這種運動，對於爲求更好的未來而戰的鬪爭，應該覺悟自身所占的地位，而起來證明有參加這次鬪爭的決心！拋棄一切偏見，幫助婦人，參加這種偉大的運動，是男子的義務。不論誰都不可妄自菲薄，以爲自身的援助沒有多大的效力。在爲着人類進步的鬪爭中，不論什麼力量，不論如何微弱的力量，非使用不可。不斷的滴水，可以穿通石板。聚滴爲溪，聚溪爲川，再聚川而爲偉大的江河。最後，不論怎樣的阻礙物，抵不住浩蕩的江河！人類的發達，也是如此。假使一切自己感到有參加的義務的人，都用全力去參加這一次爭鬪，終局的勝利，是絕對確實的。勝利的大小，依各人努力的程度及行動的規律而轉移。個人應該犧牲一切，努力到底！我們自己在世的時間，能否看到更新更美的文明時代，可以不必顧及。這種爲着最高目的的鬪爭，要得到最後勝利，當然非經過許多發達的階段不可。這些階段的期間及性質，我們是不能決定，正像我們自身能夠生活到幾

時不能決定一般。但是，我們是爲生的歡悅支配着，所以我們不妨懷抱着要在我們生涯中看到勝利的希望。我們的時代，是一日千里般進步着的時代。這種進步，就足以使一切敵對新社會制度的人們發抖。

社會主義的急速的進展及可驚的普及，每日都呈示出新的證據。到處都有變動，都有進步，「更好的日子」的曙光已經近了！那麼，我們不要管在「什麼地方」在「什麼時候」建立這種人類更新更善的時代的界標，祇要努力就好！萬一我們在這次偉大的解放鬪爭中途犧牲了自己，那時一定有我們的同志來繼續我們的事業。我們應該以一種已經盡了人的義務的意識而犧牲，應該以一種不論有如何反抗，我們的目的一定能夠達到的信念而犧牲。

「未來是屬於社會主義的，第一，是屬於勞働者和婦女的！」